

151.如意魔女：

本來呢，我今天晚間想起這個如意女了，想給你們講一講，因為今天早晨呢，講這個如意女，不過講的不太詳細，今天晚間想要講，但是這個時間呢，又沒有了，你們如果歡喜聽的話，明天晚間可以講；如果不歡喜聽呢，明天晚間我們就講這個書抄。你們歡喜聽這個如意魔女呀，還是歡喜聽書抄？今天講一講。還有誰願意聽經，願意聽story？有兩個人願意聽魔女。

她是周朝的一個鬼，我先給你們講一個題目，是周朝的一個鬼啊，被雷劈了！那麼她又修成啊，一種魔術，再雷呀，也沒有法子打她了。那麼她就各處去作怪，作怪呢，然後就遇到我了，她要皈依三寶，現在啊，是改邪歸正。這個要是啊，要是這個什麼，可以寫一本書。那麼現在你們不要怕她了；她即便來到這個地方，也不會啊，害人了！

在二十七年以前，大約啊，就是在中華民國的三十四年（西元一九四五年）。這一年呢，在這個二月十二這一天，我在東北呀，那個周家棧，這周家棧這個地方啊，有一個道德會。道德會，就是啊，講道德的地方，天天呢，都是講演。這個會上呢，有我幾個皈依弟子，所以每逢從那經過的時候啊，我就到那個地方住幾天。

住幾天，就遇到一個嘆，姓周的，不知姓什麼？一個批八字的先生。怎麼叫批八字呢？就是啊，你年上兩個字，月上有兩個字，日上有兩個字，時上又有兩個字。那麼他給人批八字啊，批的很靈的，那我就請他給我批一批，把我的八字告訴他了，他就給我批，他說，哦！你啊！應該去作官去，怎麼來出家了呢？啊，你若作官呢，會作很大的官。

我說，官怎麼樣作呢，我都不會，不知道怎麼樣作官，怎麼可以作呢？我會作和尚，所以啊，我現在出家，他說這個太可惜了！這是在啊，在這個周家棧這個批命的他這麼給我批。然後又看我的手，啊，看我的手他說，哦！你

這個手，最低限度，你可以中一個頭名狀元。

我說，現在我連最後那一名都中不了了，中頭名？然後他又細一看，說哦，你呀，今年是走運了！今年你呀，有吉祥的事情。我說，有什麼吉祥的事情呢？他說啊，你過下個月初十，十二的樣子，你呀，就和現在不同了。我說，怎麼樣不同法呢？他說啊，以前一千里地呀，以內的人，相信你；過了初十之後啊，一萬里地呀，以內的人，就都相信你了！

說，這個我也，怎麼會這樣子呢？噢，他說，到時候你就知道了！那麼說完了這話，我又住了兩天，大約是啊，二月十四的樣子，十五的樣子，我就到那個鑲白旗四屯，鑲蘭旗四屯我記得好像，鑲白旗、鑲蘭旗，那時候說鑲白旗鑲蘭旗？鑲白旗，鑲白旗四屯。這個鑲白旗四屯呢，有我的皈依弟子，他叫夏遵祥，他那年呢，已經他六十多歲了。他家裏有三十多口人，那麼種了很多地，可以說是個財主，在那一個鄉下，他是啊，最有錢的。

那麼這個老人呢，從來也不相信佛，什麼都不相信，等見著我了呢，他就相信，要皈依。不單他一個人要皈依，全家都要皈依，所以在早啊，他全家就皈依我。皈依我，我每達到那個地方去，就到他家裏去住去，他家裏三十多口人呢，哎，我一去，都高興的不得了！很高興。在那住了大約有十天的樣子，就又有啊，七、八十人都皈依，七十二個大概是，人呢，也都來皈依。

皈依之後，等到二十五這天，我就坐著這個夏遵祥他家裏的車啊，到雙城縣去。那麼他家裏離雙城縣有七十多里路，七十多里路啊，這個車要一早晨呢，三點鐘就開始走了。這個時候，雖然說三月間，正是冷的時候，冷的不得了。這個趕車的人呢，和跟車的人呢，都要穿著皮衣、皮襖、皮褲，戴著皮帽子。

我呢，那時候是很窮的，穿的衣服啊，就三層布，這一個衲袍啊，是三層布；穿的這個褲子也是兩層布的褲子，夾褲；也沒有穿鞋，這個穿鞋是穿鞋，沒

有穿襪子，就穿這個羅漢鞋，有窟窿的那種鞋，沒有穿襪子。那麼一早起，這個車走了，我就坐道車上邊呢，我戴這個帽子呢，也沒有也遮不住耳朵，那是一個那種合掌巾，那種帽子就好像人合著掌那個樣子的。你們看見那個濟公啊，就戴的那個帽子，就那個樣子。

啊，坐到車上啊，七十里路，從三點鐘大約坐到，一早去，七點鐘吧！到到城裏了，天也光了。這個趕車的老闆子，和這個跟著車的人呢，心裏想一定會把我凍死車上，因為穿的衣服也少，是又在這車上也，他們都坐坐車，下來跑一跑；因為不跑就凍的不得了，一定要下來活動活動。那麼我在車上呢，由一出門口就坐到車上，到雙城縣的東門外，到門外把車停住了；我在車上下來，這個趕車的一看，哦！他沒有凍死他？他以為一定會凍死。

二十五這天，我到雙城縣，有一些個善友啊，有一些個這個護法居士啊，我到他們家裏去，也住了十多天。等三月初九，又回到這個鑲白旗四屯，回到夏遵祥啊，這個家裏。回到夏遵祥的家裏啊，他就告訴我了，他說有一個夏文山，他一個女，就是在我打皈依的時候，他們一起皈依。皈依之後呢，說她最近就有病了，病的很厲害！六、七天也不吃東西、也不喝水，那麼也不講話，就很大的脾氣樣子，要發脾氣的樣子，要打人的樣子。等到初九這天，她的母親呢，就來對我講，說，師父啊，我這個女呀，皈依之後沒有過了幾天，她就病了，病的很厲害，她也不講話，也不吃東西，也不喝水，天天她瞪著眼睛，把頭栽到這個炕上，也不講話，不知道她這是個什麼病？

當時我就對她講，我說，我也不會給人治病，那什麼病，你問我是不行的。我現在這個我有皈依弟子叫韓崗吉，他是開五眼的，能知道人的過去未來，啊，前生是怎麼回事，他也知道；你今生啊，什麼事情，他也知道，你問他去了，你問問他。

那麼她就問這個韓崗吉。這韓崗吉呀，也是在我到雙城縣呢，二十五號以前

的時候他皈依的。他皈依的時候，本來我不收他，為什麼不收他呢？因為在我沒出家以前呢，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，都是在道德會上啊，是同事。那麼我出家了，他見到我之後，因為他開眼了，他開眼，他一看呢，哦，他說，哦，原來你生生世世都是我的師父來著！所以現在要皈依，要皈依我。

我說，我不能收你做徒弟，我們本來都是老朋友來著，我怎麼可以收你做徒弟呢？他說，不是。我呀，自己現在知道我自己呀。那麼他說，如果我不收他皈依呢，這一生他就要墮落！那麼說這話之後啊，他就跪到地下不起來，一定要皈依，我就一定不收他。

那麼經過大約有半點多鐘時候，時間不太長。我問他，我說，皈依我的人呢，都要依教奉行，你現在這麼大的本事，又知道過去，又知道未來，又知道現在，那麼你知道是知道，你會不會有一種貢高的心，那麼不聽師父的教訓？他說，他一定會聽的。師父您教我赴湯，我就赴湯；叫我蹈火，就蹈火；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就是啊，到了滾水裏頭去，那有一鍋滾水，師父您叫我去，我就跳到那滾水裏去，煮熟了也不要緊，這赴湯這叫。蹈火，那有一堆火，您叫我到那火上走，我也要去的。

我說，真的，可是真的啊！你不能將來我有事情叫你做的時候，你不幹啊！他說，無論什麼事情，師父您叫我做，我一定做的，就是有什麼危險我也不怕的！那好了，於是乎啊，也就是在這七十二個人裏頭，他也就皈依了。

那麼這一次呢，我就叫他，我說，你能給人家看病，現在我這個皈依弟子有病了，你給看一看！他就坐那一打坐，這麼一觀想，這個要作觀想的，一觀想，哦！看他面啊，就嚇的那個樣子，不得了了，就害怕了！完了，就告訴我，師父！這個事情不能管的！這個事情啊，我無論如何管不了的！我說，怎麼樣？

他說，這個是一個魔啊！這個魔啊，可太厲害了，她能變化人形，啊！能變成人形啊，在這個世界搗亂、害人，啊，這個魔才厲害！我說怎麼那麼厲害？你說一說看。

他說這個魔呀，是周朝的一個魔，周朝那時候她是個鬼，在周朝的時候，她是個鬼，因為她不守規矩啊，就被一個有道行的人呢，有神通的人呢，用這個雷呀，把她劈碎了！把她劈碎了，那麼以後，但是沒有完全呢，散，她這個靈性啊，還沒有完全散。所以以後啊，她又聚回到一起了，又變成一個魔。現在這個魔呀，她的神通特別大；啊，她能飛行變化呀，啊，忽然就沒有了，忽然又有了。

那麼他說啊，她因為被雷劈過，所以以後啊，她就又修成了，她煉一種法寶，這種法寶呢，專門避雷的。這個法寶是什麼煉的呢？就是那個女人生小孩子啊，小孩子外邊的那層皮，那層包小孩子那層皮，小孩子初初生出來那層皮。用那層皮呀，她修煉，煉成一個帽子，這麼一個黑帽子。她把這個帽子戴到頭上啊，什麼雷也打不了她了，這個雷呀，因為怕這個污穢的東西。

你們西方人呢，認為這個雷呀，是沒有人來支配它。那麼普通的雷呀，可能是沒有人支配，但是有一種特別的雷呀，就是有一種神呢，來用這個雷呀，懲罰世間的妖魔鬼怪的。那麼這個她煉成這個帽子啊，這個雷就劈不了她了！她又煉成兩個法寶，兩個就是圓圓的球，這兩個東西啊，啊，她用這個帽子，若給人戴上她這個帽子，這個人呢，就會靈魂呢，被她就捉去了，就變成她的眷屬了。那麼她這個球，如果打人呢，打到人身上，人也就會死了，就這麼厲害。

所以這韓崗吉，看出來她是這麼厲害的一個魔鬼，啊，就告訴我，說，師父啊！這個事情不能管的！我說，那麼不能管這個，這有病的怎麼辦呢？他說，有病的，那一定死的！沒有辦法的。

我說，死？怎麼可以的！她若是沒有皈依我，當然我不管了！那麼她上個月二十四號皈依我的，二十四皈依我的，沒有這麼久。當時她皈依我的時候，那一般人呢，我就教他們念〈大悲咒〉。我說，你們每一個人呢，都應該學〈大悲咒〉，那麼將來會有用的。遇到什麼危急的時候啊，你念〈大悲咒〉啊，就會觀音菩薩保護著你。於是乎啊，他們就有很多人念〈大悲咒〉。

我說，她若不皈依我，那麼她，這個魔鬼呀，抓她去、不抓她去，我不管。現在已經皈依我了，我就不許可這個魔鬼抓她去，叫她死；我一定要去管這個事。說，師父！那您要去管，我不能去的，我不能跟您去的。

我說，什麼？你皈依的時候，你說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現在還不一定是湯，不一定是火呢，你為什麼就辭了呢？他也沒有話講了。沒有話講了，完了想一想，師父！那您師父要派幾個護法保護著我，我說，你不要囉嗦了！跟著走就是了，囉嗦什麼？那麼他聽我這樣講，就也不敢囉嗦了，就跟著我去了。

去到那地方，啊，這個有病的人呢，這個頭衝著，譬如這個床，頭衝床下，栽到枕頭上，這個屁股啊，就擱起來這麼樣子，很難看的那個樣子，但是很大脾氣，眼睛瞪著有牛眼睛那麼大，啊，尤其看見我，更不高興了！不高興了，那麼我就問他們家裏，這個有病的原因。

他說啊，在前七、八天呢，在他們這條屯的外邊，這條屯的外邊呢，有一個孤墳，就有一個老太婆，大約有五十多歲，穿著雨藍色的衣服、長衫，頭上梳兩個小辮辮，梳兩個辮辮，這個辮子不是向後邊梳的，她這個辮向前邊那麼樣梳的，在前面這麼樣梳的。那麼穿著黃褲子、黃鞋，就在這孤墳這哭！

那麼哭，當時就有一個姓夏的，也是一個老太婆，就去勸她，說，妳不要哭了！她哭什麼呢？這個姓夏的老太婆就聽她，說，我那個人呢？我那個人呢？

就這麼哭，一邊哭一邊要找她那個人。那麼這個老太婆勸勸她，她就不哭了，就跟著她，兩個一起到這個鑲白旗四屯這個屯裏邊來。

那麼兩個人走到這屯的外邊呢，大約這個門口有門神，她就不敢進來。不敢進來了，那個那條屯呢，就有圍牆，有這個四邊都有fence（圍牆），有四個門，到門外邊呢，她就不敢進來了。姓夏這個女人呢，就自己到這個屯裏來了，她就在這條屯外邊，又在這哭！

哭呢，這個時候那個夏遵祥他家裏的馬車，從外邊回來了。回來，這個馬一看見這個東西牠認識！人不認識這個東西，馬認識；馬一見到這個東西，哦，就驚起，就跑了，她揪著這個車往這個門裏頭跑這個時候，她也跟著就進來了。大約那個守門的神呢，在那也慌上來了，一看這馬驚了，就不管這個門了，她揪著就跑進來。

跑進了，就到一個姓尤的家裏。這個姓尤的叫尤忠寶，到他家裏啊，也是找她那個人。那麼她望望這個姓尤的，然後從他家裏就出來。出來，這時候，就有三、四十人呢，圍著這個老太婆了，都叫她老傻太太。問她什麼話？問她姓什麼？她說，我也沒有姓！問她，叫什麼名字？她也沒有名！再問她，她說，我是個死人！

這麼樣子呢，這有三、四十人圍著她就看，看這個好像一個這麼奇怪的一個怪物，這麼看她。她手裏呀，就拎著這個黑帽子這麼走。一邊走，一邊她就這麼好像一個什麼也不懂的這麼個人，那麼就走啊，走到這個夏文山的後邊這個牆後邊，那個牆啊，大約有八尺多高，她到這個牆後邊呢，把這個她這個黑帽子一撇，就撇過那個牆裏邊去了。

撇到牆裏邊去了，她隨著一跳，啊！八尺多高的牆，她也跳進去了，任何人都跳不進去的那個牆，哎，她跳進去了！她跳進圍，看的這一般人說，哦！

這個老傻太太會武術，會功夫！啊，於是乎啊，這一般人就都跑，他在後牆進去那個，就跑到前邊呢，跑到他門裏邊去看。

那麼這個夏文山的兒子叫夏遵全，他也是我的皈依弟子，也是皈依沒有兩個禮拜，就二十四皈依這一般人。啊，就從門口進來，就說，媽，媽，老傻太太到我們家裏來了，到我們家裏來了，您不要害怕，他媽媽巴著脖子盡向外看，看，也沒有什麼？一回頭，哦，有一個這個老太婆已經到炕邊上了，要上炕，就爬到炕上，這個身體呀，爬到炕上一半，在下邊還一半，就這麼樣子；這個時候，她說，啊，妳找誰啊？妳找誰啊？她也不說話，她也不說話。那麼過後，她們看見她很奇怪的樣子，兩個，就是有病這個女呀，和這個她媽媽，兩個人就念上〈大悲咒〉了，就念「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」，這麼一念，她就慢慢、慢慢下地了；這個老傻太太下地呀，就躺到這個炕的那個炕沿底下了，炕沿底下；躺在那個地方就像要死，就像死人一樣了，也不動彈了。

她們一看，這不得了，這若死在家裏，這有人命了！於是乎，今天也講不完了，就講到這算了，等明天晚上。

她就報告啊，這個村長，這個村長啊，來了，看見有這麼一個老年的女人躺到地下，好像要死的樣子，於是乎啊，這個村長就伸手，用一個手就把這個老的女人呢，就拿起來，拿起來就拿到外面去啊，又放到地下，叫她這麼走。走啊，到這個鄉公所裏邊去，就問她，妳是哪裏人呢？妳幹什麼來的？

她就對這一些個人呢，就說她是死人，說，你不要問我，我就是死人，我也沒有姓，也沒有名，也沒有住的地方；我到什麼地方啊，就住在什麼地方。這個村長聽她這麼講，看她這個樣子，也都啊，就很驚恐了！很驚恐啊，於是乎帶著槍啊，就把她向這個村外邊送，向西邊送。

頭一次，送了五十幾步遠，這個人回來了；人回來，等到這個向這個村的門口回頭一望，啊，這個老女人還跟在後邊，跟著在後邊。於是乎啊，就又向遠的送她。這回呀，就送出七十幾步遠；七十，就七十幾步；那麼這個人又回來了，走到半路上，這個老女人又跟著回來。這一次啊，那麼他一同有三、四個人，鄉村裏頭的，就又往遠的送她。送，這回送出一百五十多步遠，就叫她趕快走，不走呢，就用槍打她。

那麼這個村長啊，在那就放了兩槍；放了兩槍啊，這個老女人呢，就趴到地下那，本來不是打她，但是她嚇的就趴到地下，大約她以為又是個打雷了。那麼這回啊，這個村長回來一看，她沒有回來，沒有跟著回來。那麼於是乎這個村長啊，和這個鄉公所裏幾個辦事的人員呢，就回到村裏頭。

可是啊，就這個夏文山的家裏，他這個女啊，這個老的女人雖然走了，她就病了。病了，就是瞪著眼睛，也不說話，也不吃東西，也不睡覺晚間，就是頭啊，就好像在這個床上叩頭那麼樣子，就是昨天我說，前邊呢，這個頭栽到枕頭上，後邊呢，這個身就高起來，那麼就有了七、八天，也不吃東西。

那麼等我沒有到他家裏以前呢，我和這個韓崗吉說，我說我現在啊，你說，啊，一管這個閒事啊，就會死的，我現在呢，就寧可我自己死，我也要啊，救我這個皈依弟子，這第一個條件，我要救我自己的皈依弟子，因為她皈依我，我不能看著她死了，我不管，這第一個條件我要救自己的皈依弟子。

第二個呢，條件，我要救這個魔。你說這個魔呀，誰也管不了她，但是她造罪造的多了，一定還是會有人管得了她。那麼當時如果有人呢，來把她消滅了，那麼這也是很可惜呀，她修煉這麼多年！所以第二個條件，我要救這個魔，她就是她有本領令我呀，死了，我都要去救她去，這第二個條件。

第三個條件呢，我要救啊，世界所有的一切眾生，如果我現在不把她收伏了，

將來啊，世界人呢，受害的一定是很多。所以我有這個三個條件呢，我一定要那麼去。所以呀，就到這有病的家裏了。

當時這個村長也來了，聽我們一談論起來啊，一個禮拜以前來這個老傻太太啊，就是個魔鬼，啊，他也就想起來了，他說，哦！難怪那天呢，她在地下躺著，我用一個手把她拿起來了，一點都不費力，好像沒有東西似的，啊，你若不說我也想不起來，啊，現在一講起來，那麼知道這個的確是個魔鬼了！

那麼這樣子呢，我們就又把這個魔鬼又找來了。這怎麼樣找呢？在〈楞嚴咒〉啊，有五種法。五種法，有這個「息災法」，息災法，就是人有什麼災難呢？可以把它息了。有「吉祥法」，有不吉祥的事情可以變成吉祥。有「勾召法」，勾召法呀，就是啊，這個妖魔鬼怪無論他離多遠，隨時可以把他捉來。

又有「降伏法」，降伏法，就是這個魔鬼他來了，你能降伏他。那麼有這個種種的法呀，所以當時用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把這個魔鬼，這個如意魔女呀，就給她叫來。一叫來，一進門口的時候，啊，她帶著一股臭氣，這股臭氣啊，腥臭的不得了！你人呢，一聞見這股腥臭的氣就作嘔，就會就要嘔吐的那個樣子。

那麼她進來了，就用她所煉的那個帽子，想用她這個法寶啊，啊，就想往我頭上來撒。一撒，這個帽子它也撒不到我的頭上。那麼她這個帽子沒有用了，又拿出她這個圓圓的球想來打，也打不到我身上。

她兩種法寶用了，都沒有功效了，沒有力，沒有用了。她在這個時候才知道是不行了，就要跑，就要跑！要跑，東西南北，四維上下，什麼地方也跑不了，因為她一來的時候，我已經啊，就用這個**結界**，就好像擺上一個陣來似的。那麼她沒有地方跑了；上邊也有人看著她，下邊也有人看著她，左右前後都有這護法天龍八部在這堵著她，她跑不了。她跑不了，沒有法子啊，就

跪下了，跪下，就哭起來！

當時啊，就給她說法，說這個「四諦法」，說「十二因緣法」，又說這個「六度法」，給她說，她即刻呀，就明白。明白，她就要皈依三寶了，發菩提心了。那麼這樣子呢，我就給她說的皈依，另給她起個名字，叫「金剛如意女」。皈依之後啊，她就常常跟著我到各處去啊，度人。

可是啊，她這個本性啊，是一種魔性，無論到什麼地方，她都有著一股這個又臭又腥的這股味道；跟著我，啊，到什麼地方，都有這股的味。以後我一看，她跟著我不行啊，我就把她派到這個吉林省蛟河縣，那磊法山呢，「萬聖玲瓏洞」，到那地方去修行。

所以那個地方，怎麼叫萬聖玲瓏洞呢？我有很多，啊，這個奇奇怪怪的皈依弟子啊，啊，都派到那，都教他們在那個地方修行。這個地方呢，我自己也到過，到過這個山上。那麼以後她修行很快呀，就修行的很有一點神通，常常啊，到各處去啊，救人去。不過她救人呢，也都不叫人知道，不叫人知道說是她怎麼樣救人。

因為你叫人知道這個事情啊，善欲人見，不是真善；惡恐人知，便是大惡。你做的好事啊，願意教人知道啊，那不是真的好事。你做的壞事啊，怕人知道，啊，那才是壞事。所以呢，這個如意魔女啊，結果也變成一個佛的眷屬了。

這個洞啊，怎麼叫萬聖玲瓏洞？我再給你們講一講，因為這個洞啊，一個洞，有三個洞門，在這邊呢，可以看到那邊，那邊又可以看到這邊，啊，玲瓏透體的那個樣子。好像啊，這個玻璃杯裏邊裝著什麼，一看就知道了，這叫玲瓏。不是一定說是glass（玻璃），就是啊，它那個裏邊看到外邊，外邊又可以看到裏邊。這一個洞啊，有三個洞門，這個三個洞門呢，都互相通的。在

那裏邊呢，有一個廟；這個廟，造這個廟啊，這個材料，都是用那個羊呢，馱上去的。用羊啊，這一個羊，或者馱兩塊磚呢，或者一塊木頭啊，這麼用這個羊運上去的，因為那山很高。

那麼在那個洞裏邊呢，西邊這個洞門口，外邊又有一個「老君洞」，老子的洞。東邊這個洞門口，就有一個「滴水洞」；滴水洞啊，那個洞裏有這個水呀，往下滴答滴答滴答，這麼滴這個水。那個水呀，千人萬馬都夠吃的在那。在後邊那個洞出去，就是「紀祖洞」；紀祖洞，就是紀曉堂，紀曉堂啊，是我東北的人。他收過五個鬼，那麼他又在這啊，在這個磊法山這啊，捉過這個黑魚精。這黑魚精呢，是在明朝那時候在北京啊，作官的，作官叫黑大人，叫黑大人。他姓黑，但是他不是個人，他是個魚。那麼紀曉堂知道了，就要收拾他，知道他有一天呢，就在這個山這過。那麼紀曉堂就在那等著他；等著他，他從那過，那麼紀曉堂啊，會這個「掌手雷」，用掌手雷呀，就把這個黑大人就給打死那個地方。

所以那個山上的洞啊，誰也不知道有多少？你今天查有七十二個，明天就有七十三個，後天你再數啊，啊，或者就有七十個。總而言之，它沒有一定的數目。

有一個人呢，到那個山上去，看見呢，兩個老年人在那下棋。下棋呀，他在那看看，他就咳嗽了一聲，咳嗽了一聲啊，這兩個有很長鬍子的老人一看，嘖！說，他怎麼來了？這個石頭呢？自己就有個門，就關上了。關上了！他就在那跪著，一跪，就跪死在那個地方，現在他那個墳呢，還在那個石頭洞那個門外邊，就跪死。你看，人家那求道、求法，跪死那地方都不起來。啊，所以那個山呢，很多神仙。

我遇到一個李明福啊，他這個會武術，啊，跑的才快呢！跑的像猴子那麼快。上山呢，我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啊，我也是一早起到山上去，一早起，大約四

點多鐘就到山上，到他那，我看他在那拜佛，他後邊這個頭啊，束的有七、八斤，這個頭啊，你擻著這麼一個簪這個頭髮，啊有七、八斤重，從來他也不洗。那麼面目呢，很小的，小眼睛、小鼻子、小嘴巴、小臉，這麼很小的；但是他力量很大的，那個鐵道軌呀，他以前這個人家做鐵道啊，八個人抬一條，他一個人拿兩條，他一個人可以拿兩條，這麼一個胳膊夾一個，那麼有力量。這個他叫李明福，什麼，究竟他多大年紀，什麼時候的人，沒有什麼人知道他？我到那遇到過這麼一個奇怪的人。

我這個對你們所講的，這不是講故事啊，自造的，這是實實在在的，一個真實的事情，你們各位信呢，也可以；不信呢，也可以，那麼信不信由你！

152.天親菩薩造：

現在啊，講這個造論的人，這個造論的人呢，叫天親，又叫世親。怎麼叫天親呢？因為有的人說，他和這個天主啊，是兄弟。天主是他哥哥，他就是天主的親弟。究竟是不是？這個沒有多大的重要性來考證他，一般人都這麼說，所以叫天親，就是天主的親弟弟。那麼他究竟有幾個呢，有幾個弟兄？他們講說兩個弟兄。不是兩個弟兄，是幾弟兄呢？是三弟兄。

大的就叫無著，無著，這是那個別名；若通名呢，他們通名都叫這個**婆藪槃豆**。就是方才說這個他們三個的名字都叫婆藪槃豆，這是梵語。別名呢，那個大的就叫無著；第二個呢，就叫天親；第三個呢，就叫這個比鄰持跋婆。這比鄰持啊，是他的母親的名；跋婆啊，就是個兒，翻譯成一個兒子的兒；所以就是比鄰持的兒子；這小的他特別名字就叫比鄰持兒子；就說比鄰持的一個兒子，她的小兒子。

那麼這個他們三兄弟啊，在佛啊，滅度九百年以後生出來。生出來啊，非常的聰明。可是聰明啊，是聰明，各有各的偏見；以前這是，以後都沒有偏見了。因為以前呢，這個老大無著呢，就願意無著，無所執著；可是無所執著

啊，他所歡喜的是大乘佛法，不歡喜小乘佛法。

等天親菩薩，他呀，有所執著。執著什麼呢？執著小乘法。這個小乘法呀，他認為這是最真的佛法了，所以他就在啊，去學小乘啊，這個佛教。不單學小乘佛教，而且他還幫著小乘佛教來罵大乘佛教。主要啊，頭先你們講，沒有講到他罵大乘佛教這個地方。

他哥哥雖然是學大乘佛教，但是他，嘿，大乘，什麼大乘？那簡直不是真的，佛沒有說那個那種法。他就不相信呢，這個《法華經》，和《楞嚴經》，和《華嚴經》。說大乘的佛教他不相信。就啊，專門來呀，破壞大乘佛教。

你們聽一聽，兄弟修，哥哥就學大乘法，他大乘法不毀謗小乘法，弟弟呢，就學小乘的佛法，來專門呢，想批評大乘的佛教，就想把大乘佛教給滅亡了。啊，哥倆個，哥三個都是很聰明的。但是他那個小弟弟，不要講他，因為他太小了，現在還沒有輪到他，等到將來他有機會再講他。現在就講他這兩個哥哥來鬥法，用佛法來啊，互相鬥爭；不是互相鬥爭，單方面來鬥爭。所以呀，就這個鬥爭啊，就不成功。

什麼叫單方面鬥爭呢？就是這個世親菩薩，他學小乘的，就專門說他哥哥這個大乘佛教不對。那麼他哥哥呢，始終不說他這個小乘是對、不對！你看這個，所以大乘，怎麼叫大乘呢？大乘就會把那個「不對」也包括在內了，包在這個裡邊了。那小乘呢，他就不肯把那個不對包到裡邊，所以它就小了。那個大乘，它對不對它都包括在這個裡邊了。

所以呀，他弟弟再有罪過，他也不怪他。那麼不怪可是不怪，他要想個方法來度他弟弟！怎麼樣度法呢？他就啊，寫了一封信給他弟弟。說是啊，我們兩個人呢，是親兄弟，所學的教義啊，是不同。但是啊，我們這個兄弟啊，可是真的，你是我親兄弟，我是你的親哥哥，啊，這絕對不是啊，假的，你

也相信是真的，我也相信是真的。那麼現在呀，我自己知道我呀，快死了！我想看一看你，並且有一點事情啊，請你來幫我做，我相信呢，你無論如何都會滿我的願：如果你不滿我的願呢，我就死了之後，我的眼睛也不能閉，因為你沒有滿我的願！這不是說他死了，就是假設他死了，他眼睛也沒有閉。

他這個弟弟雖然不歡喜大乘佛教，但是一看哥哥寫這封信，寫的這麼懇切，就來死了，要見他一面，你說他怎麼可以不去見他去呢？雖然這個教理不同，他是學大乘的，那麼他學小乘的，看見這封信，一定去見見哥哥，見最後的一面了。那麼一見就請問哥哥，說是你想叫我有一點事情叫我做，如果我若不幫你做嘛，你死了之後眼都不能閉上，都不能閉，究竟你想叫我做什麼事情呢？

啊，他的哥哥無著的菩薩說，說我想請你啊，幫我念念這個《法華經》，啊，和《楞嚴經》，和這個華嚴經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我啊，請你每一部經給我念一遍。因為他哥哥知道弟弟聰明，非常聰明，什麼書，念一遍他就記住了，念完了一遍，他就永遠都不忘。

啊，於是乎這個天親菩薩，就這個世親，又叫世親。好了這回滿哥哥願囉！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也做一做了！於是乎他就念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三部大乘的經典一念完了，哈，他自己知道了，自己知道以前呢，完全都是不對了！啊，罵大乘佛教，毀謗大乘經典，啊，說大乘經典是假的，啊，這回可知道錯了，啊，後悔的不得了！怎麼辦？嘿，我以前盡罵大乘佛教，這回我造這個罪業，這一定下地獄的！我這個舌頭啊，真是壞透了！啊，自己拿刀就要把自己的舌頭割下來！

我今天中午為什麼說我要割人的舌頭呢？割她那各笨舌頭，鈍舌頭，愚癡的舌頭呢！就是因為天親這個祖師啊，這個菩薩，他就要自己把自己這個笨舌頭來割下掉它，這個愚癡的舌頭他要把它割去。他一要割舌頭，你說這個危

險不危險？你們大家想一想，自己拿一把刀，把舌頭伸出來要把它割下去，你說這，這不是好好玩呢，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，真要啊，他真要割自己的舌頭！

啊，那個無著菩薩在那說，啊，說呀，二弟，你做什麼，告訴我好不好啊？這個天親菩薩說，我的罪太大了，以前我盡罵大乘的佛教，現在我一看這個這三部經典呢，我知道大乘的教理呀，是太妙了！我這一毀謗大乘啊，這豈不是一定要墮拔舌地獄嗎？我現在呀，在活著的時候，我把我舌頭就割下來它，啊，你說我這麼做好不好啊？就請問他哥哥！

他哥哥說，唉，二弟，你不要這麼笨，這麼愚癡，你可以換一個舌頭嘛！啊，怎麼樣換法？說你以前那個舌頭，是毀謗大乘經典，你現在還用你這個舌頭，改變你的說話，讚歎大乘經典，不就可以了嗎！你何必又要割它呢？

啊，這個天親菩薩一聽，對呀，我如果把舌頭割去對大乘經典有什麼幫助呢？那麼是我不割這個舌頭，我現在用我這個以前毀謗大乘經典這個舌頭，我現在呀，把它變過來，來讚歎大乘經典！於是乎啊，啊，他這樣一想，這個天然的智慧也就現前了。啊，現前了，就不割舌頭了。於是乎就作造了這個《百法明門論》。

153.佛最後度的老人須跋陀羅：

須跋陀羅啊，大約是啊，一個老年人。一個老年人呢，有一次就要自殺，沒有辦法了，覺得活著沒有味道，要死了，嚐嚐死的味道。嚐嚐死的味道，就走到那恆河那地方去，要跳恆河。

正在要跳恆河的時候啊，佛就在後邊來了。說，喂，你幹什麼？啊，他說，我老的也不能動彈了，吃東西也沒有味道了，牙也都掉了，眼睛也花了，耳朵也聾了，啊，走路也邁不動步了，這活著也一點味道也沒有了，我想要跳

恆河死了算了，嚐嚐死的味道怎麼樣？那麼佛說你不要死，你還可以修道啊！你還可以呀，出家修道啊！比你死了還好一點。他說，我出家，我這麼大年紀了，您會收我嗎？八十多歲了！佛說，好！你去出家，會收你。

那麼於是乎啊，這個老人呢，就到祇樹給孤獨園去了，去找佛出家。那麼找到這個祇樹給孤獨園，對大眾比丘一說要出家。這時候，這個比丘啊，多數都有證果的。這個證果的阿羅漢都可以呀，觀察前八萬大劫，後八萬大劫。這個阿羅漢一觀察這老年人在八萬大劫以內，一點善根也沒有種過，也沒有種過。沒有種過善根的人不能出家，想出家也不行的，不能成功的。

那麼於是乎這個阿羅漢都很直的，就向啊，啊，說，你不行啊，你不能出家。怎麼我不能出家？說你沒有善根呢，你在八萬大劫以內沒有種過善根，你想出家啊，這是不行的。你莫道出家容易得呀，皆因屢世種菩提呀，你若沒有善根呢，你想出家也有障礙，那不行的。

不行，這個老年人，本來佛叫他來出家，這個阿羅漢不留他，他又哭起來了！啊，又哭起來就要走，正在轉頭要走的時候，佛在後面來了。這個老年人就說，喂！你不告訴我來出家？到這，這些個人都不留我。佛說，哦，他們不留你，我留你，你來了！跟著我出家，那麼跟著出家。

出家，釋迦牟尼佛給他說法，一說法，他就證了初果了。一證初果的聖人，這些阿羅漢就都生了懷疑了！你看這些阿羅漢，跟著佛呀，幾十年了，完了遇到事情又生了懷疑了，又生了懷疑！生什麼懷疑？說，這個人他不應該出家，沒有種過善根，怎麼可以留他出家呢？那麼這樣子，豈不是啊，佛法的因果報應都沒有了嗎？就懷疑了。懷疑了，就問佛？

說，釋迦牟尼佛，這個人他不應該出家，他在八萬大劫以內，沒有種過善根，你怎麼留他出家呢？並且他又證了初果呢？釋迦牟尼佛說啊，你們只知道八

萬大劫以內的因果，你呀，八萬大劫以外的因果，你就不知道囉？這個老年人呢，在八萬大劫以前呢，他是一個斬柴的樵夫，斬柴的人。

斬柴的人呢，在山上斬柴就遇到一個老虎，這個老虎就要咬他，要吃了他，那麼他呀，就跑到樹上去了。老虎不會上樹的，但是老虎也有牠的聰明，牠雖然不會上樹，但是牠會咬樹。牠就啊，在這個樹底下就嗑這個樹，牠預備把這樹咬斷了，你就掉下來了，掉下來，我還是吃你。

那麼咬這個樹啊，把這個樹咬的就剩，看看要斷了，這個風一颳，就來回搖動了。這時候啊，這個老年人呢，沒有辦法了，**閒時不燒香，著急他抱了佛腳了**！就說，「南無佛啊！」這一句「南無佛」把這個老虎嚇的跑了。跑了，救了他一命啊，這回「南無佛」救他一命啊，但是啊，虎跑了，他又忘了念佛了。

所以呀，以後總也不念佛，啊，什麼時候也想不起念佛。但是到這個時候呢，這個善根成熟了。所以善根成熟了，他就啊，啊，要自殺，也就啊，這個時候也就大約是他被這個老虎咬，逼的那個時候啊，等於要死要死的，那麼他這個時候，那麼想出家了。這是啊，最後度的這個老人出家。

154.大休禪師：

在這個靈巖山呢，這個大休禪師，他專門參禪打坐，以後他真放下。怎麼放下呢？我告訴你，他寫了一幅對聯，他說啊，無大，也沒有大；無小，也沒有小；無內外，也沒有內、也沒有外，你說這是個什麼？「**無大無小無內外**」，這是個什麼？

還有那個就說，「**自休自了自安排**」，啊，我自己休、自己了，自己安排；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。他安排什麼事情呢？啊，很奇怪的。他在那個石壁上啊，作出個窟窿來。這窟窿啊，正能坐下一個人。坐下一個人呢，他又用這

個石頭，做了一塊石門。這個石門呢，就用這個也用這個鐵作上，可以開、可以關的。他就自己坐到那個石頭裏，把這個石頭門關上，就了了。

自休自了自安排，你看，自己坐到裏邊把門關上，就死到，就圓寂了，入涅槃了，你說這多簡單。

155.度阿育王信佛：

在這個以前佛住世的時候，有一天呢，到一個在家人家裏去。這個在家人的家裏啊，有一張氈，就掉到地下；掉到地下，這個人呢，等佛來呀，想用這張氈給佛坐啊，這張氈就找不著了，掉到地下找不著了！怎麼樣找不著呢？因為這個氈子啊，也是黃金色，佛這個身體也是黃金色，佛放的光明啊，也都是黃金色，所以呀，把這個地都照成黃金色了；所以這個氈子啊，也分辨不出來哪是氈子，哪是黃金色？所以就找不著了。等佛走啊，這個氈子才找著。

那麼這樣的因緣呢，等這個人呢，就很發心信佛了；信佛，等這個佛滅度之後，他就一生一世的來修行；修行啊，也沒有成道業。等到阿育王那個時候，阿育王的時候啊，阿育王本來不信佛，那麼他就設了一個監獄，這個監獄這個地方啊，誰有入無出，誰要到那個監獄裏啊，就是不能出來。就好像那個小鳥啊，在那個籠子裏一樣，沒有法子再飛的出去了；等到哪一天死了，哪一天算和這個雀籠子這算呢，離開了。

那麼這樣子啊，就有一個比丘，這個比丘就是啊，佛在世到過他家裏這個人，他修行修行啊，那麼他就也做比丘。做比丘，他也到這來，就被阿育王關到監獄裏。監獄裏了，他在監獄裏就修這個不淨觀，修也修不成，修也修不成！那麼這個地方就要殺他，到這監獄裏的人多數要被殺的。他就要求了，他說，我這個道業沒成呢，你容許我兩年呢，那麼我這個你再殺我好了。

那麼這時候阿育王這個管監獄的，說，兩年，那不行，太長了，我們這的規矩啊，沒有兩年的時間在我們這裏的，都要很短時間就拿去殺了，免的我們來養他，我們要給飯吃。那他又要求說，那兩個月怎麼樣？這個以後這些人答應他。在這兩個月期間呢，他就修不淨觀；觀看呢，這人的身體，九孔常流不淨，眼睛有眼淚、有眼屎，耳朵有耳屎，鼻有鼻涕，口裏頭黏痰吐沫。

啊，這兩個眼睛、兩個鼻孔、兩個耳朵，再加一個嘴巴，這七孔；再加大便、小便的地方，這是九孔。啊，大便，常常大便；小便，常常小便，這都是不乾淨的東西。啊，這個人身體呀，沒有一個地方是乾淨的，污濁邈邈，這麼樣子，他就觀想。觀，修兩個月，這個還不容易修成這個不淨觀。

那麼又來個女人，這個女人也要殺，也要被殺的。那麼在這個女人呢，被怎麼樣殺法呢？就被這個搗碓。搗碓呀，就像六祖大師舂米那個碓；要把這個女人的這個全身體呀，放到這個碓裏頭把她搗爛了；搗的骨頭肉啊，皮血肉筋骨啊，都搗到一起，好像個salad（沙拉）。那麼但是這個salad不容易吃的，是臭的；啊，這裏邊你看那個肚腸裏邊大便、小便呢，什麼都有，啊，這股味道啊，真是啊，酸甜苦辣鹹什麼都有了。

啊，那麼這個女人被這樣殺的，這樣殺的，他修這個，一看這個女人這樣子，啊，哦，立刻證果了，即刻證果了！證果了之後，那麼就顯種種的神通，以後這個阿育王，就信佛了。信佛，所以呀，阿育王修了八萬四千舍利塔，也就因為這個人呢，他證果成道業，他影響的這個阿育王啊，信佛了。

156. 誌公祖師：

在梁武帝的時候，有一個誌公祖師，這個誌公祖師啊，是得五眼六通的。他怎麼樣生出來的呢？他是個在那個雀鳥的窩裏頭，是個雀鳥把他生出來的。所以誌公的手啊，誌公祖師的手啊，就像就像那個雀爪似的，不是像人手這個樣子，就像那個雀那個手；他很尖的，這個指甲也很尖的，就像那鷹爪似

的，像那鷹啊，那個爪子似的，那麼樣子。

那麼他怎麼說他是一個雀鳥生出來？因為有一個和尚在聽見那個雀鳥啊，那個窩裏頭，有一個小孩子在那哭；在那哭，那麼這個老和尚就到那個雀窩！雀鳥的窩裡怎麼會有小孩子呢？啊，奇怪的！他就啊，或者拿一把梯子，就爬到那個樹上去啊，看看那個鳥窩裡頭啊，這個小孩子又白又胖，啊，又相貌也很好的，很very handsome（英俊）。

那麼他就把他拿回來了，在這個鳥窩裏，雀鳥窩裡拿回，他就養他。一養就養大了，以後他就出家修行修道，一修道就證果了，啊，就有神通了；啊，他這個神通啊，啊，是啊，會飛！能啊，在虛空裏頭現出十八變來；在虛空裡頭，身上邊出水，身下就出火；身下出水，身上又出火，這種妙不可言的這種境界，在虛空裏飛，能有這麼神通。

那麼當時啊，就有很多人相信這個誌公，都知道他是一個有神通的法師。所以啊，當時的風俗啊，那個地方的風俗，無論有什麼事情都要請和尚念念經，它不是叫念經，就說說吉祥話！到那給啊，說你啊，怎麼樣吉祥啊，怎麼樣如意啊，啊，怎麼樣長命百歲啊；要生小孩子，就長命百歲囉！那麼要是人死了，就說往生極樂世界了！或者有病，到那給說吉祥話，說你這個病啊，不用吃藥就好了，盡給說吉祥話。

那麼這個有一個有錢的人呢，家裡就結婚；結婚呢，娶新媳婦；結婚呢，就請誌公祖師到那給說吉祥話。那麼誌公祖師啊，也恒順眾生啊，好了，就去囉！去了，到那，一看這個門口啊，那有這個吹鼓手，又看這個有個小孩子那拿著一個豬的爪子在那吃；他就說了，他說，「古古怪，怪怪古，孫孫娶祖母」，啊，說是這個事情真是古怪！又是很怪古的，很奇怪，也是很怪奇的。

這麼樣子，啊，孫孫娶祖母，她孫子啊，啊，又把他祖母娶回來，這是怎麼樣一回事呢？就因為啊，她這個孫子生出來的時候，他祖母啊，拉著這個孫子手說，哎呀，我現在兒子也不掛了，女也不掛了，他們都啊，成家了，結婚了，都可以自己呀，照顧自己了；就是我這個孫子你說誰照顧他呢？將來誰幫忙他呢？誰照顧他呢？那麼這麼樣子，啊，放不下孫子，就死了！

死了，閻羅王啊，很這個通達人情的，閻羅王說，好了，妳既然捨不得妳這個孫子，妳還是回去做人囉！做人呢，給妳的孫子做太太。那麼這個祖母，啊，也不反對，說，那或者也不錯的！啊，就來了。來了，生出做一個女孩子，等長大了，就正好就是被這個她孫子這把她娶回來；娶回來做太太，給孫子做太太，這叫啊，孫孫娶祖母。

又往這個房子簷前邊呢，一看，那個說，「女食母之肉」，說這個女啊，所吃的這個豬肉，就是她母親呢，前生的母親呢，托生做豬；現在她吃她這個肉。啊，又往那個鼓樂棚子啊，就是那個奏音樂的那一班人，一看，說，哦，「子打父皮鼓」，他兒子打那個鼓啊，正是他前生是他父親；因為造很多罪業，托生作驢。那麼做驢呢，以後被人殺了，這個驢皮剝下做鼓，鞭著來做一個鼓啊，被人來打。你看那鼓皮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就是被人打的。那麼打這鼓這個男孩子呢，就是啊，就是這個人的兒子。

那麼又往鍋裡看一看呢，啊，說，「豬羊炕上坐」，說啊，他家裏來這一些親戚朋友啊，賀喜的人呢，都是在過去啊，他們所吃的豬啊、羊啊、牛啊，現在做人來了；做人來同他做親戚啊，來這個又吃這個肉來了。又往那個肉鍋裏一看呢，就說，哦，「六親鍋裏煮」，那個六親呢，就是父黨之親、母黨之親、兄黨之親、弟黨之親，啊，那麼這個六種的親戚。

那麼這個六親鍋裏煮，這個六親呢，都來做牛、做馬、做羊啊、做豬啊，這個肉啊，放到鍋裏一起來煮；煮給這個又給這個豬羊炕上坐這些個豬羊來吃，

這互相吃。「眾人來賀喜」，說眾人呢，來啊，看這是啊，一個很好的事情，「我看真是苦」，我看這個裏邊呢，因果報應啊，這真是啊，太苦了！

那麼由這一件事啊，這個證明啊，人這個吃肉啊，是對啊，自己雖然說是啊，養自己的生命；但是啊，要是往前因後果來講呢，就是這裡很危險的，這果報啊，不可思議的。

那麼我們無論哪一位，要是能不吃肉，這是啊，就是幫助這個世界，令這個世界沒有戰爭；你若吃肉，啊，這個世界就造成世界大戰爭，那時候就會死很多人。我們大家都應該瞭解這種的情形，所以呢，就要是**想世界上沒有戰爭了，就是眾生不吃肉。**

我們**這個身體呀，能維持它生存就可以了**，也不需要胖的太厲害，也不需要叫它吃的太好了。因為你吃的再好，到肚子裏邊，喉嚨下去三寸，啊，那就變了大小便利啊！如果你吐出來，你再叫你吃啊，哦，怎麼樣也吃不下去了！不要說去大便之後，更不能吃的。那麼這個所以既然這樣子，我們不要啊，貪自己的口福，而殺一切眾生的生命。

157.一念放不下：

那狗啊，就給人守門口，牠就怕賊來偷東西。為什麼呢？在佛啊，住世的時候，就到一個居士的家裏，這個居士家裏有一個狗，這個狗啊，牠啊，趴著，牠睡覺一定要在這個床底下睡覺，旁的地方牠不睡。你叫牠到外邊去，到什麼地方牠也不去，一天到晚呢，就是在這個床底下這趴著。誰若來了，外邊的人你想啊，接近這個床，那是不行的，牠就咬。這個人就請問佛了，這是什麼因緣，這狗牠常常在這個床底下這趴著呢，不准任何人到這個床底下？

佛就說了，佛說你這個床是誰睡的？說是啊，父親呢，在生的時候睡的。你父親什麼時候死的？你什麼時候有的這狗啊？啊，他說啊，我父親死了以後，

我們家裏養的母狗啊，就生了這個狗。生這狗啊，牠一生出就跑到這地方來睡覺，旁的地方牠不去。那麼其它什麼狗也不准到這地方來，人有不准到這地方來，那麼只准家裏人呢，那麼走接近可以，外邊人呢，是不行的！

佛說啊，這個狗啊，就是你的父親，前生是你的父親。他死了，他生前呢，儲存了一點金子，大約有三百兩金子。那麼他在沒有死之前呢，他就把這個金子啊，埋到這床底下了，沒有人知道。他得病死的時候啊，他也沒有來得及告訴你們這個人，所以呀，他這個念念不忘他這個金子，他就又回來給你家做狗；做狗呢，牠天天在這個埋金子的上邊呢，趴著，牠不准旁人呢，動這個地方，牠就怕這個金子丟了。

佛這麼一說，啊，這個狗呢，也點頭，這就是承認是這麼回事。那麼於是乎他兒子就拿這個東西把這個土刨開了，果然裏邊呢，有三百兩金子在那土裏埋著。那麼這個金子刨出來了之後，哦，這狗也死了。因為牠這個慳貪的這一念呢，放下了，說，這回呀，金子已經到到他兒子手裏了，那麼牠就死了。由這個公案看來呀，這個因果循環，這個六道輪迴裏頭啊，啊，真是不可思議的！那麼這宿命通，知道前生啊，是做什麼的。

158. 伯夷，叔齊：

在中國，有這麼兩個愚癡者，一個叫伯夷，一個就叫叔齊，他們兩個，父親是做皇帝的。那麼做皇帝呀，這個父親說，想要把這個皇帝的王位啊，交給這個弟弟；這個弟弟就說，啊，我哥哥他是最大的，這個應該傳給他這個王位。那麼哥哥，就說，啊，我是很愚癡的，這個弟弟呀，是很聰明的，應該傳給他。兩個人你讓我，我讓你，啊，兩個人都不要，都不要做皇帝；就把這個皇帝呀，啊，布施給旁人。

你看這兩個人，是不是愚癡者？可是啊，在歷史上說他們兩個是賢人，是賢人，是啊，聖賢的賢。他們兩個有一點好處，什麼好處呢？就是啊，伯夷、

叔齊，不念舊惡，誰要是啊，這個有這個對他有這個不好的，這個舊的不好；就是啊，以前的對他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他不念，他不記著，他有這麼好處。

等這個武王伐紂，他們兩個人呢，去騎著馬，向武王說啊，這個你是一個臣呢，不可以去伐這個君，你不可以和這個君呢，作戰！這個武王啊，不聽。不聽，以後就把紂王給剋服了，紂王就沒有了。紂王沒有了，那時候是殷朝啊，以後就改了周朝，改國號，這國號就叫周。

這兩個人你說更愚痴，愚癡到什麼程度呢？他說你把國號改了嗎！，啊，好！現在我不吃你所這個種的這個穀，五穀，啊，這個糧食我不吃。在那個首陽山呢，就採薇而食，就吃那個野菜，吃山上那個有一種薇菜，吃那個東西。啊，吃那個東西啊，以後這個周武王想用他們兩個人；因為他們兩個人也是有很大的能力！但是怎麼樣請他，他也不出去。

不出去，以後啊，把這個薇菜，武王把這個薇菜都給割除了，叫他，你看餓他，他一定就會出來兩個人。那麼餓、餓，兩個人也不出來，就餓死到這個首陽山了。這是啊，中國有這麼兩個人，啊，你看，是不是太愚癡了？雖然說愚癡，但是啊，後世人呢，都認為這兩個人呢，是聖賢一類的人，那麼這捨王位的。

159.如寶禪師：

第十三代祖師。這位祖師，就是第十二代祖師西塔光穆禪師的法徒。他接受啊，這光穆禪師的這個心印的妙法。甚麼叫心印呢？這個心印，就是印心；以心印心，心心相印。又叫以心傳心，這個法門必須要開悟了之後，才能接受這種的法，才能啊，以心印心。

所以在你沒有開悟的人呢，你絕對不會明白這種的法門，就是我講給你聽，你也不會明白。如果你要明白了的話，那你就是開悟了。那麼有這麼一個人

呢，就想啊，冒充開悟，假裝著開悟了。所以我這麼一講，他說，喔，是這麼回事，我明白了！其實怎麼樣呢？他那做夢呢！還在夢裏頭啊，說夢呢！

這一位祖師叫**如寶禪師**，(如，就是如來的如；寶，就是三寶的寶)。他啊，住在**資福寺**。這位禪師，啊，很少說話的。誰問他佛法呀，他就說一個字，不說多了。有的時候說多啊，也是啊，說的很簡單。在這位禪師，啊，他一生的時候，他的母親呢，就做了一個夢，夢見呢，印度這位達摩祖師，到他家裏來了。

來幹甚麼呢？給她送一個小孩子來。這個小孩子啊，啊，不說話。那麼幹甚麼呢？就在那拜佛，和他家裡的人誰也都不講話。於是乎啊，以後就出世了。那麼出世，他家裏啊，父親、母親呢，就知道啊，這個小孩子一定是會做和尚的，那麼一小就把他送到資福寺裡啊，出家去了；出家，以後，他就接這個光穆禪師的這個心印妙法。

光穆禪師啊，對他很認識，所以就傳給他法；傳給他法呀，他就在資福寺裏呀，做住持。有一天呢，就有一個和尚，就問他，說是，請問和尚，這個衲僧的急切處是甚麼？**衲僧**啊，就是出家人；這個出家人穿著這破衣服啊，這叫衲僧。急切處，就是他最要緊的地方是甚麼？你說，這位禪師怎麼樣答覆他？你們大家都很有智慧，可以替這一位不說話的禪師來啊，來做一個答覆。

啊，那麼他就說了，這位禪師啊，說了，說是啊，**就是你這一問**，這就是衲僧的急切處；你現在問呢，就是衲僧的急切處！因為你要問嘛！這個問這個，請法這個人就說，在**我沒問之前**，和尚，你怎麼樣說呢？這個如寶禪師就說了一個字，說甚麼呢？說，噫！就說這一個字。這個噫，噫，就是一個驚嘆詞，喔！啊，這麼樣，噫！

那麼這個又有一天，有一個人又問他，說是，**諸方**，就是啊，各大叢林，都

有它的妙用處，我不知道和尚你的家風是怎麼樣？家風，你的家裏這個風氣，是怎麼樣？啊，他說，「飯後三碗茶」。他答覆了，說我的家風啊，沒有旁的，就吃完了飯呢，喝三碗茶，這是我的家風。

那麼有一天，又有一個學人來問，問他甚麼呢？說在這個諸方叢林裏頭，有的這個拈槌，就拿著那個打鼓那個槌子，或者豎拂。拂啊，就是那個白拂手那個拂，那個拂塵。說豎拂，就這麼往前一舉這個拂。這是甚麼道理？你說，他說甚麼？他又說一個字，他說，「啞」，就是那個啞吧的啞。那麼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嘿，你們各人去研究這個問題去。

啊，又有一天，他拿起他坐那個蒲團；拿起他坐那個蒲團，就是打坐的，那個有一個圓的，用這個棕織的那種蒲團，打坐的；他就拿起來；拿起就對大家講，說是啊，十方諸佛，一切菩薩，和入理的聖人；入理的聖人，就證得這個理的這種聖賢，就是阿羅漢之類；皆從此出啊！說都在這個地方出來了。

你們大家看看，講甚麼？大家誰也不知道他這是怎麼回事？沒有話講，這都變成啞吧了，都啞了。沒有人講啊，他就把這個蒲團放到地下就坐了，就坐到這個蒲團上。這一些個人也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？

有一天，他又把這個蒲團呢，頂到頭頂上；頂到頭頂上，他問大家，說，你們說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噢！大家也不會講。完了，他又放下，又坐了，坐下。所以在這個讚頌，他的這幾句讚呢，說的很好。我呀，念了八萬大劫的時間，才把這幾句偈頌啊，記住了，現在我來念給你們聽聽。

他說，這是誰說的呢？這是虛老說的，說，「資福濃茶，飯後三碗，和尚家風，噫啞瀝款，佛聖菩薩，蒲團充滿，一齊坐卻，是非不管」。

「資福濃茶」：說這個資福寺啊，這個茶呀，那個濃茶就是very strong的，

那個茶啊，太strong。「飯後三碗」：吃完飯呢，喝這三碗茶。你能喝這三碗茶，就在這入，喝不了這三碗茶，就遷單，就走。「和尚家風」，這一位和尚的家風啊，「噫啞瀝款」：就是噫和啞這兩個字。瀝，就好像水呀，灑到這一切的人頭上似的。款，就是這個樣子。「佛聖菩薩」：佛呀，和聖人，和菩薩。

「蒲團塞滿」：這個都把他塞到他這個蒲團裏頭。把佛呀、聖人呢、菩薩都裝到這個蒲團裏頭，「一齊坐卻」：不論佛呀，是菩薩，是這個聖人呢，他都坐下。他坐到這個蒲團上邊，也「是非不管」：也不管是，也不管非。因為沒有是、非了，所以他這就不管了。

那麼凡夫也這樣坐了，就不行了，他可以的。因為他的這種地位呀，和佛、聖人、菩薩都是一樣的，所以他敢這麼樣坐，是非不管。我用了八萬大劫的時間念會了，現在我念給你們聽，大約這個連八秒鐘，你們都不需要，就可以聽會。

我們各位在這個地方啊，要特別注意，為甚麼如寶禪師他可以呀，把佛啊、菩薩、聖人都坐到啊，他的座下？因為這位禪師已經到啊，無人無我的程度上了，所以呀，他可以這樣做。如果你我這樣做啊，那就是一定要下地獄。為甚麼呢？你對於三寶不恭敬，你沒有到無人無我的程度上。

你們記得，我啊，以前講這個四祖，去見牛頭祖師的時候；這個牛頭祖師啊，在那坐著，這個老虎陪他打坐。老虎給他看門口，就像啊，看門的狗一樣。四祖到那個地方，一看見那個老虎，心裏就有一點恐懼了。啊，定力呀，就差一點。這個牛頭祖師就說了，唉！你還有這個呢！啊，那麼四祖啊，就在這個牛頭祖師那個座上啊，就寫了一個佛字；寫了一個佛字，牛頭祖師就不敢在那坐了！啊，四祖就說了，說，喔，你還有這個呢！所以呀，這個差之一點，就不夠火候了。

雖然牛頭祖師有老虎給他做同參，做伴，在那保護著他，啊，還沒有到這個資福如寶禪師這種的程度上，所以呀，這裏邊的分別，啊，就啊，很少很少的。

160.上人第一次到台灣，水果和尚：

在去年呢，早就預備決定到香港、臺灣走一走。因為香港啊，十三年也沒有回去了，臺灣根本就沒有到過。那麼這一次啊，在香港有一點點事情，我想回去看一看，順路啊，經過臺灣。

在我一月三十號啊，到臺灣；到臺灣大約已經是啊，二月一號，或者這個一月三十一號。到到臺灣呢，是晚間，那麼謝冰瑩啊，和姚熾的父親母親呢，周宣德老居士啊，還有這個曹永德夫婦他們，這個徐儀君、臧廣恩，他們這一些個人去接飛機。

這個周宣德老居士呢，他們在那等了大約等有兩個鐘頭。姚熾，你記得你們在那等有多久啊？（姚熾：一個多鐘頭），一個多鐘頭。本來是那個飛機也晚一點，我出來也晚一點。這個周宣德老居士很誠心的，見到我了，從這個那有一個繩子攔著，不准那個人呢，進來；他看見我出來，那麼他就從那繩子底下鑽，鑽進來就叩頭。

那麼他這一叩頭呢，這徐儀君呢，大約他們也就好幾個人叩頭。那麼聽說起來啊，在臺灣這個情形呢，是沒有的。沒有啊，過去這個法師到這，他們都沒有甚麼人這樣來歡迎。到了台灣就住在這個志蓮精舍。這個志蓮精舍呢，是一個居士造的。

這個居士，就是你們第一次五個人到臺灣受戒，最後啊，和你們結緣的那個曹永德居士。他的太太信佛，以後呢，她的先生也信佛了；這樣子，夫婦兩

個就很誠心的。那麼他太太呀，對她先生說，說我啊，信佛啊，最好你能啊，造一個講堂，那麼家裏常常有人在這講經；這樣子呢，我覺得這心裏就很安慰了。她這樣向她這個先生說呢，她先生就也很發心就滿她的願，就造一所樓房啊，四層樓。

在這個第一樓是他做生意office，做寫字間。第二樓啊，他自己住。第三樓啊，他的兒子啊，他們住。那麼第四樓就做佛堂。這個佛堂啊，大約可以坐的一百二十多個人座位，不太大，有一間呢，睡房；常常請法師來講經。

那麼這一次我到臺灣呢，就在這個志蓮精舍，在那住。住呢，一開始也沒有人知道。沒有人知道啊，那很清靜的，在那住。我因為在臺灣呢，預備住十天，那麼十天，然後啊，就到香港去。等住到五天的時候，他們就有人知道了；有人知道啊，又這個也來看我，那個也來看我：天天都很多人呢，來見我。

那麼最後第九天上啊，因為第十號我走了；在九號啊，他們要求我在那講講開示。就講開示這天晚間呢，大約有八、九十人來聽開示。聽完了講開示，他們又啊，發心請我再回臺灣呢，給他們講經，講《普賢行願品》，那我也就答應了。我看他們都很誠心的，跪到面前呢，來請法，所以就答應他再回到臺灣，給他們講《普賢行願品》。

在沒有走之前，我啊，在這個臺北，到日月潭，去啊，參觀，參觀這個玄奘寺，那麼參拜這個玄奘法師的靈骨。這個玄奘法師的靈骨啊，本來是在中國，那麼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被日本人呢，就給搶去了。在中國這個玄奘法師的靈骨，他也給搶去！這死人的骨頭，他也都放不下它！你說這個日本呢！啊，這種啊，土匪的行動，是很可憐！

那麼在日本投降之後，這玄奘大師這個靈骨啊，他給搶去了，啊，這又想啊，

改過自新，這日本人，所以呀，把這靈骨還給送回中國來；送回中國，哈哈，他不送到啊，這個共產中國去，送到臺灣去。那麼臺灣呢，因為這有玄奘大師的靈骨，所以就修了一個玄奘寺，在日月潭那。這是唐朝的高僧啊，的靈骨，想不到啊，到現在這麼有價值，這麼值錢了！在臺灣呢，那麼成了一個名勝，所以到那去啊，參觀了一次，在那住了一宿。啊，住了一宿，我也沒有吃道東西。

這個果涵呢，和這個徐儀君呢，還有一個姓譚的，叫譚果行啊，哎！他們有福報，晚間呢，吃的很好的齋菜。想不到那麼高的山上，有那麼好的菜。以後一打聽啊，為甚麼你們預備有這麼好的齋菜？他說他們那個地方，每一天都要預備現成的這個好的齋菜，不然的時候呢，不知道哪個達官貴人呢，就來要到那吃齋去。那如果沒有啊，再就不來了。再就怕這個達官貴人不來了，所以呀，一定要預備啊，這個齋菜都預備好了。

在臺灣的寺廟，互相啊，爭豔鬥麗；爭豔鬥麗甚麼呢？齋菜。啊，你的齋菜好嗎？哎！我這啊，請一個名廚，比你那做的更好。大約這個居士以食為天，誰的齋菜好啊，就歡喜往誰那個地方跑。因為這個，就以這個素菜呀，做為招徠的一個王牌。所謂：招徠的這個王牌。就好像做生意啊，啊，我這賣的貨品呢，最好。啊，這個一般的買東西的就都來這，這來買。

那麼臺灣的寺廟，就是以這個齋菜，色香味最好，以這個來呀，誘惑這個居士。他不講啊，說是啊，哦，哪個地方講經講的最好，哪個地方啊，用功最好，哪個地方啊，啊，是真正修道的人；不講這個，就講齋菜，以這個齋菜做為第一個信佛的條件了！這是第一個。

還有一個，臺灣呢，互相鬥這個廟大，看看哪一個廟啊，修的最大、最高；啊，用的材料啊，最名貴。所以有的廟啊，譬如造得七十尺高，喔，他那個就要造七十五尺。那麼你造七十五尺，他要造八十尺。那麼看看誰的廟最高，

這互相比賽。也沒有人比賽啊，說是啊，啊，看看誰這個神通最大，誰的道德最高，誰的修行啊，最好，誰的學問呢，最深，沒有人比這個；是比廟大、高，齋菜最好，看著最好，味道最好，比賽這個。這是臺灣的佛教啊，養成這麼一種習慣。啊，因為這個習慣，我沒有這個福報，所以到這個玄奘寺啊，啊，喝了幾杯茶。這個齋菜呀，就沒有吃著，沒有這個口福！啊！這也是啊，很可憐的一件事！

去玄奘寺，回來啊，經過一個廟，叫啊，凌雲寺啊，是甚麼？有個懺雲法師在，帶著大專學生有七、八十人在那修行。給他們講了大約有二十多分鐘的開示；回來呢，就到臺中那個佛教蓮社，在佛教蓮社那吃的中飯。這回啊，我有口福了，所以呀，在那也吃過他們色香味呀，俱佳的這個齋菜。

在我們沒有到蓮社之前呢，他們就預備好了，啊，我們一下車啊，他們裏邊，那個蓮社裏邊呢，就放著一掛鞭，鞭呢，鞭炮，炮仗，cracker fire, cracker fire, (弟子：firecracker?)，炮！放的一掛鞭炮。我就說了，我說，啊，他拿我當鬼，來趕鬼來了。其實這不是，這是他們歡迎。歡迎啊，還有這種的舊習氣呀，放鞭。

那麼有李炳南老居士，和這個許寬成這個教授，這麼有很多人，還有蔡念生，這一些個老居士來歡迎，在那又給他們這個好像軍隊似的那些個學生；我一進那個房，房裏，他們就說，起立！啊！就大家都站起來了，像軍隊那麼很有規律的樣子，就好像army似的。我說，你們坐下，坐下！你們不要像軍隊這麼樣子。嘿嘿！那麼足見呢，臺灣他們對這個學生的訓練呢，都很好的，很有規矩。

在那吃了飯之後，又回到台北去；回到台北啊，這一次很值得紀念的，我見著一位啊，證初果的人。雖然證初果，但是啊，這是個鈍阿羅漢；是鈍阿羅漢，他不會說法，不會怎麼樣子啊，來教化眾生。他就用他這一個樣子啊，

來影響人。怎麼叫鈍阿羅漢呢？就因為啊，他智慧不夠，沒有智慧。

但是啊，這個神通啊，有少少，有多少他心通。在我沒去的前一天，他就告訴他的徒弟，要把那個道路啊，都打掃乾淨了它。他說明天呢，有一個特別的人來，那麼都要預備好了。那麼第二天呢，下著濛濛的雨，我上山去見著他；見著他，他很高興的，講話就好像忘形了似的；甚麼都忘了，就像那個小孩子啊，講話似的，啊！talk, talk, talk講了很多。但是講的有的時候都語無倫次，沒有甚麼；不像人作文章啊，那麼作得很順口的，很容易念的；他不是那樣子。

那麼他就對他徒弟講，說是啊，我們是老同參，好幾世的老同參了。啊，我說，好幾世，究竟幾世啊？他說好幾世了。我說，恐怕好幾劫了吧！啊，我說你，你忘了？你自己要餓死，我給你送飯吃，你記得嗎？他說，啊！有！有！完了，他呢，在今生，這個人就在福建呢，住過山；住過山，他住過這個洞。住甚麼洞呢？住在老虎住的洞。那老虎晚間呢，就回來了；回來，這個老虎眼睛很亮的，看看他，也就走了，也不咬他。那麼等一等，這個虎的兒子也回來了，虎崽子回來，也看看他就走了，所以老虎啊，都嫌他沒有人味，都不吃他。

有一次他餓了，餓的在山上修行，餓的不能動彈了，以後就爬到那河邊上去喝一點水，又吃點草根呢，樹葉啊，水果之類的，那麼樣子啊，他就沒有死。那麼由這個以後啊，他就盡吃水果，所以臺灣他們都知道他叫「**水果和尚**」。

這個水果和尚啊，他們都說他會降服鬼。怎麼樣呢？最初，他到臺灣的時候，有一個比丘尼的地方；這個比丘尼不敢住。這因為鬧鬼，常常的把這個比丘尼從床上就給撒到地下去，推到地下去。這個比丘尼呢，就想不要這個地方，又捨不得。那麼以後他這一個孤獨的一個比丘啊，來了。這比丘尼，啊，就想拿他做一個試驗品，看看這個比丘啊，怕不怕鬼；就告訴他，說我這有鬼

啊，你怕不怕啊？你不怕你就在這住，你若怕，你就走。

他說我不怕鬼，就在她那住。住了一宿，第二天就告訴這個比丘尼，說在妳床底下那個地方啊，妳刨，那裏邊有一個死人在那。那麼她，這個比丘尼，就叫人把這個床底下扒開來一看，果然有一個死人在那埋著，有一個死屍。那麼拿走了，以後就沒有鬼了，這是一趟。

還有，他在那有點緣法，這個人呢，就想要拿他做招牌，就給他造個廟，在新店那個地方。你們知道新店？新店那造個廟。造個廟嘛，就拿著他來騙錢。他們這個鄉下的人，也常常啊，拿豬羊啊，去上供，到那地方喝酒啊，吃肉啊，無所不為。啊！他一看，這麼樣子，他就跑了，不在那，不要了，不要這個廟；不要這個廟，那時候這個周宣德老居士，就想請他回去；他說他不回去。周宣德說，我叫他們來請你；他說來請，他們也不聽話的，我不能回去了。那不聽話，我叫他們聽話。

這個周宣德大約認識軍隊的一個做將軍的，就找這個人呢，指令叫那地方的人，派人去往回請他，你們不請啊，這個不行的。那麼這個地方這個鄉長啊，他們那些個人呢，就僱的轎子，打著鼓，吹的喇叭，這麼來歡迎他回去，到那。到那，周宣德本來和他說好了，接他回去，但是他們來，他還是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不回了，我不回了，就是我不回去了，你不要請我了，我不回去了。

那麼也他也不回去；不回去，那麼這一班人呢，又回去了，請不了他回去。以後又是在新店，另外一個地方，他又修一個廟；修一個廟，他這個徒弟又要這個廟，要接收這個廟，叫他不要管。那麼他又站起來就走，也不要了；不要，所以，以後到土城那個洞那個地方去住去。

那麼這個人呢，我到臺灣呢，看見這個人還有點意思。可是雖然有意思，他

不會講經說法。這次，他對我講，嗯，我也沒有讀過書，也不認多少字。我說，那沒有關係，六祖大師還沒有讀書，不認字呢，成祖師。你好好用功修行，這可以的。我想要請他到美國來；他說他老了，但是他精神呢，隨時都會來的，他說，他甚麼時候我叫他來，他都會來的。所以呀，這個水果和尚啊，是有點意思。

我在臺灣呢，前後大約，頭一次十天，第二次又二十六號到十一號，大約兩個禮拜的樣子。前後，我到他那個山上去過四次。我帶人去，去過兩次；我自己去，去過兩次。那麼和他談，談，他都很好的，他和我，見著我啊，不知道他怎麼那麼歡喜說話？他見到你，你們也是那麼歡喜說話嗎？（弟子：沒有說那麼多話。）他見著我笑的，就像那個小孩子笑似的，呱呱那麼笑；笑的，啊，他徒弟說很奇怪的，從來沒有看見他這麼笑過！那麼從來沒有看見他這麼笑過，那麼這是啊，這個水果和尚。啊，我看他很有點誠心，但是臺灣這一些個法師啊，都罵他。這些出家人，出家人都說他是自了漢，是啞羊僧，甚麼都不懂。

他今年八十三歲了，本來正月初一的時候，他就要走了；要走了，就面都變白色的了。好幾天以前呢，他就告訴他徒弟他要走了。那麼初一這天呢，有徒弟就給他拜年的，最這個甚麼；他就說就要走了，喔！這面立刻就變白色了，也精神也沒有了，頭也低下。等完了，他有一些皈依弟子，就又哭又喊的說，師父啊！你不能走的！這個現在這個你要再住世啊！你走不了的，你不可以走！那麼他也沒有走，他即刻這個又回來了！這是啊，這個水果和尚。

不過這個水果和尚啊，這我這麼講，他不高興人去和他囉唆！你們就以後啊，到臺灣想去見他，你不要講那麼多話；講多話他就要走了。你也不要說他證初果了；你誰要知道他是個證果的聖人，他也就不要不在這個世界上。這個證果的聖人，他就要叫你似是而非的，你認識又不認識。你說他沒有神通呢，他又顯一點點；你說他有嘛，他又沒有，就這麼樣子啊，叫你這個人不認識。

161.捨身餵虎：

佛在因地的時候，曾經捨身餵虎。怎麼叫捨身餵虎呢？因為啊，佛在因地修道的時候，在這一個山上啊，修道。修道啊，遇著這個天氣就下雪了，下的這個雪呀，不知有多深？把這一切的動物都埋到這個雪底下了，或者藏到自己的洞穴裏邊，或者呀，啊，藏到雪的底下，那麼就沒有啊，這個畜生可以吃的。這個老虎各處去找畜生來吃，也找不著，那麼七、八天的時間呢，也沒有甚麼東西吃。

這個老虎啊，不單自己，還有個虎的崽子，有個小虎。在這時候啊，這個母老虎，領著這個虎的崽子，一邊走路啊，就一邊晃晃悠悠的那麼晃蕩，因為餓的要走不動路了。虎雖然那麼大的力量啊，但是啊，沒有東西吃，也餓的很沒有力量了。

於是乎啊，這釋迦牟尼佛在因地時候，見著這個老虎，啊，就來要餓死了。這個虎的崽子也就來要餓死了。他就像，啊，這虎啊，也是眾生之一；雖然牠那麼惡啊，啊，但是我幫助眾生，就不應該選擇呀，它是惡呀，是善！牠既然餓的要餓死了，我應該呀，把我自己的身體捨了，來啊，餵這個老虎。那麼說，他自己想完了這個這種的思想，於是乎啊，啊，就向十方諸佛呀，來叩頭，請十方諸佛呀，給他做證明，他要啊，捨身餵這個老虎。那麼叩完頭之後啊，他把這個頭啊，用他這個衣服蒙上啊，就跳到這個老虎的身邊，給這個老虎吃。

啊，你想一想，釋迦牟尼佛能捨這個生命，來啊，餵這個最凶惡的老虎。我們能不能做得到呢？我們看見老虎餓的要死，是不是能把我們的生命，布施給這個老虎呢？恐怕做不到的！就便有人說，我可以做得到，這只是說說而已，真要這個境界現前呢，恐怕也做不到了。為甚麼呢？第一的，老虎是最凶惡的一種野獸，人人都想把牠殺了牠，所以你不願意救牠。第二的，自己

這個生命很是寶貴的，你捨不得呀，把自己的生命獻出來啊，給這個老虎吃。

啊，釋迦牟尼佛，在過去啊，百千萬生中，都是幫助人；發願幫助人，而把自己忘了，生生世世，他都行這個菩薩道。菩薩道，就是利益他人的；利益他人，這就是菩薩道。所以，我們人呢，想要明白佛怎麼樣成的佛，應該啊，研究這個佛的藏經。

162. 割肉餵鷹：

那麼釋迦牟尼佛呀，在因地中，他又割肉餵鷹。怎麼樣割肉餵鷹呢？因為這有一個鷹啊，牠追逐一個雀鳥，大約就是個鴿子。這個鴿子啊，牠不會啊，和這個鷹打架，打不過這個鷹，所以呀，牠看著鷹，牠就飛著跑。但是牠飛的慢，這鴿子；這個鷹呢，飛的快。牠飛的沒有地方躲避了，於是乎啊，啊，就飛到釋迦牟尼佛在那修道打坐那。啊，牠就跑到釋迦牟尼佛這個懷裏來，藏在釋迦牟尼佛懷裏。

釋迦牟尼佛呀，啊，就把牠放到衣服裏邊呢，在那保護著牠；保護著牠，可是這個鷹啊，哈，不是一個平常的鷹。這個鷹，是一個會說話的鷹，啊，就說了，說，老修行！你保護這個鴿子，把我餓死了，這也是不公道啊！啊，因為我吃這鴿子，我就不會死；那麼你保護這鴿子，叫牠活了，我是會餓死啊！那你這太不公道了，你修道修的這麼不公平，那你修一個甚麼道呢？

釋迦牟尼佛說，那麼你所要吃的是肉，是不是啊？我給你肉吃可不可以啊？鷹說，當然可以了，你要給我鴿子肉，那我是求之不得的！啊，釋迦牟尼佛說呀，這不是今生的釋迦牟尼佛，是在無量劫以前那個釋迦牟尼佛，在因地，那個佛呀，行菩薩道的時候。

說，我給你這個鴿子啊，你要吃牠的肉；我把我自己的肉給你吃囉！於是乎啊，這個老修行啊，就拿著刀把自己這個厚肉的地方，肉多的地方，就割下

來一塊肉，給這個鷹吃。這個鷹一邊吃這個肉，一邊就說話了，這個肉啊，吃是可以吃，但是老一點，沒有鴿子肉那麼滑，沒有鴿子肉那麼嫩；很老的，吃著沒有甚麼的，不太香這個肉，啊，但是勉強可以吃了！

吃完了，說，這個肉這麼老啊，我吃這麼一塊也沒有吃飽，還要吃！於是乎這個老修行又給牠割了一塊肉，牠又吃。一邊吃啊，還是說這個肉不好吃，像木頭片子，像柴那麼硬，也嚼不爛；總而言之就調皮搗蛋呢！啊，就說這個肉又不夠肥，啊，又不香！那麼這個老修行，把身上的肉都給這個鷹割下來，餵鷹了。這個鷹吃的，啊，還說沒有吃飽；那沒有吃飽，釋迦牟尼佛說，那你沒有吃飽啊，把我所有的這個肉都給你吃了，你隨便你自己吃好了！

那麼在這個時候呢，這個鷹和這鴿子都飛到空中去！原來是甚麼呢？是天上的人，來試驗這個老修行，有沒有真心呢，是不是真正幫助眾生。那麼這個佛呀，當初修行，發願幫助眾生，就經過這樣天人來試驗。我們人呢，要是想要幫助人呢，也會受到種種的考驗，所以啊，在考驗的時候，又不認識啊，那個就要再修過！

所以我對你們各位說這麼四句話，說：「一切是考驗，看你怎麼辦，賭面若不識，須再重頭煉」。

163.馬鳴菩薩造：

這一部論是誰造的呢？是啊，「馬鳴菩薩」，也就是啊，佛教的一位祖師。這一位菩薩，他說法的時候啊，眾馬悲鳴啊。眾馬，這一切的馬聽見他一說法，啊，就都叫起來。「鳴」，甚至於就這個都響應他的說法，所以叫馬鳴菩薩。又者這一位法師，他說法的時候啊，這個馬都來聽法。這個馬呀，在這山上啊，一聽見這馬鳴菩薩說法，啊，牠就都到這來呀，隨喜這個法會；不單隨喜這個法會，而且還都跪那聽法。這前邊寫，跪那個地方來聽法。因為這個，所以一般人呢，就叫這位菩薩叫馬鳴菩薩。

他看見呢，這個佛法，啊，大乘的根性是有，但是啊，人不生出一種信心。因為這個，所以他就造了這一部論。這一部論呢，在佛教裏頭啊，是佔著相當的地位，是很有價值。那麼你要能把這一部論呢，讀熟了，佛所說的這個教理呀，你就都明白差不多了。所以這一部論呢，我們學佛法的人呢，必須要啊，認真的來研究它。

他造這一部論，就是啊，給你我現在這個眾生預備的。當初大約這位菩薩造論的時候啊，就知道，啊，等將來到西方啊，有這個美國，這有這一個法會；啊，金山寺啊，這第一次就會講這個《大乘起信論》，所以我趕快把它造好了，將來啊，好到到美國來度那些個美國人。

那麼所以啊，你們現在誰聽這一部《大乘起信論》的人呢，哎，就和馬鳴菩薩都會見面了。馬鳴菩薩，啊，就都和你們，會這個很親切的來握手，啊，來用手給你們摩頂，加被你們，這是啊，一定是這樣子。

那麼馬鳴菩薩他造這一部論，但是是印度文。以後啊，在這個梁這個時候，梁啊，在梁武帝的時候，有一位啊，印度的法師，他呀，也通達三藏經律論。這位法師叫真諦，真諦翻譯，他翻譯這一部經論。我們現在啊，又要多謝這位真諦法師。這真諦法師如果不翻譯過來，我們現在啊，啊，除非會這個梵文的，可以呀，講解，可以呀，懂；要不會梵文的人呢，就不會懂，也不會講了。所以我們現在又要很多謝這位真諦法師，他來翻譯給我們大家。

164. 造寶塔：

在這個佛教裏邊呢，常常啊，建立這個寶塔，這寶塔啊，是叫「高顯處」；高顯處啊，又叫「方墳」。那麼這裏邊呢，供養啊，佛啊、法啊、僧啊，這個舍利，所以呀，把它造的很高的，那麼人呢，有所恭敬。「見佛塔時」：這個佛塔，有的七層，有的九層，有的十一層，有的十三層的，多數都是單

數。有的用七寶造的，就是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瓈、磲磔、赤珠、瑪瑙來造的這個寶塔。有的用這個木石造的，有的用磚瓦造的，種種的不同。總而言之這個塔呀，越大越好、越高越好。這個塔呀，越大，那麼它蔭護的，凡是見著這個塔的形相的這個地方，都會得到佛光普照；那麼見不到這個塔的地方呢，那個佛光也是一樣照，不過照的那麼慢一點。

那麼以前呢，在佛住世的時候，有這麼一個人，這個人呢，粗啊，就有七尺多寬那麼粗，高呢，這個人高，有多高呢？是誰也猜不著，只有三、四尺那麼高。橫的，打橫這個粗啊，有七、八尺那麼粗，高啊，只有三、四尺那麼高，你說這個人像一個磨盤似的！那麼兩條腿在地下走路也那麼唛巴唛巴的，這個頭在這個磨盤上邊呢，就好像那個磨棋子似的。

他若唱起來歌，唱的非常響亮，聲音呢，猶如洪鐘一樣，中氣十足。有人就不明白，這個為什麼這個這麼矮一個人，他聲音這麼大、這麼響亮？就問佛，說這個人這麼矮、這麼矮，他為什麼聲音這麼大呢？他這麼橫著有七、八尺那麼寬，高啊，高只有三尺多高呢？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怪人！

佛啊，就笑一笑，說啊，這個人呢，當初人造一個寶塔，造寶塔，造有七由旬那麼高。他一看呢，他就說了，他說那個寶塔造那麼高幹什麼？造一個塔就得了嘛！造那麼高有什麼用啊」因為他不願意那個寶塔高，所以他受果報就矮了，就給割去一截，高呢只有三、四尺高；寬呢，就有七、八尺那麼寬，好像一個人怪似的。

為什麼他聲音那麼好呢？因為啊，他說，哦，我不管你們造寶塔高矮了，我送一個鈴鐺啊，送一個寶塔那掛有那個鈴啊，在那一個寶塔的轉圈呢，掛的那個鈴鐺；那個鈴鐺，風一吹它就響，鈴鈴瑯的響。那麼他因為送這麼一個鈴鐺掛到那個寶塔上了，所以他得到的果報嘛，聲音就非常響亮、非常大，一唱起來什麼，哦，他這個聲音是很宏亮的。但是那個身量的高度很矮的，

是個矧子。因為他說這個寶塔太高了，所以他受矧子的果報；因為他掛一個這個鈴鐺啊，在那個寶塔上邊，所以他聲音就響亮。

由這兩種的因果啊，你們各位想一想，凡是啊，有人要造寶塔，無論造多高，你若不想你做矧子的話，你就不要說，喂，你造這麼高幹什麼？不要說這個話，一說這個話，將來你也矧了，也像那個矧子那麼樣子，七、八尺那麼寬，橫著七、八尺寬，豎著只有三、四尺那麼高，到頭頂上。你們各位想一想，你們沒有看見這麼個人，你想一想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個人？所以呀，他因為送個bell、送個鈴鐺，所以呀，送個鈴子，那個聲音就響亮。

165. 關忠喜：

那麼講到這啊，我想起在我在東北的時候啊，有一個姓關的，叫關忠喜。這個關忠喜啊，他是個外道的老師，有三千多徒弟；三千多徒弟呀，他自己呀，良心發現了，知道啊，沒有真正的功夫，真正的道啊，來傳授給這個徒弟，所以他就啊，生大慚愧！生大慚愧嘛，就各處去啊，尋師訪道，想要找一個真正善知識，傳給他這個了生脫死這個法門。

那麼一訪啊，訪了三年，聽說某一個地方有善知識，他就不遠千里啊，就去到那給人叩頭頂禮的，那麼卑躬折節的求人傳給他法。那麼這個三年呢，見過很多的老這個師，聽著都是不錯的，等見面一談呢，都和他差不多的。

那麼這樣子啊，這時候啊，有一天我到他家裏去。到他家裏去了，他有個矧子；這個矧子啊，也是吃齋念佛的，跟著他各處訪道的這麼一個人。這麼一個人呢，也有點呢，大約求道啊，求的迷了，變成道迷子了。這個矧子叫什麼名字呢，叫關占海，那時候啊，大約二十八、九歲；二十八、九歲呀，他沒有見過我。

那麼這一天我就到他家裏去了，他這個矧子一見我，就把他的這個叔叔啊，

叫到一邊去了，說，叔叔、叔叔，我和你講幾句話。他這叔叔說，講什麼話啊？就和他到另外一個房間去講，一講，講什麼呢？他這個姪子就說，說，哎呀，我昨天晚間呢，作夢，就夢見你這個朋友，今天來這個朋友，夢見他來了。

他來怎麼樣啊？他說，他來呀，給我們送法來了，啊，我就跪到他面前呢，來求法。那麼他叔叔就很注意了，說，怎麼樣、怎麼樣，那求了沒有？他姪子說，說，我啊，跪到面前求法，這個法師就把我從頭上啊，從這個頭就給我扒下一張皮來，這一張皮呀，扒完了，就丟到地下那，放到地下了。他自己一看，他這張皮是什麼皮呢？是一張豬皮。就問他叔叔，說，你看這是怎麼回事？他叔叔說，哈！這回可該著了，我們各處求法，求了三年也沒有求到，這回把法送到我們家裏來了，我們快去快去，求法去！就兩個跑到我那個那邊去了，啊，就跪倒，跪下了。

跪下，我說，你們幹什麼這樣子？我們要求法。我說，你求什麼法？他們兩個就說，說他這個姪子怎麼樣作夢，夢見啊，扒下一張豬皮來。我說，那好了，你既然有這種因緣，那麼你以後啊，可以吃齋了。他這姪子說，好！好！我一定吃長齋，不吃豬肉了。我說，那我把你這個豬皮給扒下來。

然後，他這個叔叔啊，就求法，我就問他修的什麼法，以前怎麼樣？然後我就教他坐這個雙跏趺坐；教他，我說，你先呢，練習這個雙跏趺坐，然後再說。那麼偏偏他這個叔叔啊，這個腿呀，是在這個山裏那種腿，這個腿膝蓋很大的，結雙跏趺坐，這個右邊這個腿呀，離著這個座位上啊，足有一尺高那麼樣子，我說，你慢慢練習了，慢慢練習！

我走了，過了有兩個多月，七十天的樣子，我又到他家裏去看一看他，到那一看，哈！這個叔叔腿腫得的大了，腫的就像窩瓜似的，那麼很大很大、很胖的！我說，你怎麼樣啊？這個坐，坐的怎麼樣啊？啊，他說，我現在呀，

坐的練習這個雙跏趺坐，我連呢，走路啊，連這個車轍都邁不過去了！

那個北方那個路啊，車轍大約有四寸寬那麼一個溝，四寸寬那麼一個溝啊，他都邁不過去了。我說，那你不要修了！啊，不修，不修不行啊，我一定還要修！就這麼我就走了。等到一百多天，我又去了，又去，看他腿不腫了，我說，你現在不打坐了？不打坐！我現在打坐，這個腿一點也不痛了，這個腫也都消了，真是這個坐，坐好了。

那麼我就教他怎麼樣用功啊，修行啊，結果那麼過了兩、三年，他預知時至，就告訴他家裏，說我呀，某天某日我就要走了，你們都給我預備預備。那麼他家裏說，那你還有什麼事情想要告訴我們呢？他說，我沒有什麼，我就唯獨啊，我想見見某一個人，他現在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呢？我也找不著他了，那麼現在我也不等他了，我要走了。到這一天，他又結上雙跏趺坐，**面向西呀，念佛**，就圓寂了。圓寂了，啊，他們那個那條村裏頭的人呢，都作夢，夢見這個人呢，有兩個青衣的童子，在他前邊給他引路啊，就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。

那麼所以呀，有志者事竟成，他的腿雖然腫的那個樣子，結果他這個坐也練習啊，成功了。所以我們修行的人，有志者事竟成，不要怕痛苦，只要你有恆心，能決定啊，是可以成功的，你馬馬虎虎的是不能成功的。這結雙跏趺坐，這是我親身呢，經過這麼一個因緣，我對大家講一講。

166、摩訶目犍連：

摩訶目犍連，目犍連，翻譯成中文叫這個「菴菴根」，又叫「采菽氏」；他的名字呢，叫「拘利陀」。拘利陀，也是一個樹的名字，也和啊，這個大迦葉這種的因緣呢，相同。**大迦葉**，也是他父親、母親呢，向樹去祈禱，去求，生了他。目犍連呢，也是這樣子。他父母向這個拘利樹啊，去求子，生了他，所以就叫拘利陀，以這個樹做名字。

在這個目連呢，他的母親呢，雖然去求神，但是不信佛、不信法、不信僧、不恭敬三寶，並且還毀謗三寶。說三寶如何不好，如何不可以信，破壞。所以在這個目連的母親呢，死了，就墮地獄去。等到這個目連證得六通的時候，得到證羅漢果。證羅漢果，他就徧觀這個世界找他母親，一看他母親呢，墮了地獄了！他因為啊，開了佛眼、法眼、慧眼呢，這得到五眼六通。

看他母親在地獄裏受苦，也沒有飯吃，於是乎啊，他就托著一鉢飯，拿著一鉢飯，去給他母親送飯去。到了地獄裏了，把這一鉢飯給他母親，他母親呢，在生的時候，貪心很厲害，作惡鬼呀，仍然還是這個貪心。怎麼樣呢？她用一個手啊，拿著這個鉢呀，那個手啊，用這個袖子就把這個鉢呀，來蓋上，來擋住；擋住，趕快的跑，跑到那個沒有鬼壓，沒有什麼人的，沒有一切惡鬼地方，她拿出這個鉢裏頭的飯，自己偷者吃。為什麼她遮者呢？她怕被其他的惡鬼來搶。她這個吃，這個飯到到她口裏頭啊，就變成火。什麼道理呢？因為啊，她的業障太重了，罪業太深了，所以呀，就是再好吃的東西，她也不能吃。

啊，目連呢，雖然神通第一，現在也沒有咒念了，也沒有神通，沒有法子了。沒有法子，去找師父去囉，啊，這個徒弟所學這一些個本領到那也都用不上了。於是乎就回去啊，到祇桓精舍，找釋迦牟尼佛。說我母親墮地獄了，我給她送飯去，啊，她一吃這個飯就變成火，這怎麼辦呢？啊，求這個世尊慈悲啊，救一救我母親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啊，就給他出一個方法。什麼方法呢？就說啊，妳母親呢，因為毀謗三寶罪業太重了，現在呀，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呀，救得了妳母親。想救妳母親呢，應該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佛歡喜日，僧自恣時，在這一天，你呀，設上盂蘭盆供。盂蘭盆供啊，就是「解倒懸」的供。

解倒懸的供啊，你先供十方僧，在這個十方僧啊，沒有吃這個東西的時候，你自己不可以吃的；你先要供佛、法、僧，然後啊，再可以用這個東西。這一天呢，你來供養三寶，你的母親呢，就會離苦得樂。所以呢，目連呢，就依照這個方法來呀，設這個盂蘭法會、盂蘭盆供。

所以呀，在這一天呢，每一年到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那麼每一個寺廟裏頭啊，都有這盂蘭法會，超度啊，過去七世的父母，和現生的這個父母。說，有的人說，我父親母親還沒有死呢，那我怎麼辦呢？父親母親沒有死，你超度啊，過去七世的父母；超度過去的父母，現在的父母也會增福延壽。所以呀，這個目連呢，他的神通第一。

目連是哪一位呢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那個「大願地藏王菩薩」，就是地藏王菩薩。因為啊，他看見他母親受苦了，他啊，不忍他母親受苦，不單不忍他自己母親受苦，不忍一切眾生的母親受苦，所以呀，他發願去做地藏王，到地獄裏去啊，管地獄這個事情去，這是目連他的因緣。

167、授記：

什麼叫授記呢？在這個經典上啊，有釋迦牟尼佛為某一個菩薩授記，說是啊，汝於某某劫應該成佛，你的名字叫什麼，你的壽命有多長，你的教化眾生有多少，你在什麼國土裏頭，都給他預先呢，告訴他，這叫授記，授一個記別號。好像釋迦牟尼佛，就是燃燈佛給他授的記，所以呀，這叫授記。

釋迦佛呀，啊，在因地的時候啊，行菩薩道、求佛法的時候，你猜他這個誠心是怎麼樣誠法？他行菩薩道，布髮掩泥。怎麼叫布髮掩泥呢？他看見呢，這個燃燈佛從那邊走過來了；燃燈佛當時也就是個和尚，不過他已經成佛了，但是釋迦牟尼佛不一定知道他成佛。可是啊，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，他因為恭敬三寶，所以呀，他就行種種的苦行。那麼他在行到路上了，看見呢，從那邊來一個和尚，走這條路。

那麼這條路怎麼樣呢？非常的泥濘，有很多水。於是乎釋迦牟尼佛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他說，哦，這這麼多水，這個老比丘過來，不把他身、腳都給溼了嗎？於是乎啊，他就躺到這水裏，叫這個老和尚啊，踩著他這個身體過去，他拿身體把這水給墊過去。那麼，總有一個地方啊，有這個稀泥，他恐怕這個老和尚腳踩到泥裏去了，於是乎又把這個頭髮打開來，鋪到這個泥上邊，令這個老和尚走過去。

啊，這個老和尚，熟不知就是燃燈佛。燃燈佛一看他這樣誠心來供養他，啊，就歡喜了，說，如是，如是啊！你如是，我也如是！說，是這個樣子，就是這個樣子。他前不說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
燃燈佛，給釋迦牟尼佛授記，也就說，就是這個樣子，就是那個樣子；你也是這個樣子，我也是這個樣子，啊，就是這個樣子，啊，這個樣子。什麼樣子呢？就是行菩薩道這個樣子。就是他，說是你現在供養我，躺到泥裏，叫我過去；我過去也是這樣子來著，我也行這個菩薩道來著。啊，說你對了！好像說，對了，對了，這個山東的口音，對啦，這就這樣子。那麼燃燈佛就給他授記了，說是啊，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呀，你那佛的名號，就叫釋迦牟尼佛，就給他授記了。

所以呀，在今生啊，釋迦牟尼佛就成佛，這是燃燈古佛給他授的記。為什麼給他授記呢？也就因為他那種誠心呢，把這個是燃燈佛給感動了，於是乎啊，就不管閒事也要管了，說是，喔，你在來生，你就該成佛了！給他授了記別號。

168、病魔：

啊，我曾經記得，我在很年輕的時候，學習佛法，自己以為呀，自己不得了了！很自滿的，就說起狂話。說什麼狂話呢？我說啊，你一般人都是怕魔，

我就是啊，魔怕，魔他怕我，不是我怕魔，魔他怕我！你說這話說的狂不狂？說魔他怕我。我說天魔、地魔、神魔、鬼魔、人魔，哦，無論什麼魔，我也不怕的。說完了這話之後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魔就來了！

什麼魔來了，你猜？病魔來了。這病魔一來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啊，這回我也怕魔了！不是魔怕我，而我怕這個魔，怕這個病魔了。因為這個病一來了，啊，你行動也不自由了，好像披枷戴鎖似的，啊，這個身體它也不聽話了。啊，你叫它走，它就走不動；你叫它坐著，也坐不起來，啊，一天到晚就躺到床上啊，躺到炕上了。啊，也不能飲水，也不能吃飯了，這病魔纏住了。這時候我一想啊，我是說錯了話！我說啊，人家都怕魔，我是魔怕我，啊，現在這個病魔來找我來了，我還是啊，抵抗不住這個病魔。

那時候大約十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啊，十七、八歲的時候。這一病，你說病的怎麼樣子？病的什麼也不知道了，就是啊，奄奄一息，就要死了！可是在這個將要死而沒死這時候啊，啊，又生出一種境界來。什麼境界呢？就見著啊，我東北這三個王孝子。這三個王孝子，是兩個出家人，一個在家人。這出家呢，這三個王孝子，是有一個老道，又有一個和尚；在家這個王孝子呢，他是一個老年人，那麼他們三個人就來了。來了，就把我帶著走了，叫我出去和他們玩一玩！

我隨著就跟他們出去了；出去了，你說很奇怪的，一出門口，走路啊，這個腳就不沾地了，啊，雖然不是坐飛機，但是也到了虛空裏頭了；但是又不是騰雲駕霧，所以呢，就在虛空裏頭跑。啊，這走啊，就從這個房子啊，頂上走，哦，往下邊一看，那個房子啊，都很小的了，也看到很多人，這麼樣走。

走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就到所有的這個廟裏，這個名山大川，中國這個五臺山呢、峨嵋山呢、九華山呢，和這個普陀山呢，四大名山都去遍了。到什麼地方，就見到很多人，也見到很多的廟宇，啊，各處去參觀。那麼那個時候，

哦，不單中國的地方，外國的地方也到了很多。啊，有一些個也是白頭髮、白眉毛、綠眼睛這些個外國人，見到很多外國人。

啊，到那個地方啊，很快就走了，那麼就好像什麼樣子呢？我告訴你，就好像看電影似的，看完了這一幕，那一幕又來了；看完這一幕，那一幕又來了，就是走到這個地方看完了，又到那個地方。看電影，是那個電影那個銀幕上啊，一幕一幕的轉變呢，不是你看電影的到那個地方去。我這個看這個電影呢，是我到那個銀幕那個地方去，不是啊，那個銀幕動，而是啊，自己呀，覺得同這三個人呢，連我四個人，各處去看這些個電影。那時候，看見呢，很多很多東西，也聽見很多很多的事情。

那麼以後呢，啊，就回來！回到自己的門前呢，把自己的門開開，向自己的房裏一看，啊，怎麼那個床上還有一個我呢，在那個地方？這麼當這個覺得還有一個我的時候，本來是兩個我，現在又變成了一個了！就這麼一覺得的時候，就變成一個了；變成一個，這時候就有了呼吸，也有了動轉了。

當時啊，我父親在我身邊，我母親也在我身邊看著我，啊，就說，他沒有死，又活了！這樣子，我覺得什麼叫沒有死，又活了？自己看自己，啊，躺到床上，不會動彈。那麼自己覺得一想起來，喔，我是有病了！一問我父親、母親，說我已經七、八天的時間呢，和我講話也不知道了，和我一切一切都人事不省了，那麼現在又有了知覺了，我知道我這還沒有死。

那麼由這一趟啊，我前沒有講嗎？變成了一個活死人，變成了一個活死人了，我自己呀，想我已經死了，我這是又一個人，又生出來。由此之後啊，也不那麼狂了，不說，哦，我不怕魔，是魔怕我。現在啊，我告訴你們每一個人，千期呀，不要說這種的話，不要說，我什麼也不怕！你什麼也不怕，那將來就有所怕了。那麼說，我什麼都怕！你什麼都怕，那也不對。總而言之，不要講這些個沒有用的話，這話是沒有用的話。

好像你每一個人切記，不要說，我啊，歡喜什麼，也不要說，我不歡喜什麼！你若想歡喜什麼，隨時就會有一個令你不歡喜的境界來考驗你；你不歡喜什麼，隨時也就有一個你不歡喜的境界來考驗你。總而言之，**沒有意義的這個話就不要講的！**

那麼要怎麼樣子呢？要一心修道，**不用人心，而用道心**，就是要修這個性定，而求這個實證。

169、人法雙亡：

講到人法雙亡這個地方啊，我又想起來一個公案。什麼公案呢？在釋迦牟尼佛住世的時候啊，常常有人請齋，請，就請吃飯，請佛去吃飯，供養佛。供養佛呀，佛吃完了飯，就給這個齋主啊，就要說法的；那麼說法啊，在齋主，就是請佛吃飯這個人呢，這叫齋主；供養齋飯的這個主人，要啊，向佛叩頭頂禮，然後啊，**求佛給說法**。

佛若不在呢？就請這一些個佛的弟子、羅漢去應供，應供完了，也要給說法，也要說法的。所以呢，這個**佛教啊，就以說法來換飯吃**。以說法來換飯吃，好像我現在天天有飯吃，就因為天天給你們說法；如果不天天說法，我也不會有飯吃，所以呀，我因為吃飯的問題，所以就不能不說法。

那麼佛呀，有一天，和啊，諸大比丘啊，都出去應供去了。家裏就剩一個小沙彌，這個小沙彌啊，在家裏看門口，又來一個齋主就請齋，要供養。供養啊，就是做一點好的菜呀、好的飯呢，請到家裏去啊，給這個比丘啊、沙彌，或者佛來吃，這就叫供養三寶。那麼比丘和佛都出去到外邊去了，家裏就剩這個小沙彌，這個齋主說，那你是沙彌，也好！我就請你這個沙彌去應供囉，你同我去了！

這小沙彌，戰戰兢兢的就去了。怎麼戰戰兢兢呢？他自己沒有去應過供，應供啊，都是同這比丘去的，自己現在人家請他吃飯，也不知道到那地方說個什麼好？說法，不知道這個法怎麼說？那麼不知道也去囉！這個齋主很誠心的就請他去到家裏吃飯。

吃完了飯，這個齋主就很恭敬的向這個小沙彌就叩頭頂禮、求法，等著他說法。這小沙彌也在這個座上啊，一看這個人叩頭，叩頭，這個人就在那個地方低著頭，叩頭也不起身呢，啊，就等著他說法呢！等著這個小沙彌說法呢！你說這個小沙彌怎麼樣啊？哈！他沒有什麼話講，他下了座就跑了，就跑回祇樹給孤獨園，跑到佛的那個住的地方去了。

你吃完了飯，不說法就跑了，啊，心裏呀，一定覺得很慚愧，覺得很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可是這個供齋的這個齋主跪了很久，在這地方低著頭，也聽不到講什麼，也聽不見？啊，這個沙彌說什麼法呢？偷偷的抬起頭這麼看，我看他究竟說什麼法？抬起頭一看，這個座上什麼也沒有了，這個小沙彌沒有了！

他看這個小沙彌沒有了，就在這個期間，就開了悟了。開什麼悟了？悟到人空、法空；人也沒有了，法也沒有了！啊，他說，原來這樣！就像，啊，這麼樣子，哈哈，就開了悟了。開了悟了，這光開悟不行啊，得要去求這個給證明，啊，他就跑到祇樹給孤獨園去追這個小沙彌去。

這小沙彌，跑到祇樹給孤獨園，跑到自己睡覺那個房裏，進去了，把門就插上，把門呢，在裏邊close, lock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把門鎖上了呢？他就怕這個齋主來找他要這個法的債，再找他說法，他無法可說，所以就把門鎖上，就怕這個人來，來找他了！誰不知道他剛鎖上沒有好久，這個人果然就來了，來到這就敲他的門，敲他的門，咚咚咚！敲他的門，他也不敢出聲，在裏邊就戰戰兢兢的，嚇的！恐懼的不得了！啊！這怎麼辦呢？把人家飯也吃了，

人家現在來逼著要法，啊，這怎麼辦呢？著急的不得了！這一著急怎麼樣啊？小沙彌也急的開了悟了！啊，也開了悟了！兩個一起開悟，這是這個他也悟到啊，這個人空、法空這個道理了。5530

所以呀，這個因緣呢，不知道有什麼因緣？或者你一著急也會開悟，或者你一歡喜也會開悟，或者，啊，你覺得有什麼境界來了，磕著，碰著，都會開悟的。所以這開悟的，不是一樣的開悟；有的人聽見颯風的聲音，啊，就開悟了；有的人聽見流水的聲音，就開了悟了；有的人呢，啊，或者聽這個鈴鈴一響，風鈴一響，也開悟；或者聽這個鐘一響，也開悟了。

這個，說，那我聽這麼多，怎麼沒有開悟呢？我怎麼知道你沒有開悟啊？我怎麼知道你怎麼不開悟啊？(上人敲鐘)現在聽這個聲音的，有沒有開悟啊？所以呀，這開悟，要等著你時候到了，好像那個煮飯似的，你煮飯飯熟了的時候才能吃，飯一熟了可以吃；你這開悟也要等機緣成熟了；機緣成熟了，磕著，碰著，或者怎麼樣，都會開悟的。

這中國的人呢，中國在過去歷代祖師啊，那個開悟的情形很多很多種，不是一樣開的悟。所以呀，只要你能以專心致志去啊，修行，去研究佛法，總有一天呢，你會開悟的；總有一天呢，你會明白的。所以呢，你現在就是如果開悟了更好！沒有開悟呢，你先慢慢等著，不要著急；不要急的睡不著覺，吃不飽飯呢，不要這麼樣子。

170、廣結眾生緣：

這個念佛呀，應該給眾生來迴向，那麼不為自己來念佛，為大眾念佛。說我，我念這一聲佛啊，就給這一切眾生，這個功德，迴向啊，一切眾生！這個功德更大，這更是圓融無礙。為什麼這樣講呢？因為以前釋迦牟尼佛啊，帶著一班徒弟，到了一個國家去化緣呢，沒有人布施；任何人都供養佛，也不供養佛的弟子。

這一次呢，這個目犍連就沒有跟著佛一起去，所有這城裏頭的國王、大臣、老百姓，都不供養佛。啊，等到目連呢，摩訶目犍連最後他來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城裏的所有國王啊、大臣、老百姓啊，啊，恭恭敬敬的向這個摩訶目犍連來叩頭歡迎，又問他，你用什麼，我都供養你啊，啊，你所需要什麼東西，我都給你，向他問！

等一般人呢，一般佛的弟子就不明白這件事，說以佛這麼樣大的德行，到這個城裏邊沒有人來供養！摩訶目犍連是佛的弟子，反而啊，這麼多人恭敬他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就請問佛！佛啊，向這一切的弟子就說，說為什麼我來，這些個國王、大臣、老百姓不供養我呢？因為我和他們沒有緣，在過去生中啊，沒有種下這個善緣，和他們都是一點來往都沒有阿，什麼緣也沒有。

那麼摩訶目犍連同他們有什麼緣呢？因為啊，在往昔無量劫以前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無量劫以前，摩訶目犍連那時候啊，做一個斬柴的樵夫，斬柴，斬柴懂不懂？到山上去斬木頭，回來拿著燒火，去斬柴。在這斬柴的時候啊，他就把一窩蜂子啊，碰到一窩蜂子，這一窩蜂子啊，就要來螫這個摩訶目犍連。摩訶目犍連呢，當時就念佛呀，就發願，說，南無佛啊！我，你們這一班蜂子啊，不要螫我，等我將來得道的時候啊，我先度你們，我先度你們也去成佛去，你們不要有這種惡心呢，來害人。

他發了這種願呢，所以這一班蜂子也就不螫他了！結果啊，那麼這班蜂子就轉到，這個蜂子王呢，就做這一個國的國王，這一班蜂子裏邊呢，就做國王這個大臣，或著做老百姓，那麼繁殖很多人民在這個地方啊，做這一個國家的國王。那麼現在這個目連呢，做了比丘了，出家做了比丘了，到這個城裏要來，他因為以前發願度它，度這一班的眾生啊，度這一窩蜂子，所以今天他來了，這一窩蜂子都向他叩頭、頂禮，歡迎他。因為什麼歡迎他？就因為宿世啊，在前生他發願要度他們成佛，所以現在啊，都這樣的歡迎他。

由這一件事情啊，這個看來呀，我們每一個人修道都應該結緣，都應該啊，對任何人都要好；啊，發願呢，令每一個人都成佛！不單令每一個人成佛，令每一個眾生啊，所有的這些眾生啊，都度他們成佛。啊，你發這個願，無形中啊，你是看不見的，但是啊，**人與眾生啊，這心裏邊呢，都有一個無線電它會通著的**，你是不覺得，你是看不見的，但是，你對他好，他一定會知道的，在默默中啊，默默中一定會知道的。你應該呀，對一切的眾生，都要存一種啊，度脫他成佛的心。我們每一個人若存這種心呢，到任何地方都有緣。

說，啊，我到某一個地方去，沒有人招呼我，啊，也沒有人理我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我沒有，宿生啊，同這個地方的人沒有緣。所以這個緣呢，是最要緊的！（十二因緣這個緣），最要緊的。那麼每一個人修道，必須要與一切眾生結緣，所謂：**「未結菩提果，先結眾生緣」**。沒有到成佛以前呢，必須要先和眾生結緣。與眾生結緣，怎麼樣結法呢？就是要對所有的眾生都好，以好心對待一切眾生，以好事來待一切眾生；力量能做到的事情，就應該儘量去做好事，所以這都是大乘菩薩的發心，不要做那個小乘、羅漢、自了漢，只顧自己不顧他人。

「欲結菩提果，廣結眾生緣」，就要啊，對眾生啊，要結緣。為什麼呢？眾生就是佛，你對眾生好，就是對佛好；你若對眾生不好，那也就是對佛不好。所以呢，你能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眾生見到你也是佛；你若見眾生啊，都是魔王，那個眾生看見你也是魔王。

你這個眼睛啊，看人家是什麼樣子，人家也就看你是什麼樣子。所以呀，這個我方才說，一切的眾生啊，心裏互相都有無線電，都有無線電互相通著的，你不要以為啊，啊，我這動一個惡念，他不知道？不錯，他不知道？但是**他那個自性上啊，有一種感覺，會知道的**。所以人對人呢，你若對人好，這就

屬陽光；對人不好，這就屬陰的，就屬陰。

171、般刺密諦法師把楞嚴經帶到中國：

智者大師，把每一部經典，都分析出來有這麼三分。等到印度啊，有一個法師到中國來一看呢，說，啊，你所分析的這個和印度這個經典呢，正相符合，是一個樣的。印度那個經典呢，也分出來這麼三分。

有一部《楞嚴經》啊，也分出來這麼三分。天臺智者大師聽說這樣說法，於是乎啊，他每一天，每一天呢，就向西方啊，拜，叩拜，叩拜求這個能看見這個《楞嚴經》的經典。一拜拜了十八年，拜了十八年呢，這麼長久！可是拜了十八年但是他也沒有看見過這一部《楞嚴經》，沒有看過這部《楞嚴經》。

那麼以後在印度啊，國王啊，他認為這一部經典是一個國寶。怎麼國寶呢？這也是龍勝菩薩，到這個龍宮裏呀，去取出來的這一部經典。所以呀，這個國家就把這一部經典呢，也定為國寶了，不准流通到外國去，不准呢，傳到外國去。

那麼這個現在譯經這位法師啊，般刺密諦法師，他想把這個經啊，流通到其它的國家去，尤其主要是中國。他就把這個經典帶著，想要到中國來，誰不知啊，在這海關上啊，被這個檢查的，就給檢查出去，不能，帶不出來。帶不出來呀，那麼他回去啊，就想種種的方法，來想把這個經啊，帶到外國去。

想種種方法也想不出來！以後啊，那麼他想出一個辦法來，就用這個最細的絹網啊，最細的絹網啊，把這個經寫到那個絹子上，寫的小字，寫的最小的字。然後呢，就用這個蠟把它封好了；封好了，把這個臂呀，就割開，把這個臂割開呀，把這個經啊，就放到這個肉的裏邊，然後啊，再用藥啊，把它貼上，膏藥貼上。

那麼等它已經好了，把這個經啊，長到這個胳膊裏邊了。有的人呢，說是藏到腿裏邊，我想啊，因為藏到腿裏邊呢，就不恭敬，所以他一定是啊，藏到他這個或者身上肉厚的地方啊，割開肉，把這個經放到裏邊。那麼等這個傷口好了的時候，他這回到中國來，海關上因為在他肉裏邊呢，這一部經，他檢查不出來了，於是乎帶到這個中國來。

帶到中國來呀，就帶到廣東啊，在廣東這個地方，正趕上啊，這個房融啊，丞相，被貶，貶到廣東來，於是乎啊，就把他請到廣東一個廟裏邊呢，翻譯這個經典。這是啊，這個翻譯經典這個經過，這麼樣困難，所以我們現在得到能研究這一部經典，這幸虧啊，這位法師能用這種的苦心呢，把這一部經典帶到中國來。

啊，你想一想，這一部經典多麼重要呢！在智者大師聽說有這一部經，他就向西方叩拜，天天呢，望空遙拜，拜這個經典，結果他也沒有讀誦過這一部經。那麼我們現在也沒有拜這一部經，現在就遇到這一部經，又可以讀誦，你說這個因緣是多麼殊勝呢！

172、祇樹給孤獨園：

這個**祇桓精舍**，祇呀，就是祇陀太子；桓呢，就是樹林子；精舍，就是很精緻的房子。那麼這一個祇桓精舍，有一個因緣，什麼因緣呢？在舍衛國裏邊呢，有一個大富長者，他的錢呢，有多少，沒有人知道？那麼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這教化眾生。他聽見呢，他有一個朋友對他講，說是佛在某某地方啊，說法呢！這個大富長者叫什麼名字呢？叫**須達多**。這須達多長者呢，一聽見這個佛字，就毛孔聳然呢，啊，就不知道怎麼好了？說，我要見見佛去，這個我現在要去見佛去！

那麼他因為有這種誠心見佛呀，在這個沒有天光，他就看見已經天光了；本來是半夜的時候，他就覺得天光了，就亮了。為什麼那麼亮呢？這時候，這

佛啊，光照著他；因為他對佛，生一種信心，佛在很遠的地方就光照他。照他，他於是乎就起身呢，去見佛去。見佛，走到城門那呢，那個門本來還鎖著呢，以佛，以這個神通的力量啊，把它，這個門自己開了，又自己關上，他就出去見佛。

到那見佛，一聽佛說法，啊，他就高興的不得了，歡喜的不得了。他就問佛，說是你有這麼多的弟子，你在什麼地方住啊？佛那時候，沒有祇桓精舍，就說我啊，這個沒有什麼適當住的地方啊！他說那我給你造個廟啊，我給你造一個地方啊，嗯，因為他自己有錢呢，於是乎他說話也說的很仗勢的，說我可以給你造個廟啊，等我回去，我找地方，找地方給你造廟。

因為他有錢呢，所以回來了，就找地方，各處找地方；一找，就找到啊，這個祇陀太子啊，這個花園子。他看見這個花園子啊，是最適合給佛造房子了。這個地方啊，離這個舍衛國，大約有五里路遠的樣子，那麼這花園子。他就因為這是，這個花園子是太子的，那麼他就太子，他也要買，去和太子去講商量。

這個太子說，你想叫我把這個園賣給你，你做什麼呢？他說我預備請佛啊，造房子請佛在這住。祇陀太子就和他講笑話，說是，好了，你想買嗎？你用金磚呢，把這個園子裏邊通通都鋪滿了，我就賣給你。本來這是個笑話，說的不是實在的，祇陀太子以為他怎麼也不能用金磚把這花園子都鋪滿了。那麼誰知道啊，這個須達多，回去就把自己家裏的所藏的金磚呢，都拿出來，拿出把這花園子通通都給鋪滿了。

鋪滿了，這祇陀太子就和他說，我和你講笑話，我怎麼能會賣給你這個園子呢？你不要以為開玩笑就是真的呢！那麼須達多，這個須達長者就對他，說你呀，現在是太子，將來你就是皇帝！你皇帝君無戲言呢，你不能和我講笑話的，你講了，這就是這樣子了，你想不賣都不可以的。

祇陀太子一聽，也沒有辦法了，說，那好了，你呀，這個金磚把我這個土地你是鋪滿了，可是啊，這個樹木你沒有鋪上金磚呢，你沒有金磚鋪到啊，你這樣子，我們二份了，這個你鋪上金磚的地方就算你的；沒有鋪到這有樹的地方還是算我的，不過我也自己不要，我也送給你來造房子啊，供養佛。那麼這須達多長者，啊，也沒有辦法了，於是乎就接受祇陀太子這個條件。那麼因為這個，所以叫**祇樹給孤獨園**。

這個**須達多**：叫給孤獨長者，又有個旁的名字叫給孤獨長者。怎麼叫給孤獨長者呢？他因為他願意周濟這個孤兒啊，這個鰥、寡、孤、獨這種人。什麼叫鰥、寡、孤、獨的人呢？年老了，沒有太太，這叫鰥夫，老而無妻曰鰥。老年的人，沒有丈夫了，女人沒有丈夫這叫寡，老而無夫曰寡。幼而無父曰孤，小孩子沒有父親，沒有母親，這叫孤兒。老而無子曰獨，等年老的人沒有兒子，這叫獨夫，沒有兒子了，這叫獨。

所以呢，這個須達多啊，專門照顧這鰥、寡、孤、獨這種的人，所以呀，一般人就給他起個名字，叫給孤獨長者。長者，就是很有德行的老年人的稱呼，所以叫給孤獨長者。這是啊，這祇樹給孤獨園呢，這個經過。於是乎呢，須達多長者，就又拿出很多錢，在這造了祇桓精舍。

那麼這個**祇陀太子**：他這個名字又怎麼樣解法呢？因為他這個名字啊，是在那個波斯匿王同人家作戰呢，戰勝了，去打戰戰勝了，是回來，他當戰勝回來這個時候，這個太子降生了，於是乎嘛，就給他起名叫戰勝。這個祇陀呢，翻譯到中文，就叫「戰勝」，就是和其它的國家去作戰，得到勝利了，勝利回來，所以叫戰勝。這是啊，這個祇桓精舍這個因緣。

173、舍利弗：

舍利弗的舅舅啊，叫**摩訶拘絺羅**，那麼和他的妹妹啊，和他的是他姊姊，和

他的姊姊，兩個人常常辯論。可是啊，每逢辯論呢，他這個姊姊一定要輸的，一定啊，辯論不能勝利；每一次辯論呢，都是這個摩訶拘締羅勝利。可是他這個姊姊，這個鷺子，他姊姊叫鷺子。懷孕了之後，啊，可就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！

什麼奇怪的事情呢？他再和他姊姊去辯論呢，每一辯論呢，這回他輸了，他姊姊勝利了。所以呀，這個拘締羅就知道了，說，哦，他姊姊這個肚子裏邊呢，一定是有一個有智慧的小孩子，在肚子裏邊呢，幫著他媽媽來辯論。他的媽媽以前不是這麼聰明來著，現在這麼聰明，一定是有一個智子啊，在他姊姊的肚裏。

那麼這樣他一想啊，哦，我現在要學啊，本領去了，如果不學本領，將來這個外甥生出世的時候，生出來之後，我做舅舅的，這是個老前輩啊，如果被外甥給辯論輸了，這多倒架子啊！太丟人了，於是乎啊，就到南印度啊，去學法。

學法，你說學的怎麼樣子啊？白天晚間呢，都讀書、學法；學的，啊，頭髮也不剃，鬍子也不剃，手指甲也不剪，手指甲長出幾寸長也不剪。為什麼他不剪？不是故意不剪，不是說現在像現在有某某一般青年人也長頭髮、長鬍子，也不修邊幅，但是他不讀書。他這個啊，所以不同的地方，就因為沒有時間來修飾，沒有這麼多的時間，剪手指甲的這個時間都沒有。

幹什麼呢？就是讀書，白天晚間都是讀書。啊，你說這才叫一個真真正正的讀書者。因為讀書啊，把一切的工作都停止了，沒有時間去啊，剪指甲，沒有時間去剃鬍子，沒有時間去剪頭髮，沒有，沒有那麼多的時間。所以一般的人呢，就都稱他叫長爪梵志，長指甲的梵志。

那麼他學啊，把這個南印度這所有的一切醫卜星象、一切的辯論，這一些個

學問都學熟悉了。學熟悉了，回來，就去見他姊姊去了。見他姊姊就問了，說我這個外甥哪兒去了？啊，他姊姊說，你的外甥啊，你的外甥去跟佛出家去囉！哦，他一聽說跟佛出家，就生大驕慢，哈，我的外甥八歲登座說法，就聲震五天，這五印度啊，通通都轟動了，所有啊，幾百個論師啊，都被他給戰敗了，八歲登座說法。

這個他這麼樣聰明的小孩子，怎麼能去跟著這麼一個沙門出家呢？這可太，啊，太可惜了！生出一種大我慢，驕傲，生出一種驕傲心。生出一種驕傲心呢，就去見佛去，去見佛！我去看看這個沙門他有什麼本事，啊，他把我這麼聰明一個外甥給我騙去，啊，給他做徒弟了。

到那看見佛，啊，想盡方法，想這個來攻擊佛，可是沒有什麼方法，想不出來一個什麼方法。讀了這麼多年書，讀了十多年書，指甲都不顧的剪，回來想就是預備和他這個外甥來辯論的，誰不知回來都用不著了，啊，外甥又跟佛出家了。現在見到佛，也不知用什麼所學的哪一種書來和佛來辯論好？想來想去，他想出來一個宗了，就和佛立出一個宗。立什麼宗呢？佛就問他，你以什麼為宗啊？

他說，我以不受為宗。不受，你無論講什麼，我也不接受你的；你說什麼，我也不理，啊，我就是不受你所說的道理，我看看你有什麼辦法？你講什麼，我都不接受，以這個為宗，你講了！佛說，啊，好，你以不受為宗，那你還受不受這個，你不受為宗這個見呢？佛這一問他，把他問的，如果說受這個見吧，這又是受了；如果說不受啊，不受這個見，根本就沒有宗了；你說以不受為宗，這個就是個見呢！就是你這種知見呢！如果說受，自己也立不住了；說不受，自己更自語相違，自己根本就沒有道理了，立出來一個好像一棵樹啊，沒有根了；如果說自己受他這個見，這根本就自己的立這個宗立不住了。

在沒有辯論以前呢，他和佛打賭擊掌，說我若辯論輸了，我就把頭割下來給你；你要是輸了呢，你就要把你這個徒弟，把我的外甥還給我。那麼這一回一敗塗地，就跑了！啊，一想，自己這個頭割下來，這不就完了嘛，這怎麼可以的，於是乎就跑了。跑了，跑出大約有五、六英哩，五、六mile，自己一想，哎，我是個男人呢！我怎麼講了話可以不算呢？我說要如果辯論輸了，就要斬我自己的頭，那我現在跑了，怎麼可以呢？自己這麼一想，唉！回去自己把自己頭砍下來算了！就跑回來，跑回來幹什麼呢？就和佛要刀，說，你把你的戒刀給我，你給我一把刀。

佛說，你要刀幹什麼？他說，我已經和你立這個辯論呢，我已經輸了；輸了我要砍下我的頭給你。佛說，在我佛法裏頭，沒有這種方法，你輸了就算了，何必又斬頭呢？佛於是乎就給他說法，一說法，他當堂就得到法眼淨，就開了法眼了，法眼就開。所以法眼一開，知道佛法是奧妙無窮的！原來我學了這麼多年外道法呀，啊，連佛這個法，萬分之一都不如的！所以呀，也就跟著佛出家了。不單沒有搶回去自己的外甥，啊，自己也跟著佛出家了。這是這個舍利弗的舅舅啊，有這麼一個因緣，所以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認識這個舍利弗。

174、摩訶目犍連：

「摩訶目犍連」：目犍連，翻譯成中文叫這個「萊菔根」，又叫「采菽氏」；他的名字呢，叫「拘利陀」。拘利陀，也是一個樹的名字，也和啊，這個大迦葉這種的因緣呢，相同。大迦葉，也是他父親、母親呢，向樹去祈禱，去求，生了他。目犍連呢，也是這樣子。他父母向這個拘利樹啊，去求子，生了他，所以就叫拘利陀，以這個樹做名字。

在這個目連呢，他的母親呢，雖然去求神，但是不信佛、不信法、不信僧、不恭敬三寶，並且還毀謗三寶。說三寶如何不好，如何不可以信，破壞。所以在這個目連的母親呢，死了，就墮地獄去。等到這個目連證得六通的時候，

得到證羅漢果。證羅漢果，他就徧觀這個世界找他母親，一看他母親呢，墮了地獄了！他因為啊，開了佛眼、法眼、慧眼呢，這得到五眼六通。

看他母親在地獄裏受苦，也沒有飯吃，於是乎啊，他就托著一鉢飯，拿著一鉢飯，去給他母親送飯去。到了地獄裏了，把這一鉢飯給他母親，他母親呢，在生的時候，貪心很厲害，作惡鬼呀，仍然還是這個貪心。怎麼樣呢？她用一個手啊，拿著這個鉢呀，那個手啊，用這個袖子就把這個鉢呀，來蓋上，來擋住；擋住，趕快的跑，跑到那個沒有鬼壓，沒有什麼人的，沒有一切惡鬼地方，她拿出這個鉢裏頭的飯，自己偷者吃。為什麼她遮者呢？她怕被其他的惡鬼來搶。她這個吃，這個飯到到她口裏頭啊，就變成火。什麼道理呢？因為啊，她的業障太重了，罪業太深了，所以呀，就是再好吃的東西，她也不能吃。

啊，目連呢，雖然神通第一，現在也沒有咒念了，也沒有神通，沒有法子了。沒有法子，去找師父去囉，啊，這個徒弟所學這一些個本領到那也都用不上了。於是乎就回去啊，到祇桓精舍，找釋迦牟尼佛。說我母親墮地獄了，我給她送飯去，啊，她一吃這個飯就變成火，這怎麼辦呢？啊，求這個世尊慈悲啊，救一救我母親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啊，就給他出一個方法。什麼方法呢？就說啊，妳母親呢，因為毀謗三寶罪業太重了，現在呀，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呀，救得了妳母親。想救妳母親呢，應該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佛歡喜日，僧自恣時，在這一天，你呀，設上盂蘭盆供。盂蘭盆供啊，就是「解倒懸」的供。

解倒懸的供啊，你先供十方僧，在這個十方僧啊，沒有吃這個東西的時候，你自己不可以吃的；你先要供佛、法、僧，然後啊，再可以用這個東西。這一天呢，你來供養三寶，你的母親呢，就會離苦得樂。所以呢，目連呢，就依照這個方法來呀，設這個盂蘭法會、盂蘭盆供。

所以呀，在這一天呢，每一年到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那麼每一個寺廟裏頭啊，都有這盂蘭法會，超度啊，過去七世的父母，和現生的這個父母。說，有的人說，我父親母親還沒有死呢，那我怎麼辦呢？父親母親沒有死，你超度啊，過去七世的父母；超度過去的父母，現在的父母也會增福延壽。所以呀，這個目連呢，他的神通第一。

175、休夏自恣：

在佛教裏頭啊，有叫結夏安居這個規矩。怎麼叫結夏呢？結夏，是從四月十五，到七月十五，這個三個月的期間，這叫九旬安居，這叫安居。怎麼安居呢？安居，就是啊，住到那個地方，什麼地方也不去，也不旅行，也不去holiday（渡假），到處都不去。為什麼呢？

第一的、這個天氣很熱的，若各處走啊，也很熱；這個四月到七月在印度更熱，我們這個地方是沒有那麼熱，這天氣熱。

第二呢，避免呢，踏死這個蟲類。因為啊，養成自己這種慈悲愛護眾生的心，所以呀，在四月十五，到七月十五這個期間呢，腳不踏生蟲；這個腳啊，不想把這個蟲子啊，給踩死，所以呀，這叫結夏安居；又叫結制。那麼結，就是結果那個結；這個頭一個結。

還有一個，等完了呢，又叫「解制」；解制啊，就是(解釋的那個解了；最後，這是解釋的那個解；就是須菩提解空第一，就是那個解)。那麼在最初啊，就叫結果的結；就是結夏，結夏安居。在這九十天之中啊，這個出家人呢，就是比丘啊、比丘尼啊，和佛啊，都住到一個地方，什麼地方都不去的。因為這時候蟲子很多，在路上你若一跑路，就會把蟲子啊，這一切的生物啊，會給踩死。尤其印度那個地方，我相信那個蟲更多，所以呀，佛在這個時候就結夏，這叫結夏安居。

休夏：休夏，就是把這個結夏圓滿了，休息了，休止了，就是這個夏，已經啊，滿了，已經圓滿了，所以這叫休夏。在這個解夏，這個時候休息了，停止了，這叫休夏。自恣：怎麼叫自恣呢？這自恣僧啊，是在這個三個月的期間，或者呀，也不知道誰有什麼過錯，也不知道誰啊，犯什麼毛病了，在這個結夏完了之後啊，大家都要共同檢舉。共同檢舉，也就是啊，大家你若知道你的過錯，就要坦白；你若不知道你的過錯，就要旁人要檢舉。

自恣啊，就是恣汝所問，你願意怎麼樣講都可以的。在這時候我說你的過錯，你也不能就不滿意，你要互相啊，來說過，你說我的過錯，我說你的過錯；你說我有什麼不對了，我說你有什麼不對，這大家互相勸勉，這叫互相警惕。你呀，就把我的毛病都找出了，我把你的毛病也給你找出了，這互相都沒有毛病了，這叫啊，互相啊，勸善規過。勸你啊，往好的地方去做，規諫你呀，不要再犯過。

這個休夏自恣呢，就是有這種的作用，令人呢，改過遷善，改過自新。所以呢，這個「以前的種種，猶如昨日死」，以前的一切，好像昨天死了一樣。「以後的希望啊，猶如今日生」，就啊，做這一些個有益的身心的事情，不要做一些個沒有益身心的事情，所以這叫休夏自恣。

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叫休夏自恣。休夏自恣，有三天；十四、十五、十六這三天。這是啊，這一切的出家人呢，要互相啊，檢過；互相啊，檢討他的過錯，有三天的時間，所以叫自恣。自恣啊，就是隨便你問，隨便你呀，說我的過錯，也不生煩惱，不發脾氣。

在這個父母的死亡這一天呢，如果你有一種孝心的，提起來父母死亡這一天呢，就很，心裏覺得很難過；啊，想起父親、母親對自己那麼好，自己也沒能孝順父母，這真是一種啊，遺憾！所以呀，就不講它。可是不講，但是人

人都知道，他父親、母親死這一天呢，不講，是不講啊，諱日，是諱日，可是啊，人人都知道。

知道呢，又想在那一天呢，來供養三寶，來做種種的善事；供養三寶做種種的善事在這一天。為什麼在這一天做種種的善事呢？好超度自己的父母，令父母啊，由這個地獄裏而升到天堂上去。那麼尤其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這是啊，結夏安居也圓滿了。

結夏安居，今天一頭，我說過，就是從四月十五，到七月十五這期間呢，就叫結夏，出家人呢，在這個時候，什麼地方也不去，也不走動。行步防傷螻蛄命啊，走這個路啊，就怕傷這一切的很微細的這個生命，所以呀，就哪個地方也不去了。這九十天呢，這叫結夏；等這個圓滿了，這叫解制，就把這個制度啊，解除了。

176、盂蘭法會：

怎麼叫盂蘭法會呢？我現在講一講這盂蘭法會。盂蘭法會，怎麼來源呢？就是啊，因為這個摩訶目犍連呢，他啊，最初得到這個六種神通；得六種神通啊，他就先觀察他的母親在什麼地方？他用這個六種神通一來觀察他的母親呢，他母親墮落到地獄裏去了。怎麼墮落到地獄呢？因為他母親在生的時候啊，專門歡喜吃這個魚鱉蝦蟹；吃這個魚鱉蝦蟹還不要緊，她專歡喜吃這個魚子！啊，你說這個魚子，她一吃，就有多少生命？這個生命太多了！因為他不信三寶，也不信佛，也不信法，也不恭敬僧；因為有這不信三寶這個罪過，再加殺生的過錯，於是乎嘛，就墮落地獄裏去了。雖然摩訶目犍連證得六通了，但是也還度不了她。

那麼目犍連一看他母親在這個地獄裏受苦，啊，他也著了急了，這個定力呀，也就不定了。不定，怎麼？他就用這個神通啊，就到地獄去啊，拿著一鉢飯，餵他母親，拿著一鉢飯餵他母親，給他母親吃。他母親在生的時候，就孤寒

的不得了。怎麼叫孤寒呢？就捨不得，什麼也捨不得，很孤寒的。你叫她，哦，說是布施幾個錢呢，她心也痛，肝也痛，肉也痛！說，「捨錢如割肉」，這就這個道理，她不捨得。

不捨得，這回啊，她兒子拿了一鉢飯呢，拿了一鉢飯給她送來，她，啊，你說怎麼樣？這個用左手啊，她拿著這個鉢，右手就搗上，這麼搗上這個鉢，就把這個鉢搗著，這麼蓋上它。為什麼蓋上它呢？她怕旁人呢，搶她的來吃！她就自己呀，拿到那個沒有鬼的地方啊，自己這個鬼鬼，這真是鬼鬼崇崇的！鬼鬼嗦嗦的，啊，就偷著來吃。誰不知啊，拿起這個飯往口裏一放，就變成火炭了！不能吃，吃不下去。

這什麼道理呢？我以前講過，那個餓鬼呀，肚子大，像鼓那麼大！那個咽喉啊，細如針鋒，就像那個針的那個尖呢，那麼細！所以呀，他吃東西，也吃不下去。況且，她無論什麼好吃的東西，一放到她口裏，就變成火炭了。因為這樣子，這目連雖然有六通，也沒有法子了，也沒有咒念了。你聽的懂嗎？說，沒咒念了！沒有咒念了！啊，不知道念什麼咒了？沒有咒念。沒有咒念，自己有神通也沒有用了！這個時候啊，他就著急了！一著急，啊，回去找師父去囉！

於是乎又用神通跑到佛的面前，跪到佛前說，我的母親墮地獄了，求佛慈悲，你幫忙我把她救出來囉！等佛呀，就對他講，說，你呀，你母親因為毀謗三寶，不恭敬三寶，不信仰三寶，所以就墮地獄了。你若想救你母親呢，不是你目連一個人可以救的，你要啊，用這個十方的僧，來呀，超度你母親。

你怎麼樣用十方僧來超度你母親呢？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你要做點好的齋菜，啊，做點好的飲食，在這個你沒有供佛、沒有供僧之前，你自己呀，不要先嚐，不要先，啊，嚐一嚐什麼味道，不要先嚐的。你要啊，辦這個齋，來供佛、及僧；仗著十方大德的，這高僧的這種的道業，可以超度你母親；

不然的時候，你沒有法子能救得了你母親。那麼目犍連呢，聽佛這樣的教導他，於是乎他也就在這一天，請十方大德高僧，來超度他母親。他預備的上等最好的那個珍饈妙味，來供養佛！於是乎呢，他的母親也就升天了，就藉著十方大德的力量，也就升天了。

因為這種關係，所以呀，傳至到現在，七月十五這盂蘭法會，還仍然呢，流行：仍然呢，每年都有這種法會，使每一個人呢，都超度過去七世的父母，那麼這是啊，佛教的一個紀念。因為這種紀念日，所以呢，現在這個波斯匿王，也就在這一天呢，來請佛、供齋，來呀，供養三寶。

那麼這「盂蘭」，盂蘭兩個字，究竟怎麼講呢？盂蘭兩個字啊，這是這個印度話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解倒懸」。那個也可以說結倒懸，就是倒著掛起來這個東西，你把它解開了。言其這個鬼呀，在地獄裏頭，就好像倒著掛上這個人一樣的，啊，非常辛苦。所以呢，這個盂蘭法會，就專門解決這個餓鬼的痛苦，所以呀，可以升天。因為這個，傳流到現在，都仍然有這個法會。

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又叫佛歡喜日，這一天叫佛歡喜日。僧自恣時，就是僧人呢，自恣的一個時候。這一天，供養三寶的功德，比平時啊，大百千萬倍！

177、迦陵仙音：

迦陵，迦陵啊，是個鳥的名字，叫迦陵頻伽。這種鳥啊，牠沒有出這個蛋的時候，牠在蛋裏邊呢，牠就叫啊，叫的很遠就可以聽得見的；那麼出了出蛋了，牠叫的聲音更大了！那麼這個「迦陵仙音呢」：這不是說的這個鳥的聲，是說佛呀，這個聲音，好像那個迦陵頻伽那個鳥啊，那種音呢，啊，婉轉和鳴啊，這個叫的非常是美耳中聽，人人都歡喜聽的，這是啊，這個迦陵仙音。

好像啊，這迦陵頻伽鳥這種仙音。仙呢，這釋迦牟尼佛，他是過去是修忍辱仙，那麼現在成大覺金仙；佛呢，叫大覺金仙，所以說迦陵仙音。迦陵仙音，

就是佛的音。

講起這個佛的音聲啊，那是啊，什麼地方都可以聽得見的。佛在印度說話，我們在美國這都可以聽得見的；可是要有緣的，沒有緣的，你聽不見的。比這個用這個無線電呢，啊，廣播啊，聽的都清楚，比打無線電報都快。

有一次啊，這個目連，就有一種好奇的心，就是這神通第一這個目連呢，他啊，好奇心，說這個佛的音聲，我看看到多遠佛的聲音可以聽不見！他就用他的神通就，這個經上說向西方走，不是向西方走，向東方走！這個目連呢，向東方走，用他的神通啊，走到無量、無量、無量那麼多，不知道多少個國土了，百千萬億佛土，到那個地方。

到那個地方，還是聽見佛那個聲音，像在他耳朵旁邊那麼說法一樣，還是那麼響亮！到了東方啊，一個那個國家，那個人呢，東方那個人呢，哦，都高得不得了！大約最矮的也有幾十丈那麼高。摩訶目連到那個地方，人家用那個鉢呀，那個鉢呀，大約都有我們這個房子這麼大，吃飯這個鉢啊；吃多少飯，那是更不要講了，當然比我們都吃得多。那個地方啊，用這個鉢，就是這個鉢啊，那個圓的那個鉢，目連到那個地方，站到這個鉢的緣上啊，就這個鉢的邊緣，邊上，在那看人家吃那個飯。

這地方的人說，哇！什麼地方來這麼一個人頭蟲啊？從什麼地方來這麼一個人頭蟲？說這個人頭蟲，說是一個蟲子，啊，因為他太小了，所以就叫他叫人頭蟲。跟這佛就說了，說，你不能這樣講，這個是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摩訶目連呢，他的神通第一呀，你不要把他看的看不起他，他不是人頭蟲啊！

那麼這個弟子啊，才知道，喔！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他這麼小啊，啊，像個小蟲子似的！啊，所以呢，這個目連用他的神通，用盡他的神通，啊，

這個還找不著佛的聲音邊際。

178、須菩提：

這個須菩提呀，他啊，也是十大弟子之中的一個，他是解空第一。解啊，就是明白，他明白空理呀，是第一位，第一個明白空理的。那麼這個須菩提呀，在出生的時候，他啊，叫「空生」。怎麼叫空生呢？很奇怪的，他一出世的時候啊，他家裏所有的財寶都沒有了，都空了；這個倉庫裏邊呢，所有的金銀財寶啊，也都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也都空起，空了；所以呢，就叫啊，空生啊，叫空生。

那麼他等過了七天之後啊，這個財寶又都現出來了；本來都沒有了，這回又都有了，所以呀，又叫「善現」，又叫善現。(現，就是發現的現)；又現出來了。又現出來了，所以他的名字又叫善現，善現。

等到他父親、母親生了他之後，就要去問一問呢，這個小孩子是好啊，是不好？就去問這個算卦的先生。算卦的，你們差不離有什麼事情都問，看爻卦，問易經。易經，這它印度大約沒有易經啊，也有這個算卦的書，這叫卜筮(尸)的書。就去啊，請這個算命的，給算一算這小孩子好不好啊？那麼一算，得到的既善且吉，又好、是又吉祥。(這個吉，就吉祥的吉)。

所以嘛，他的名字又叫「善吉」，又叫善吉。啊，所以他有這麼三個名字，這是須菩提，翻譯成啊，有這三個意思。一個叫「空生」，一個叫「善現」，又叫「善吉」，這是須菩提呀，他這個名字的來源。他啊，是解空第一，所以在《金剛經》上啊，他是一個當機眾，當機者。他啊，請示釋迦牟尼佛這個般若這個道理。所以呢，這是這個須菩提呀，的名字的來源。

179、鬼逼禪師：

現在給你們講一講這個結跏趺坐的公案，在以前呢，有一個趕經懺的和尚。

怎麼叫趕經懺呢？就是超度亡魂的；有死人呢，就請他去給念經。這叫在出家人裏頭的術語呀，叫嚕嚕辟，嚕嚕辟。這趕經懺，專門呢，去給有誰死人了，他就請他去就給念經；念經啊，就給多少多少錢？好像現在在香港，念一天經都要一百塊錢，一百塊錢一天呢！這和尚，你請和尚來念一天經啊，這要給一百塊錢的。

但是你還請不到和尚啊，現在香港念經的和尚啊，哦，那快的不得了；因為人死的也多，很多人都要請和尚給念經。不像美國這，請一個牧師去給怎麼樣啊？叫彌撒，就得了。啊，香港那要請和尚，有的請七個的，有的請五個的，有的請十個的，有的請四、五十個都有的；若錢多的，就請幾十個和尚到家裏去給念經，超度亡魂。

這個趕經懺的人呢，也就是做這個事情。做這個事情啊，有一天呢，他念完經就回廟，回到寺院裏去。可是啊，走到一個家裡邊呢，就有狗咬他；狗咬他，裏邊就有兩夫婦，兩夫婦，這個男人呢，就趴著窗，望是誰啊？這狗咬什麼人呢？那個女人就問，這個太太就問，說誰呀？誰呀？問他的丈夫。

他丈夫說，誰？就是那個趕經懺的鬼嘛！他自己在外邊也聽見了，人家叫他叫趕經懺的鬼。趕經懺鬼，於是乎啊，他就心裏，喔，怎麼叫我趕經懺鬼呢？他不叫我趕經懺佛呢？也不叫我趕經懺的神仙呢？叫我趕經懺的鬼！於是乎走了，往廟裏走，偏偏天上又下雨，下雨他就到一個橋，這個橋底下，(屋崙橋這個橋啊)，到那個橋底下，坐到那橋底下避雨，避這個雨。避雨啊，他就想，哦，我打一打坐了！於是乎他就結起雙跏趺坐了。

結起雙跏趺坐，這麼一坐的期間呢，哦，就來兩個鬼。來兩個鬼怎麼樣講呢？這兩個鬼說，哦，這個地方有個金塔，啊，我們快叩頭了！這金塔裏邊呢，有佛的舍利子啊，我們若叩頭啊，給這佛的舍利叩頭，我們的罪孽就很快就沒有。於是乎兩個就叩頭拜。叩頭拜，拜一陣間呢，這個趕經懺鬼，腿痛

了，把這個雙跏趺坐，就打開；打開，就結單跏趺坐。這個左腿呀，在上邊，右腿在下邊，這叫單跏趺坐。

他一結這個單跏趺坐，這兩個鬼一看，說是，啊，怎麼這個金塔，變成銀塔了呢？變了呢？那個鬼說，你管它變不變呢，我們銀塔也一樣拜，我們還拜了！兩個就拜，又叩頭，大約叩了有或者半點鐘、一點鐘、二十分鐘，不過那時候，或者也沒有鐘，也沒有地方查去，這是一個公案。那麼就他腿又痛了，又痛，就把兩條腿都伸開了，像我們普通，哦，這個懈懈怠怠的，就這麼往後一靠，這麼伸一下，想要躺下了。這兩個鬼叩頭起身一看，說，哦，怎麼變成泥巴了呢？趕快打！就要打他。

這兩個鬼一要打他，他又生了恐懼心了，又趕快結起雙跏趺坐。這兩個鬼說，啊，這真是有佛的舍利呀，它一陣間就變金塔，一陣間又變銀塔，一陣間又變泥巴，這我們不要再停止叩頭了，趕快叩頭！一叩，叩到天光。這個經懺鬼一想，哦，我結雙跏趺坐就是金塔，結單跏趺坐就是銀塔，我不坐了，就變成泥巴，變成泥巴了。

哦，這都還要修行哦，從此之後不趕經懺了，於是乎就埋頭苦幹，專門用功苦修，一修就修成了，修成功開悟。開悟，一般人給他送個別號啊，叫什麼名字呢？叫「鬼逼禪師」，這個鬼呀，把他逼迫的修行了。如果沒有鬼想要打他，他還或者又拖拖拉拉的不願意修行，拖延時光。那麼這鬼呢，幫助他，令他開悟了，這叫「鬼逼禪師」。

180、孝道：

所以在中國啊，講這孝道。尤其最重要這個孝道，在中國有一句俗語說啊，「百行厂厶」孝為先，萬惡姪為首」，百行孝為先，一百種的善事啊，這以孝順父母這是最根本的善，根本的這種道理。

所以在中國講有二十四孝，那二十四孝啊，有「**唐湘哭瓜**」，唐湘啊，是個人的名字，姓唐，叫唐湘。他父親、母親呢，有病，想要吃瓜；就這個瓜是甜瓜，很甜的，在北方，中國北方有那種甜的瓜。他父親、母親想這個東西吃，在冬天根本就沒有的。冬天下雪，怎麼會有瓜？所以他就啊，用一粒瓜籽，種到地下，他就趴在那個地方搗著瓜，就在那個地方哭！

啊，說，我怎麼，這瓜快點生出來，要結了瓜，給我父親、母親好吃啊！他這麼一哭，你說很奇怪的，哈！這也不知道是菩薩的感應啊，是佛的感應啊，也不知道是鬼神的感應；總而言之啊，這個瓜就生出來，就開花，就結果，就結個瓜；啊，他拿回去就給他父親、母親吃了。這個呢，就是因為他一念的孝心，為他父親、母親這一點的真心，就有這種的感應。

還有那個「**孟宗哭竹生筍**」，孟宗，也是個人的名字，他父親、母親想要吃竹筍；竹筍呢，這個竹有這個筍呢，想吃這個東西。他也在那，啊，一哭，這個竹子就生筍了。所以這個事情啊，啊，很奇怪的，你不能以這個思想來了解它。

還有那個「**王祥臥魚**」，王祥啊，他父親、母親想魚吃；想魚吃，你說怎麼辦呢？他也沒有錢買魚，這又是冬天。他就把衣服都打開來，趴到那個冰上。冬天那個北方，那個冰都凍得很厚啊，他不穿衣服在那個，躺到冰上，來臥這個冰。臥冰幹什麼呢？求鯉，想得到一條鯉魚。在這個時候呢，啊，這就有鯉魚從這個，把冰唔化了，果然就得到鯉魚。

得到鯉魚啊，等他回去，到了家裏給他父親、母親一講這個道理，他父親、母親說啊，那不要吃這個魚囉！這個魚大約是龍王送出來的，這是龍子龍孫呢！啊，於是乎他父親、母親沒有吃這個魚，病也就好了。這就說啊，孝順父母啊，有這種感應，孝感動天。

大舜因為孝順，所以呀，感的「象為之耕，鳥為之耘」，有這種感應。在這個為人子的，一定要對這個孝道，特別注意的，所以這天倫；天倫呢，就講，最注重的就是孝道。

181、摩頂：

在佛教裏頭啊，這摩頂，表示一種什麼呢？表示一種慈悲呀，愛護眾生。佛啊，也講愛護，也講愛；可是這個愛，與一般的愛不同；這個愛呀，是慈悲而愛護眾生，是啊，保護著眾生，令眾生啊，一切的魔障啊，都沒有了，不是啊，像一般人所講的這個情愛。所以這個地方呢，我們人要特別用一番功，來研究啊，這個道理。

那麼佛呀，愛護一切眾生，他對一切眾生啊，比這父母愛護子女更厲害，所以呀，他這個摩頂，就表示他一種深愛的這種意思。所以呀，佛講摩頂，這在佛教裏頭的這個摩頂啊，就表示對你有一種愛護啊，的意思。這個摩頂，又可以說是啊，他用這個佛光來注照你；這個手給你摩頂，就好像給你打這個注射清血藥針似的。

啊，給你，這打什麼針？他用這個手，一摩你這個頂啊，那佛手上就放光；放光啊，就把你呀，內裏邊的黑暗都給照除了。照除你的黑暗，就令你呀，諸惡消滅，善根增長；諸惡，什麼惡都消滅了，善根增長。

啊，說，啊，哎呀，那我可錯過機會了；我若生到佛的時候，給叫佛摩一摩我的頂，我也諸惡消滅了，善根增長了。誰不叫你生在佛的出世的時候來著？誰叫你生在現在的時候來著？這不能怨人家，也不能啊，說是後悔；也不要後悔，也不要怨人，也不要怨天，也不要怨佛。

這是我們現在生在這個時候啊，就學這個時候，在這個時候學佛法。我們現在如果誠心了，感動啊，佛也會來摩我們的頂，啊，也是這樣愛護我們。佛

雖然入涅槃了，還是啊，佛還在啊，一切處啊，清淨法身徧一切處。你不要認為佛啊，離開我們了。

佛，時時都和我們同在的；佛，時時都和我們在一起的；不過我們看不見佛。我們這是啊，一天是行住坐臥、吃飯、穿衣服，都在佛這個法身裏邊，沒有超出佛法身之外的。所以我們和佛啊，是常常在一起，不過自己看不見佛，這個肉眼沒有那麼大神通，那就沒有辦法了。

182、佛的一個堂弟：

我講講這個阿難陀他有個哥哥，他哥哥叫誰呢？因為我講這阿難，講了好多了，現在把他哥哥給介紹出來。他的哥哥叫孫陀羅難陀，怎麼叫孫陀羅難陀呢？他這個所以就分別不是這個阿難陀，是另外一個。這個難陀呢，是孫陀羅的。孫陀羅又是誰呢？孫陀羅，就是難陀的太太，說這個難陀，就是啊，孫陀羅的難陀。怎麼叫孫陀羅的難陀呢？因為啊，這孫陀羅難陀和他的太太孫陀羅啊，感情最好，這夫婦啊，簡直的如膠似漆呀，啊，一天到晚都粘到一起，這麼好。

那麼有一次啊，佛就到去度這個孫陀羅難陀，佛啊，拿著鉢就到他家裏去乞食。乞食啊，這孫陀羅難陀一看佛來了，就把他太太呀，往一邊一推，說你快，等一等，我去供養佛去。他太太說，你去供養佛，你快點回來啊！你不要去了就不回來；他說，當然我快回來了。

那麼這個孫陀羅呀，就吐了一口這個唾沫；廣東人叫口水，就口裏吐出來這個唾沫，吐到地下。大約當時的地下都是那個泥土的地。說你呀，回來的時候，我不准你等這個，我這個唾沫乾了，你才回來；等它不乾以前你就要回來。這就表示啊，叫他快一點回來；如果你要是這個唾沫若乾了你回來呀，那時候我就不准你上床了；就下這樣的命令給這個孫陀羅難陀。

這孫陀羅難陀就依著命令去做，說我一定快回來，就拿著這個菜呀，和飯呢，就要給佛裝鉢去，往佛這個鉢裏頭啊，給添鉢。添鉢，誰不知這個佛也很古怪，怎麼樣呢？用起來神通了。他給他添，他往前走一步，他就往後，這個阿難陀總跟不上這個佛；佛就往後退，他就往前追；一追，就追到祇樹給孤獨園去了。啊，從他家裏那追到祇樹給孤獨園，大約也都有很遠的路程。

到那地方，釋迦牟尼佛說，你不要回去了，你在我這出家了！這個孫陀羅難陀發了毛了這回，就驚起來了！說，這不行啊，我不能在這啊，啊，孫陀羅等著我呢，我不能在在這出家的！佛說，你不能出家，我給你看點東西，你試一試。佛就用神通帶著這個孫陀羅難陀呀，就走到一個地方；看見呢，這個地方有很多這個猴子。

佛就問孫陀羅難陀，說，你看這個猴子啊，長的美麗啊，還是你的太太孫陀羅長的美麗呢？這個孫陀羅難陀說，當然是孫陀羅長的美麗嘛！孫陀羅怎麼能和這個猴子來比呢？啊，佛說，哦，那你這個見解是很對。

於是乎啊，佛又帶他就到天上去。到天上啊，看見這一個天宮裏邊呢，有很多的宮人在那收拾地方，收拾地方。這裏，天宮裏邊呢，有五百個天女；這天女當然生的美麗的不得了！那麼孫陀羅難陀就問這一些個做工的人，說，你們在這做工，是做什麼啊？這些工人就說，因為啊，佛有個兄弟叫孫陀羅難陀，我們這個地方是給他預備的，等到啊，他修行啊，成了之後，他就到這個天上來呀，享福；將來到天上來享福。

這五百個天女呀，就都是給他做太太的，給孫陀羅難陀做太太的。啊，孫陀羅難陀一聽，高興的不得了，非常高興。完了，佛就問他，說，你看這天女和孫陀羅比較，是哪一個美麗啊？這個孫陀羅難陀說，當然那個天女美麗了嘛！這個天女比孫陀羅，孫陀羅就等於那個猴子那麼醜怪了，這個天女是相貌長的好。啊，那好啊，將來這個地方就是給你預備的。

在這個地方看完了，佛又帶他到地獄裏去。到地獄裏呀，一看，那有兩個鬼，在那燒油鍋呢！燒油鍋，一個就在那睡覺，一個鬼在那睡覺，一個鬼呀，就在那，雖然沒有睡呀，也還睜不開眼睛了。啊，難陀一看，這兩個鬼燒油鍋，一點都不肯實實在在來做工，啊，這鬼也這麼懶惰！他心裏這樣想，這鬼也這麼。

於是乎他就，啊，來多事，問一問，說，你們在這燒油鍋幹什麼？這個睜不開眼睛的這個小鬼呀，啊，把眼睛一睜，一瞪眼睛，說，你問它幹什麼？他說，我問，我想知道嘛！這個孫陀羅難陀說他想知道。啊，你想知道啊，那我告訴你，因為佛呀，有個堂弟，他修人天的福報，生到天上去啊，享五百年的天福，然後又墮落，會墮落，就會又會掉下來；掉下來，就下地獄。下地獄啊，我們就用這個油，燒這油鍋就是給他預備著，將來預備就是把他活炸了，用油鍋把他炸上了。

啊，這個孫陀羅難陀一聽，這毛骨悚然，啊，這回可真知道，啊，生到天上去又要墮落，又要到油鍋裏來被油來炸。啊，於是乎一想，哦，這天上女，天女那麼美貌，我在天上五百年之後，還要用油鍋來炸我，啊，沒有什麼意思喲！回去都還跟著佛出家做和尚好了。於是乎啊，也不想孫陀羅難陀了，就跟著佛出家了。這是佛的一個堂弟，有這種的因緣。

183、巢父、許由：

那個唐堯啊，就是帝堯啊，(堯舜那個堯啊)；帝堯，當時啊，他年紀老了，想要把天下讓賢呢，讓給這個賢而有德的人。現在你看，巴結去想做總統，巴結去想做官，用這個攀緣的心去做去。這個帝堯那時候啊，他做皇帝不願意做了，就願意讓給其他的這個賢人；賢人，就是有德行的人。

他聽說有個巢父、許由，這兩個人是很有道德的。於是乎啊，他就想去把這

個天下讓給巢父。啊，巢父，怎麼叫巢父呢？他住的地方啊，很古怪的，像那個雀窩似的，在樹上啊，牠窩那麼一個窩，他就住到那個窩裏頭。他喝水呀，就用這個手捧著水來飲；有人看他沒有東西飲水，就送給他一個瓢，一個喝水的東西。

他掛到那個樹上，這個樹，風吹這個瓢，咚咚咚咚一響，他把這個瓢，啊，拿掉到一邊去，不要了，嫌它麻煩。所以呀，帝堯聽見他這麼清高，想把天下讓給他。到那和他一講，說是啊，我現在年紀老了，你應該出來呀，做皇帝，我把這個皇帝的位置啊，讓給你了。巢父一聽，啊，望望掩耳去，就看看你，你和我講這麼話，真是，我真不願意聽。於是乎啊，你把我耳朵都給我弄髒了，你和我講這種話，把我耳朵都給髒了，於是乎就跑到那個河裏頭洗耳朵，洗耳朵去。

去洗耳朵，偏偏這有一個許由，這許由牽著牛啊，在這飲牛；飲牛，就問他，說，你洗耳朵幹什麼？他說，你看這個帝堯，啊，真討厭！想把這個國家交給我，叫我做皇帝，把我耳朵都給我聽的污了，污了我耳朵了，所以我要洗乾淨了它。這許由一聽，哦，那你這個洗耳朵的水，我這牛不能飲的，我這個牛不能喝這個污濁水。

於是乎啊，把這個牛牽到上流去飲那個乾淨水。你看，給他皇帝都不做，他說把耳朵給污濁了。現在，說，你舉我做總統；啊，你選我做省長啊，到各處去交際聯絡，哦，又請人吃飯，又叫人家給他拿錢，他也給人家錢，花錢買票，你投一票我，有這種情形，這都是屬於攀緣心。那麼什麼是沒有攀緣心？好像巢父啊，許由這樣，沒有攀緣心；啊，這真是啊，清高到極點了，最清高了，沒有攀緣心。

184、玉帝和修羅：

這個阿修羅啊，最歡喜就是打架，最歡喜呀，就是和人呢，鬥爭，他鬥爭堅

固。這阿修羅也是梵語，翻到啊，中文叫「無酒」；又有一個名字叫「無端正」。

無酒呢，因為他在天上這種的修羅，他很好喝酒的，但是啊，他沒有酒飲，所以叫無酒。又叫無端正，這個阿修羅呀，的男人呢，生的相貌非常醜陋，哦，豬嘴獠牙，哎，那個樣子啊，是最難看了，最難看。可是修羅女呢，就生的最美貌，生的最美貌。

那麼這個玉帝呀，就看見修羅王這個女呀，生的很美貌，於是乎他就娶她做太太。這個帝釋啊，帝釋就是玉帝。作太太呢，這個帝釋有的時候歡喜去聽經，走到啊，這個世界上來呀，他也變化一個人呢，去聽經。可是他來歡喜聽經，他這個修羅女的太太，就喝醋了。

喝醋，你們懂不懂喝醋？什麼叫喝醋呢？就是妒忌。這修羅女呀，生出一種妒忌心。怎麼妒忌心呢？她說，哦，你天天都去到世間上去，大約和世間不知又是什麼妖精啊，狐狸精啊，把你迷住了，你呀，去找這個狐狸精去！就是找啊，另外找其他的女人。不光我們人間的女人呢，專門妒忌丈夫去找其他的女人，天上連玉帝他的太太都這樣子。

啊，這個她生出一種妒忌呢，於是乎她就要跟著玉帝去，到查一查他，到好像現在找一個私家偵探去跟著，她大約沒有私家偵探，她自己呀，去探去，自己去啊，看這個玉帝去做什麼？啊，走到這個法會上了，就玉帝到這個法會上，向這個法師叩頭頂禮的，恭敬這個法師，然後啊，大約也就和這個聽眾啊，坐到一起了。

偏偏呢，這天旁邊呢，左邊、右邊呢，都是女人，這個玉帝兩邊都是女人呢，於是乎這個修羅女就受不了了，就現身了，說；哦，難怪你天天呢，都跑這來，這個地方這麼多女人呢，來陪著你呀！她這樣一說，這個玉帝也就發

火了！說，我到這兒來聽經，你來攪鬧道場，你這真是罪過！於是乎就打她一個耳光。打了一個耳光，啊，這修羅女就哭起來囉，就跑回去見她父親去囉，就和這個玉帝鬧離婚，不回去了。

啊，和玉帝鬧離婚，於是乎啊，她爸爸就給她來做靠山，她爸爸說，好！我去打這個玉帝去，我把玉帝的寶座爭過來，我去做這玉皇大帝，你不要緊的！於是乎啊，這修羅王就和玉帝天天就作戰、鬥爭，去鬥爭這個玉皇大帝去。

玉皇大帝有天兵、天將啊，可是這修羅王啊，也有他的這個修羅的兵將。和玉帝一作戰呢，這個玉帝就屢戰屢敗，啊，節節不利。節節不利，這玉帝是信佛的，於是乎就走到佛的面前去，請佛給他想辦法。等佛呀，就把這個袈裟給他，說是啊，你把我這個袈裟拿回去，你把它撕成一條一條的；你每一個兵將啊，將官的戴著一條。你念什麼呢？你每一個人，你這天兵、天將啊，就念「**摩訶般若波羅蜜多**」。

這麼樣子，他回去啊，這玉帝就這樣做啊，每一個天兵、天將啊，就都念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。這一個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一念呢，把這個修羅啊，這回一作戰就給打敗了。也不知道這天兵、天將怎麼就來了這麼大的力量，就把這個阿修羅給打敗了。所以呀，這是玉皇大帝和修羅這個關係。

185、蓮池大師老虎徒弟：

這個佛法，是很微妙的，那麼在這個佛法裏邊，不覺得，得到佛法的好處；出在佛法的外邊，也覺不出來有什麼壞處。可是啊，在**佛教裏邊，你一分功，一分果，絲毫都不會錯的**。佛教裏頭，也是最自由的，也是最平等的，絕對沒有一種啊，偏袒的。

怎麼說最平等的呢？由一切眾生，餓鬼、地獄都包括在內了，如果你發心修佛道，都可以成佛的，你再壞的人都可以成佛，你再壞的畜生，也都可以成

佛的。不是說，好像那個外道講的，說，這壞的人呢，永遠都是壞的，沒有法子度；那個老虎啊，什麼時候都是老虎，牠要吃人的，也沒法子度。

可是啊，在明朝的時候，那個蓮池大師，就有個老虎徒弟。我常常給你們講過，這個老虎的徒弟呀，拜蓮池大師做師父，牠就啊，護持蓮池大師。那麼蓮池大師走到什麼地方，牠就跟到什麼地方。可是啊，這個蓮池大師是沒有人怕，這個老虎一來了，人都跑得遠遠的，都怕這個老虎，可以說是望影而逃，啊！說老虎來了，人家都跑了。那麼以後蓮池大師啊，就叫他這個老虎徒弟啊，倒退著走，倒退著走。

那麼和尚都化緣，怎麼叫化緣呢？就是叫人家布施給自己。蓮池大師呢，也不例外，也是化緣的，化緣吃飯；沒有飯吃啊，就叫這個老虎徒弟出去給化緣。那麼說，這個老虎人人都怕牠，誰肯布施給牠呢？不錯，老虎啊，是人人都怕牠，但是啊，這個蓮池大師教導的好，這個老虎不傷人。

時間一久了，人人都知道這個老虎啊，是個真正的善老虎，不是個惡老虎，所以呢，也就沒有人怕了。並且蓮池大師叫牠倒退著進城，人先沒有看見這個老虎頭，先看見老虎尾巴，就沒有那麼怕。那麼並且蓮池大師的所有皈依弟子，啊，都認識這個虎師兄來了，有的先皈依的，就叫牠虎師弟，有的後皈依的，就叫牠虎師兄。

所以呢，牠若一來了，人就爭著布施，這個給三個錢，那個就給五塊錢，那個就給八塊錢、十塊錢，喔！這老虎化一趟緣回來就夠吃一年的，所以呀，啊，蓮池大師有這麼個老虎徒弟也都不錯！我很羨慕的，可惜收不著這個老虎徒弟。這是啊，那麼這個老虎是個最惡的，牠都知道皈依三寶，護持三寶，所以呀，這將來都可以成佛，這是最平等的。

那麼最自由的，這個做善、做惡，隨我們每一個人自己，沒有人限制你，沒

有人說，啊！一定你要做善事，不要做惡事。我只可以這樣勸你們說，不要做壞事，你一定要做壞事，那我也不能啊，說是我造一個監獄，專門給我的皈依弟子做預備著，哪一個不聽我教，我就把他圈到這個監獄裏，也沒有這個法律，在佛法裏沒有的，沒有說是把人圈到監獄裏，令他改過自新的，沒有的，所以這佛教裏最自由的。

186、鹿野苑：(楞嚴經卷一)

鹿園呢，這個鹿園呢，就是鹿野苑。怎麼叫鹿園呢？這個地方啊，不是一個小小的園子，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園子。這個園子裏邊呢，專門是養鹿的。怎麼樣用這來養鹿呢？這是釋迦牟尼佛呀，當初在以前呢，無量劫以前，釋迦牟尼佛呀，行菩薩道，去啊，做鹿，做這個鹿，釋迦牟尼佛做鹿，做畜生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呀，管著有五百鹿。還有啊，誰呢？提婆達多，提婆達多也去做這個鹿王，也管五百隻鹿。那麼這時候就有一個國王啊，有一國王就用很多的人力、物力呀，啊，把這個野獸啊，都圍聚到一起了；圍聚到一起呀，就是打獵。到山上去打圍呀，把這野獸都圍到一起了，就都想把這個野獸都打死。那麼野獸太多了，於是乎啊，釋迦牟尼佛示現這個鹿王，和提婆達多這個鹿王，兩個人就開了會。

開什麼會呢？說啊，我們現在應該救這我們眷屬的生命，不應該呀，令這個國王把我們都殺死了。怎麼樣救法呢？啊，說我們到國王那去請願去，請願呢，要求國王啊，他不殺我們。這兩個鹿王啊，雖然是鹿，但是都會說話的，都會說人話，都會說人話。會說人的話，兩個鹿啊，就都到國王向這個守衛的兵，就要求，說我們想到國王那去請願，你可以給我們通報一聲嗎？啊，這個守衛的一聽，這個鹿會講人話！於是乎啊，就到國王那去報告國王。

報告國王呢，啊，這個國王一聽說這個鹿會說人話，也就很奇怪的！很奇怪的，於是乎就准許他們進來是請願呢，進來請願。准他們進來請願，到這啊，

這兩個鹿王啊，就向這國王就講，說，我們是鹿，你今天一起把我們都殺死了，你一天也吃不了這麼多鹿肉，那麼將來啊，時間久了或者會壞，相信那時候也沒有冰箱，那麼會壞的。

莫如啊，我們這樣辦，每一天呢，我們進貢一隻鹿，我們輪著，每一天進貢一隻鹿，每一天進貢一隻鹿。你既然有新鮮的鹿肉吃，我們又不會一起都死了。並且你吃時間多久都有，你吃啊，這個鹿肉，吃幾百年都會有這個鹿肉吃。

國王一聽他這樣要求，啊，又認為這個鹿會說人話，於是乎也就啊，批准了，照准了。批准了，於是乎這兩個鹿王啊，就今天你送一隻鹿去給國王，明天他送一隻鹿去給國王。這兩個鹿王啊，啊，偏偏這時候，提婆達多這有個母鹿，輪到這個母鹿啊，去進貢去了。這母鹿肚裏頭啊，就有鹿仔子，有小鹿在肚裏頭，再過一兩天呢，大約就生出來。

她就和這個鹿王啊，講，說是你現今天可以叫旁人呢，替代我去，等我生了這個小鹿之後，我再去，再去啊，到國王那進貢。這母鹿對這個提婆達多這樣講。提婆達多說，這不行的！你，輪到你，就一定要你去的，啊，這沒有人情講的。你不歡喜死，哪一個歡喜死啊？每一個這個鹿都不願意死去，你今天你想多活幾天，這不可以的。

這個母鹿啊，啊，就眼淚汪汪的，走去和這個釋迦牟尼佛講。本來牠不歸釋迦牟尼佛這邊管，牠就向釋迦牟尼佛要求，說是可以安排呀，換一換，只要等她多活幾天呢，把小鹿生出來，她就再去進貢去，現在啊，找一個旁人先替牠先死幾天。

這樣一說，釋迦牟尼佛一想，啊，這我自己雖然有五百隻鹿，你說叫哪一個去？叫哪一個去，哪一個不歡喜去的。於是乎就叫這個母鹿，說，好了！你

在我這個鹿群裏啊，住了，你不要理了。於是乎釋迦牟尼佛就自己去啊，見這個國王去。國王就問他，說，你來幹什麼來了？因為他會講人話，釋迦牟尼佛說，我啊，這國王這樣問，說，你是不是你的鹿都吃完了嗎？你所管的鹿都沒有了嗎？怎麼你來了呢？

等這個釋迦牟尼佛說，哎，吃完就沒有吃完，不單沒有吃完，國王你沒有吃完我們這個鹿啊，而且我們一天比一天呢，繁殖得多，一天比一天呢，增加。你一天只吃一隻啊，我們一天有的鹿生好多隻的，生好多這個鹿。那麼國王說，那麼你怎麼自己來了呢？

釋迦牟尼佛就把這個因緣呢，說給這個國王聽，說是因為有一個母鹿，牠再過一、兩天呢，就生鹿仔子了。本來今天輪到牠，但是啊，牠想要生了小鹿，然後再來給國王吃。所以牠到那和我要求，我一想啊，叫哪一個替牠，哪一個都不願意先死，於是乎啊，我自己親身來替牠。

啊，這國王一聽就大受感動，這國王啊，皇帝一聽，大受感動，於是乎啊，就從此之後啊，不要他們再進貢了，不要他們再拿出一個鹿啊，來給他吃了。這國王又說了一首偈頌，說，「**汝是鹿頭人，我是人頭鹿**」，說你呀，是一個鹿的頭，雖然有鹿的頭啊，但是你是個人；我呢，雖然有個人頭啊，但是是個鹿。「**我自今日後**」，我啊，從今天以後，「**不食眾生肉**」，我再啊，不吃這個眾生的肉了。

因此這個鹿園裏頭啊，這個鹿就非常之多，所以叫鹿園。又有一個別名叫仙苑，因為這個地方啊，風水特別幽美，風景幽美，風水也好，有很多修道的仙人呢，都住在這個鹿野苑裏頭。由此啊，等釋迦牟尼佛，成佛的時候，先到鹿野苑度這個五比丘，就是啊，所以叫**鹿野苑**。

187、感謝一知半解的法師：(楞嚴經卷三)

我還有一點呢，重要的道理和每一個人講。我們現在呀，這個法會呀，這是很微妙的一個法會。怎麼說呢？我這用中文講經，傳話的呢，就用英文傳話，翻譯；這個佛法，啊，也用了這兩種的語言來講。可是啊，在聽經的時候啊，我們無論聽的懂不懂，都要特別注意的。

第一的，我們要每一個聽經的人，要啊，感謝釋迦牟尼佛。為什麼要感謝釋迦牟尼佛呢？釋迦牟尼佛在數千年以前呢，就說出這樣的妙法，給你、我現在呀，這苦惱眾生，預備著一個黑夜的明燈！就好像晚間呢，得到一盞燈的光明這個樣子。令我們能以呀，離苦得樂，離開這種的煩煩惱惱啊，而啊，明白這個道理，生出一種快樂。令我們有很多的煩惱的人，變成啊，一個沒有煩惱的人；把我們這個冰啊，都變成水了，返本還原了。這是要啊，對釋迦牟尼佛，要啊，生一種啊，感謝的心！

第二，要啊，感謝阿難尊者。為什麼要感謝阿尊者呢？阿難尊者當初啊，若是他自作聰明，啊，就說，佛你不要講了，我懂了！您這個想要說什麼，我已經明白了！他這樣一自作聰明，他說他明白了，佛也就不會說這個法了，不會說這個《楞嚴經》的法了！所以我們現在呀，想明白這個道理，也就不容易的。所以第二點要多謝阿難尊者呀，就好像給我們預先呢，來請法，請求釋迦牟尼佛啊，為我們說法，這第二。

第三呢，我還要告訴你們一件不很重要的事情，什麼呢？又要啊，**感謝這個講經的法師，就是我！**哈，你們不要忽略了啊！我說不太重要啊，但是你們也不要拿著，不要看的太輕了！

我這個法師啊，本來是一知半解的法師，講不好經的。說，哦！原來你是個講不好經的，到這來，來給我們這個不懂佛法的人呢，來講；那麼講，難怪我們也聽不懂了？原來你就是一知半解！可是啊，佛法你若能有一知半解這種的程度啊，已經算不錯！因為什麼呢？佛法深如大海！你若想完全都明白

呀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！

我學了佛法呀，這學了幾十年呢！三、四十年的過程。我自己呀，總覺得，在這個大海裏頭的一滴呀，這個海水，我都沒有喝完！因為佛法太深！太妙！所以我說我是一個一知半解的法師。你們以後到外邊呢，有誰問你，跟誰學的佛法？你說，我跟那個一知半解的法師學的。

我現在啊，我是完全都知道，我是完全都啊，解了！說，為什麼呢？你說啊，我這是青出於藍呢！有狀元徒弟，沒有狀元師父；我的師父是一知半解，但是我這個弟子啊，啊，學的很不錯了！你應該這樣講。

那麼這是啊，對於這個法師講經啊，給你們講經，你們應該生一種感謝的心。這第三。

第四呢，又要感謝一個翻譯經典的這個居士。無論哪一位翻譯經典，你都要啊，注目凝神的，那麼畢恭畢敬的來聽他翻譯。聽翻譯，他無論翻譯的一字、一句，那一個意思，你都要特別注意。

因為我講的經典呢，我這用中文講啊，你們多數都聽不懂；所以必須要藉著這個翻譯經典的這種的功德，你們才能啊，聽見這個《楞嚴經》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對於翻譯經典的人，也要生一種感謝的心，千祈呀，不要生一種輕慢的心！無論任何人呢，翻譯，都要生一種啊，感謝的心。

為什麼我今天呢，我這樣講呢？因為我看這個有這個人呢，寫這個summary (摘要)；summary那說，啊，我在這聽經啊，法師講我也不懂，翻譯的呢，和這個抄事錄這個相比較啊，抄事錄這個那個翻譯的那個英文本呢，反而很圓滿！所以呢，就不在這學了，也走了！

這個是誰呢？我現在不妨啊，對你們大家講明了，就是那個Garry George 他的太太。他的太太本來呀，這個很聰明的一個，可惜呀，有點聰明反被聰明誤。為什麼這樣講呢？因為她沒有耐性，沒有耐性。這個聽經啊，你就是懂不懂，你都應該要有一種耐心在這聽。在這個法會裏邊呢，這個薰呢，薰習呀，這叫薰；好像那個香煙它薰，這個薰習、薰習，這麼薰來薰去呀，你那智慧光啊，就會開發了！在這個聽經開悟的人呢，是很多的。你不要啊，把這個聽經啊，看的太馬虎！

我在香港，有一個七十多歲的一個老年的女人，她根本就不能聽經；耳朵聾，你說她怎麼能聽經呢？耳朵聾！但是每逢我講經，她一定要去聽的。上山呢，上三百多級的山，她七十來歲，你看，一個人，這麼樣上山去聽經；然後聽完了經，晚間也是九點多鐘，又回去。來回都要搭車，要搭這個Bus，這麼大年紀！她是一個聾子，你說她怎麼會聽經？她也聽！你說聽，很奇怪的，聽有一個多月之後，她居然就不聾了，聾子聽的不聾了！你說，講起這個好像很神話似的，實際上啊，這個一點也不出奇的，因為她有一種誠心！我聽不著，我也要聽，啊，結果她聽著了！

你就由這個七十多歲的這個老太太，能有這樣的感應！我們每一個人呢，你若有一種誠心的話，你就懂不懂，都會懂的！你不要怕，以為暫時不懂，你只要有誠心，終究有一天你會懂的。你若沒有誠心，說，我聽來聽去也不懂，啊，我做五千退席之一了，我也退席了！那你退席，你退席，你不够德行，你的道德，德行不够；所以呀，這個，進這個法會裏邊這個人呢，多數要有道德的。沒有道德的人，坐這個地方坐不住的；坐著，覺得，啊，坐著就又要站來，站起來又要坐，啊，心裏也著急了，就要走！

為什麼呢？就是他孽障鬼呀，扯著他！那個鬼來，你不要在這了，在這不行的，啊，我們作好朋友，你還都還跟我們這個去造孽去好了！這是這四種的問題呀，我們在聽經的人呢，都要注意的。要感謝這個翻譯經典的人，並且

又要對這個同參道友，大家這個聽經一起同學的，都要和和氣氣的。大家都要啊，生一種歡喜心！那麼這是聽經啊，這是要緊的一種道理，我們都不要忽略！

188、月光童子：(楞嚴經卷三)

在以前呢，有一個叫月光童子，修道的人。他名字叫月光童子啊，但是他並不是個小孩子；言其呀，他是童身，沒有啊，沒有結婚的這個比丘，他的名字叫「月光」。有的人呢，就叫他叫「月光童子」。他就修習這個「水觀」。

修習水觀，怎麼修習水觀呢？他想他自己呀，這個身上也有水大！這佛講的這個「七大」。他想他自己變成水了！人呢，修道也很奇妙的，那麼久而久之，他果然就變成水了！他在這個房子裏頭打坐，就沒有這個身體了，就變成一房水。他有個徒弟，他這個徒弟也不知道他師父修這個，入這個水光定啊，這叫水光定。

開開門一看這個房裏很多水；這個小孩子，大約也很頑皮的，就拿了一塊石頭，掉這個水裏，把這水打的一響，然後這個小孩子就走了。

走了，等這個月光童子啊，出了這個水觀了，水觀定，出了這個定；就覺這肚裏頭啊，不自然；不自然呢，自己一觀察，哦！一塊石頭在這個自己肚裏頭。於是乎啊，他一看，知道他那個小徒弟調皮呀，掉到這個水裏一塊石頭。那麼他就把他小徒弟叫到面前了，說，你頭先看見這房裏一房水是不是啊？這小徒弟說，是的！我看這房子裏水，我拿一塊石頭往那個掉水裏，我打那個水漂來玩呢，把那個水打的響了，然後我又走。

這個月光童子就告訴這個小徒弟，說你呀，等五分鐘之後，你還來；你來呀，你看你以前掉裏那塊石頭啊，你把它揀出去的，你拿出去，不要放到這水裏！那麼這個小徒弟聽師父教啊，過了五分鐘，一來，一看，這房裏果然又變成

一房水。那麼這個小徒弟把這石頭拿出去了。這個月光童子，又從這個水光定又回來，那麼把這一塊石頭也沒有。

修道啊，這種妙用啊，說不出來！你只要你專一其心，你的心呢，變成一個，一個心修道。你想什麼樣子，就會有什麼樣子！有的修火光定、有的修水光定、有的修這個堅牢，像那個地那麼硬，那個定的。這七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塵、識啊，這都有定的。

所以你聽《楞嚴經》啊，你將來習哪一種定啊，你自己看著選擇！你願意空就空，願意有就有；願意啊，到火裏去，火也燒不死你；願意到水裏去，水也淹不死你，這個妙用無窮！所以現在講，不能講那麼多，講少少的，你慢慢的，你若啊，有長遠的時間呢，才能明白這個經典的道理的。

189、楞嚴咒的讚佛偈：(楞嚴經卷三)

禮佛合掌，得未曾有，於如來前，說偈讚佛：不怪得，世界每一個人歡喜人家讚歎自己，說自己好！啊，佛的弟子也讚歎佛呢！所以呀，這個世界好名的人呢，或者，啊，說，你真好啊！你是第一啊！喔！他抱著這個第一，就歡喜的不得了！

這現在佛的弟子也讚佛，「禮佛合掌」：所以我的弟子讚歎我，我也歡喜！禮佛合掌，合起掌來，向佛叩頭。「得未曾有」：聽見這個法呀，從來都沒聽見過的。「於如來前」：在這個佛的面前呢，「說偈讚佛呀」：就啊，寫出幾句偈頌，作出偈頌啊，來讚歎佛！

這是啊，這阿難呢，他又顯露顯露他的文學，啊，他這個多聞，這個文學這麼久都沒有用著了，現在所以要說出幾句偈頌來讚歎佛了！

妙湛總持不動尊。首楞嚴王世希有。

這兩句偈頌，是阿難呢，以他多聞這種非常的學問，來做出來呀，這偈頌。這個偈頌，是讚歎佛、讚歎法、讚歎僧！

這個「妙湛總持不動尊」：這是這一句啊，是讚佛的！這個讚佛，妙湛，是啊，**讚佛的這個法身**；佛的法身，是徧滿一切處。那麼這個妙湛，這種的境界，就是這個法身的境界。總持，總持啊，就是讚佛這個報身。佛的報身呢，是猶如陀羅尼。陀羅尼就是梵語，叫陀羅尼，此云叫「總持」。這是啊，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」。佛這個報身呢，是圓滿的；因為這個圓滿，這個意思啊，就屬於總持，所以這個**總持就是讚佛的報身**。

跟這個**不動呢，是讚佛的應身**。說啊，佛這個應身呢，雖然是應以什麼身得度者，佛啊，就現什麼身去為他說法；就是啊，應以佛身得度這種的眾生，佛呀，就現佛身，去度這個眾生，教化這個眾生。應以辟支佛身得度的，佛就現一個辟支佛身，去度這個眾生。他這種因緣，應該啊，以大富長者身得度的，佛呀，就現大富長者身去教化他。

可是雖然佛現出這麼多的應身，但是本體是不動的，本體是不動。他不動道場，而教化眾生，這是佛這個應身。尊，尊呢，就是佛的一個名稱，佛啊，叫「世尊」！那麼這個妙湛總持不動尊這是讚佛的！這一句。

「首楞嚴王世希有」：這個首楞嚴王這一句是讚法的。世希有這三個字呢，是讚佛，和讚法兼而有之。佛也是世間希有的，這個法也是世界希有的，所以首楞嚴王。首，就是第一，就是頭一樣，首者頭也，就是頭一樣。

第一義，就是第一種。那麼第一種究竟是什麼呢？楞嚴王嘛！就是啊，這個究竟堅固三昧之王，楞嚴大定。楞嚴，就是「究竟堅固」。這個究竟堅固這種的定啊，在諸定之中啊，是一個王，為定王。這個定王啊，並不是說國家

這個王叫定王啊，這就是啊，我們修定力，修這種定力裏邊的一個王，**王於三昧**；這三昧，就正定、正受啊！

這個楞嚴定啊，是在這個正定，正受之中的一個法王，法中之王。世希有啊，這個世間上啊，是沒有的。這個世間呢，也就是有情世間，器世間。在這個世間呢，最稀有不過了！很少很少的！

銷我億劫顛倒想。不歷僧祇獲法身。

「銷」：就是消除了。「億劫」：億劫呀，百萬曰億，一百萬叫一億，億劫。我前幾天曾經講過這個劫。一個劫呢，十三萬九千六百年。那麼積到一千個十三萬九千六百年，這算一個「小劫」；二十個小劫，算一個「中劫」；四個中劫，是個「大劫」。

那麼這個億劫，銷我億劫，這個億劫，就是從無始以來到現在呀，不知道有多長的時間了？所以銷我億劫。銷我億劫什麼東西啊？顛倒想！這種顛倒想啊，不是從今天有的，也不是從昨天有的，是從什麼時候有的？從無量無量劫以前，一點一點的積累而成的。

所謂：「習氣」，(習呀，就是子曰：學而時習之那個習；氣，就是啊，我們人這呼吸氣的氣)。這種習氣呀，就是這個顛倒想的一個母體。這顛倒想啊，就是由這個習染而養成的，養成這種顛顛倒倒；以「是」他就為「非」；以「非」又為「是」；啊，以「黑」，他當做「白」；以「白」他當做「黑」；你叫它叫白的，他說我叫它叫黑。

譬如，說這現在有白文天；有這麼一個人呢，就叫他叫老黑，不叫他叫老白；你看這就是啊，給他倒叫，顛倒過來，這就叫顛倒想。這舉這一樣啊，現在沒有這麼個人，這是舉出來這麼個比喻，你就容易明白，這叫顛倒想。人家

想這樣子，他一定想那樣子，總要有一個特別樣子，做一個特別的這個境界給人看，這樣子呢，就是顛倒想。

「不歷僧祇獲法身」：歷呢，是「經歷」。僧祇，這個僧祇呀，是梵語，翻到啊，中文叫「無量數」。三大阿僧祇劫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才能修成佛！由這個初發心，到這個初地，這算呢，要經過一個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。由初地呀，再到七地，這又要經過一個阿僧祇劫的時間。由八地，到這個妙覺，就成佛了！由八地到妙覺，這又要經過一個阿僧祇劫。因為這個三個阿僧祇劫，這三個無量數，究竟是多少呢？這個數目啊，是一個大的數目。1218

那麼這個阿難呢，聽見因為佛說這種微妙的法門，微妙的開示，就啊，令阿難呢，現在開悟了。開悟，他啊，不需要經歷這個三大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，他就可以得到法身。得到法身，這個得到，獲法身，獲呀，就是得到。這個得到啊，並不是證得的得，這個是悟，他是「悟得」！悟得的法身這個理。那麼若是正式證得這個法身呢？還要修去！還要啊，再往前去啊，用功。

所以呀，他說現在我不歷僧祇獲法身，他知道啊，他自己不需要啊，經歷到啊，三大阿僧祇劫那麼長才成佛！他現在知道他自己呀，明白這個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了；知道自己呀，和這個所有的這一切的外邊的色相，都是如來藏中的那個妙明的心。所以呀，他明白這一點了，所以他知道他很快就要成佛了！所以說不歷僧祇獲法身。

願今得果成寶王。還度如是恆沙眾。將此深心奉塵刹。是則名為報佛恩。

「願」：這個願呢，「願今得果成寶王」：什麼叫「寶王」呢？寶王，就是「佛」！什麼叫「果」呢？這果，也就是個「佛果」。願今得果成寶王，還度如是恆沙眾，這兩句偈頌啊，就包括這個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這包括這四弘誓願。

願今得果成寶王，就是啊，這個佛道無上誓願成，和這個法門無量誓願學，包括這兩種願。還度如是恆沙眾呢，就包括這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。因為什麼說這一句包括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呢？頭一句就包括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？

因為你願今得果成寶王，你願意成佛，要明白佛法，所以呀，這法門無量誓願學在先，然後啊，就佛道無上誓願成，就成佛了！

眾生無邊誓願度，這還度如是恆沙眾，這啊，包括度眾生。煩惱無盡誓願斷，那麼你度眾生啊，你要先斷煩惱；若不斷煩惱啊，你不是度眾生，而你是啊，被眾生成，你是被眾生成。為什麼呢？這個眾生啊，各有個性，每一個眾生都不同的。有的非常剛強的，啊，你和他說什麼，他都硬梆梆的；硬梆梆的，就是很硬，軟呢，硬啊，哎，這個硬，很強硬的，就是很強硬，你給他講什麼法，他也不聽的。

本來應該你度他，但是他不聽你教化；這時候你若煩惱不斷呢，你也生了煩惱了！哦，你剛強，我比你更剛強！這個煩惱生出來，就不能教化眾生了；這就叫被眾生了，不是度眾生了。所以呀，你想度眾生，一定要啊，把煩惱斷了。啊，看見一切眾生啊，都像小孩子似。

啊，惡性的眾生，你也不要怪他！那善性眾生，當然你要對他攝受他了！就是惡性的眾生，也不要生煩惱。這所以呀，想要教化眾生，一定要斷煩惱的。

煩惱無盡誓願斷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這是啊，願今，我願意現在啊，得到這個佛果，成啊，成佛道！願今得果成寶王。還度如是恆沙眾，我再啊，啊，我再去教化眾生。得了果，我做什麼呢？我預備還教化眾生的，所以說還度如是恆沙眾，恆河沙數那麼多的眾生啊，我都要去度去！

「將此深心奉塵刹」：我呀，現在呀，把我這個深心，不是淺心。這個深心呢，怎麼叫身心呢？深心，就是發大乘菩薩心，這叫深心。奉塵刹，我呀，奉獻給呀，微塵刹土那些個佛，啊，那些個眾生。不單我要奉獻給佛呀，我也要奉獻給眾生，把我這個深心呢，啊，給這一切的眾生。

一切眾生啊，令他遂心滿願；令他求什麼，就都遂心滿願，這叫奉塵刹國土的諸佛和眾生。不是單單呢，就是供養佛，不供養眾生；因為眾生啊，就是佛。眾生啊，就是佛啊，那麼還要修他幹什麼？好像某某人說，哦！我們都是佛！我們都是佛了！不錯，你是佛，但是你要修才是佛；若不修啊，你就一天到晚念我是佛、我是佛、我是佛，那也沒有用的。

這要你有真功夫才算！我不是問他，我說你是佛，啊，佛要啊，有三身、四智、五眼、六通，你有幾身？你有幾智？你有幾個眼睛？你有幾通？這是啊，他不能冒充的！

「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」：這才是我報佛恩的一個機會，這才表示我啊，對這個佛啊，是真真的盡上我這一點的義務了！

伏請世尊為證明。五濁惡世誓先入。如一眾生未成佛。終不於此取泥洹。

「伏請」：伏啊，就是五體投地，趴到地下，這叫伏。「請」：請，就是祈請；祈請世尊給他證明。他說啊，他要用這個深心來奉塵刹，來報佛恩！那麼就光自己這麼講一講，沒有人給做證，給證明，這是不成立。那麼一定啊，要有人來做一個保證！這就請啊，佛呀，來給他做一個保證人！他將來呀，一定要這樣做去。所以這叫啊，伏請世尊為證明，給我做一個證人，證明的人。

證明我怎麼樣呢？「五濁惡世誓先入」：這個五濁呀，惡世，是人壽啊，到

兩萬歲的時候，啊，什麼時候人到過兩萬歲呢？哎，就兩萬歲那個時候的人就到過兩萬歲。你若不相信的話，你就走到兩萬歲那個時候去看一看！你就知道啊，有人兩萬歲。

到兩萬歲，那時候啊，每一百年壽命減去一歲；這個身量的高度呢，減去一寸，減到啊，人壽命到一百歲那個時候。這個時候啊，就是五濁惡世開始的時候。在人的壽命啊，一百歲以前呢，那時候不叫「五濁惡世」。那個時候，那個世界，也很清淨，不濁。這個濁啊，就是「染污」義，就是「不潔淨」。在這個沒有叫五濁惡世以前呢，就是清淨世界。

好像現在啊，那個五台山呢；五台山呢，叫「清涼世界」；這是現在叫清涼世界，將來呀，這個時局轉變呢，變來變去變的，或者幾萬年之後啊，不叫清涼了，或者叫熱惱的世界也不一定。

那麼這個五濁是什麼呢？第一的，就是「劫濁」。這個劫呢，就是個「時分」；梵語叫「劫波」，翻到中文，就是時分，就是一個時的分段，一個時候的分開，一個時候，這個時分。（時，就是時候的那個時；分呢，就分別的那個分）；叫時分。與其他的時候有分別，所以這叫時分。

這個劫濁，劫怎麼濁了呢？因為到五濁惡世的時候，這個劫運呢，由眾生啊，這種惡業造成的，這個劫，就是混濁了；混濁了，啊，這叫「劫濁」。那麼若講多了，太多了！第一是劫濁。

第二呢，是「見濁」。以前的人呢，見什麼都是清淨。那麼到這個劫濁的時候啊，人所看見的，都是一種污濁的東西。這個見濁呀，以這個五利使啊，做它的體性。

五利使，客爾康，知不知道什麼叫五利？哦，不知道！這是真妙！不知道就

是妙！誰不知道我就給他起個名字叫妙！五利使，為什麼叫它利呢？利，就是啊，來得很鋒利的，很快。這五利使是什麼呢？果普，你可以給他們寫到黑板上，「身、邊、戒、見、邪」。

身呢，就身體這個身。邊呢，就是邊際的那個邊。戒，就是受戒的這個戒。見，就是看見這個見。邪，就是邪正的那個邪。身、邊、戒、見、邪。邊，是邊際的邊；兩邊的邊；旁邊的邊。

怎麼這五利使啊，眾生啊，都執著他有個身體，執著有這個身體呀，就愛著不捨，對這個身體呀，喔！生出一種愛欲的心呢，啊，我啊，我一定要幫著我自己，吃一點虧也不可以的！對自己這個身體看的特別重！穿也要穿好的、吃也要吃好的、住的地方也要好，啊！總把這個身體呀，看的成一個無價寶珠一樣。

不錯！你看的對，這個身體是個無價寶珠！可是啊，用錯了，你無價寶珠變成了一個，你自己用錯了這個無價寶珠啊，變成一堆糞了，糞土都不值了！為什麼呢？你盡啊，在這個皮毛上用功夫，你自己呀，真正自性那種寶珠啊，你沒有把它發現！所以呀，只知道啊，執著這個身是我所有的，我所有；啊，也放不下它，一天到晚呢，味這個身體忙忙碌碌，都是啊，為這個身體，這身，身使。

邊，這個邊呢，就是邊見。怎麼叫邊見呢？這個頭一個是身見，第二個是邊見。這邊見呢，就偏於一邊，不是偏於「空」，它再不就偏於「有」，總而言之啊，不合乎中道，這就叫偏，偏見。偏見，就是這個邊見。他落於兩邊了，不是偏於空，就是偏於有，他不合乎中道，這是這個邊見。

第三呢，第三個利使就是這個「戒」。那麼戒怎麼還變成了一個不好的東西了呢？因為他這個戒呀，「非因計因」，非因計因，它不合乎這種的因的，

啊，他說我做這個就好，就是修這無益的苦行。以前我講過，啊，持牛戒、持狗戒，他學牛、學狗，啊，又學這個睡釘床，做種種無益的苦行，這啊，他有這種戒見。他心裏呀，啊，你看，我是一個持戒的人！我是一個守戒的人！你們都不行的，你們都不能比我！總有這種貢高我慢的心，在心裏頭，這就叫啊，戒，「戒見」。

那麼第四呢，是「見」；(看見那個見)。見取，見取怎麼樣呢？他「非果計果」。那個戒見呢，是非因計因。他這是非果計果，不能得到這個果，啊，他認為他會得到這個果；這是一個見取。

第五呢，是「邪」。(邪，就是邪正的那個邪)。不正當，邪了。這個邪呀，就是邪見，邪知邪見；邪知邪見，他啊，總想的那種東西啊，想的不正確，邪見。這叫「五利使」。

這個見濁啊，以這個五利使做它的體性，這個見濁。

第三呢，就是「煩惱濁」。這煩惱濁呢，以「五鈍使」做它的這個體性。什麼叫「五鈍使」呢？前邊那是「五利使」；這個「利」，就是來得快。這個「鈍」呢，它就遲鈍；遲鈍呢，這種什麼事情都來的遲鈍。這五鈍使是什麼呢？這在佛教啊，都常常啊，用的這個名詞，人人都應該記得。好像這個四弘誓願，這每一個佛教徒應該是記得這四弘誓願，這很要緊！

跟這五鈍使識什麼呢？就是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」這五種，這五個字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

貪，是對著順境，生一種貪而無厭的心，這是貪。就是啊，歡喜的事情，你所歡喜的事情，就生出一種貪而無厭的心。

瞋，瞋就是對於啊，違情，違你這個，違背你歡喜的事情，就是不歡喜的事情啊，就生一種瞋恨心。

癡，癡啊，就是盡打一些個癡心妄想，打妄想，這是癡。

慢，慢就是啊，我慢呢，我慢，貢高我慢；啊，就覺得，啊，我是一個最大的，你們誰都不如我！這我慢。慢，對人沒有禮貌，這也是一個慢。

疑，疑呀，就是對真正的法，他懷疑；對不正確的法，他反而啊，認為是對的。他疑是疑非，這個對真正的法他不認識，他生出一種懷疑；對這個不正當的法，啊，他又信了，所以呀，這疑。疑正法而信邪法。這五種呢，就叫「五鈍使」。這是第三煩惱濁。因為有這五鈍使啊，就造成啊，很多的煩惱，所以這五鈍使做它的體性。

第四，是「眾生濁」。眾生啊，這個名稱啊，不要提它！為什麼不要提它呢？這眾生啊，太骯髒！你說，這個眾生，生的，都在一起生，生這麼多，太不潔淨，不清淨！所以這個名稱啊，在菩薩，一提起這個眾生，這個名稱啊，那就認為很污濁的，所以這「眾生濁」。這個眾生啊，是不乾淨的東西，你不要以為自己了不起了！啊，污濁邇邊，你說哪個地方是，沒有什麼好的地方！所以這眾生啊，自己以為自己還，啊，很了不起！實際上啊，都在眾生濁裏頭，不清淨。

第五，是「命濁」。命濁啊，我們這一切的命運，都是很不乾淨的，在這個世界上。這五濁啊，也就講個大概，若詳細講啊，也是要很多時間的。

五濁惡世誓先入啊，這五濁的惡世啊，這個不好的，不乾淨的世界啊，我要先去教化眾生去。因為釋迦牟尼佛，就是啊，到這五濁惡世來教化眾生。這阿難呢，大約也要學他的師父這樣偉大的精神，來呀，到五濁惡世，不怕這

一切的五濁啊，來染污，所以到這五濁惡世來教化眾生。

「如一眾生未成佛呀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」：如果呀，有一個眾生沒有成佛，我啊，也不成佛，我也不證果；這個泥洹呢，有的翻作涅槃，就不入涅槃。有一個眾生不成佛，他也不成佛。

這就好像啊，地藏菩薩的願力，說是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」，度盡，盡，就是一個眾生都沒有了，所以他才啊，成佛。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，這個他地藏王菩薩在地獄裏，同這些餓鬼呀，在一起。他說這個地獄啊，什麼時候不空啊，什麼時候他不成佛；一定要等到地獄空了，他才成佛！

那麼地獄什麼時候空呢？你不要替他擔心，空的時候就空了！不到空的時候，你怎麼擔心呢，地藏王菩薩也是不會成佛的；等到地獄空的時候，他成佛了！這是啊，終不於此取泥洹呢，就是我有一個眾生沒有度成佛的時候，我也不入涅槃，我也不去成佛去！

大雄大力大慈悲。希更審除微細惑。

「大雄」：在佛教裏那個大殿上啊，都稱「大雄寶殿」。什麼叫大雄呢？這個大雄，也就是一個「大英雄」，所以呀，叫大雄。這個大雄，它能以呀，破一切眾生的微細的這個惑。這個惑字，有讀(ㄉㄨㄛˋ)的，有讀(ㄉㄨㄛˊ)。就是啊，能破除一切眾生最微細，最微細這種的迷惑，也就是啊，「無明」。能破除啊，一切眾生的根本的無明，從根本上來解決，叫大雄。「大力呢」：能拔除啊，一切眾生的這個煩惱的根，把這個煩惱的根給拔出來了，這叫大力。煩惱根本，也就是無明。總而言之啊，這個大雄、大力呀，都把這個人的無明給破除而拔掉了它！大雄大力。

「大慈悲」：這種的慈悲，是啊，平等的慈悲，是無緣的慈悲，啊，是啊，

普遍的慈悲。這個平等，在一切眾生，這個佛啊，以平等這個大慈，來啊，給一切的眾生的樂；又用這個同體的大悲，拔除眾生一切苦，把眾生的苦惱也都給拔出來了。那麼這個「拔」的意思啊，就是連這個根呢，苦的根本都給拔出來。給這個樂呢，是給究竟的快樂，不是暫時的樂；究竟的快樂，令你呀，令一切眾生都明白本來的面目。這叫啊，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。

這個無緣呢，一切的菩薩，要度有緣的眾生；佛呢，是慈悲度無緣的眾生。菩薩，說誰和我有緣呢，我就度誰，有所選擇。跟這佛呢，他不選擇，無論哪一個眾生，和他有緣、沒有緣都度。無緣，因為沒有緣，他越要度！為什麼呢？你沒有緣，如果要不度他，始終也是沒有緣呢！為什麼有的緣呢？就因為啊，你想要和他結緣，他才有緣。那麼最初都是沒有緣來著，所以呀，佛是運「無緣大慈啊」，他對任何一類的眾生，都去教化去，所以呀，這叫「大慈悲」。

「希更審除微細惑」：我希望啊，世尊用這個大雄大力大慈悲這種的力量啊，來審除我的，我自己所覺察不到的，我自己呀，所不明白的這種疑惑，這種啊，的煩惱，這種的無明。請佛呀，給我審除，給我看一看呢，如果有這種的細惑的時候啊，就給我除掉它！

令我早登無上覺啊。於十方界坐道場。

「令啊」：就使令；使令我阿難呢，早成佛道！「於十方界坐道場」：我也啊，到十方世界去教化眾生去，而建立道場，坐道場，我到那去啊，轉法輪教化眾生去。

舜若多性可銷亡。爍迦羅(力丫)心無動轉。

什麼叫「舜若多」呢？前邊講一個叫「舜若多」的，不過前邊那個舜若多啊，

翻譯中文，叫「解本際」，又叫「最初解」。在這呢，這個舜若多，就不那樣子翻譯，叫什麼呢？就叫一個「空」。舜若多，就是個虛空；舜若多性，就是這個「空性」。

「可銷亡」：可以沒有了。你說這個虛空會沒有嗎？**虛空本來就沒有的**，它還怎麼會再沒有？那麼這個阿難呢，舉出這麼一個比喻，說這個虛空本來不會沒有的，但是啊，假設虛空它會沒有，它會沒有的，舜若多性，舜若多，這是個空；性，就是那個空性。這個空性可以銷亡了；銷亡，就是滅了、沒有了；你說空，這虛空怎麼還會消滅呢？你這個虛空怎麼把它填滿了？怎麼填法？沒有法子填滿的。但是啊，本來不能銷亡，可是啊，假如它會銷亡的。

「爍迦羅心無動轉」：這個爍迦羅呢，也就是這個「楞嚴王」，又叫爍迦羅。說啊，我這個堅固心，爍迦羅心，我這個堅固心，無動轉，我不會動的。我這個現在信這個佛啊，這個法，得到我的真心了！真心，就是我這個堅固的定心，也就是我這個決定的成佛的一個心。無動轉，永遠都不會動轉的！

190、三個老年人：(楞嚴經卷四)

那麼我又想起來有三個老年人，在一起呀，開會。這三個老年呢，互相啊，在過年的時候，請三個，一個大約六十歲的，一個七十歲，一個八十歲。這三個老翁啊，大家在一起聚餐。這過年了，啊，你也拿一點錢，我也拿一點錢，大家這麼這叫**打平夥**！就是啊，不是你請我，也不是我請你，自己請自己，在一起吃吃飯。

這美國人呢，多數歡喜這個辦法。中國人呢，有的時候歡喜一個人出錢。但是這三個老翁啊，大約都是很會算帳的，很會啊，算術的。所以呀，叫你出啊，我不合帳了；叫我出，你不合帳；哎！咱們自己出自己的，自己請自己，在一起吃吃飯，那麼大家談一談，這麼熱鬧一下。

這麼樣子呢，這個六十多歲的這個老年人呢，就說話了。說什麼呢？說，「今年酒席筵前會」，在今年呢，我們喝酒吃菜，這個酒席筵前呢，大家聚會了。「不知明年又少誰」，他說這個，說今年呢，我們大家三個人在一起吃飯呢，等到明年呢，就不知道又少誰了？

等那個七十來歲的就說，你說的太遠囉！你呀，未免算的太遠了！啊，說，那你怎麼說呢？他說，我說呀，「今晚脫了鞋和襪」，今天晚間呢，我把這個鞋，和襪子脫了，「不知明日提不提」，明天呢，我這個(上人比喻)，這個中國人叫鞋。不知明天提不提呀，不知道明天呢，穿不穿了？

今晚脫了鞋和襪，這個襪子，襪子，你們叫什麼？socks；不知明日提不提呀？明天我還能不能穿這個鞋和襪子，這我都不知道了？這個就表示啊，頭一個就說，啊，我們今年呢，在酒席筵前會，不知明年呢，誰就死了？我們都老了！不知明年誰就死了？

啊，等到這個八十來歲的，說，唉！你也講的太遠囉！他說，那你又怎麼樣講呢？這個八十多歲老年人就說，說，我呀，我告訴你，我這一口氣出去啊，這一口氣出去呀，那一口氣我不知道回不回來了？這一口氣出去了，那一口氣回不回來我不知道了？你看這三個老年人呢，都要為這個「生死」的事情啊，來研究這個生死問題。

結果呢，那麼這個三個老年人是不是能了生死啊？大約他若遇著善知識，遇到一個明師，一個好的師父，還都可以的；若不遇著明師啊，相信是不會了生死！這是啊，三個老年人。

191、閻羅王給你的信：(楞嚴經卷四)

這有一個人呢，死，到閻羅王那去，死了，去見閻羅王。見閻羅王，他就向閻羅王啊，來辯護，來說閻羅王不對！他說，你呀，說閻羅王啊！你真不通

人情，你一點都不懂人情，你叫我來見你，你應該呀，給我一封信！然後告訴明白了我，你再把我叫來，我好有個準備。你連一個電報、一封信、一個電話也不通知我，你就把我捉來，啊，你太沒有道理了！

閻羅王啊，就對他講了，說，我給你呀，好幾封信，你也不知道？他說，我沒有收到你的信？閻羅王說啊，我第一封信給你的，你鄰居啊，有一個小孩子，一生出來就死了，這是我給你第一封信。你這麼大年紀了，那個小孩子一生出來就死了，你應該覺悟啊，應該修行啊，應該去學道啊！

他說，喔，那就是第一封信嗎？那麼第二封信呢？說第二封信呢，你眼睛有一個時期是不是花了，看東西看的不清楚了？他，是啊！這是第二封信。第三封信呢？說，你耳朵是不是有一個時候就聾了？啊，他說，不錯！這是第三封信。說，那麼第四封信呢？說，第四封信呢，你的牙是不是都掉了？啊，他說，是啊！喔，這是第四封信給我？我，啊，這個字我都不認識，我不懂閻羅王這就是信？

於是乎閻羅王說，這回你還有話講沒有了？他自己一想，果然小孩子一出生就死了，令自己要覺悟，這也對的。牙也掉了，眼睛也花了，耳朵也聾了，這是給送信來了。說，那麼最後一封信是什麼呢？說，最後一封信呢，你看見你頭髮都白了沒有？啊，他說，看見！喔，這是最後一封信。

於是這個人也沒話講了。啊，閻羅王說，你吃了這麼多肉，好了，托生去做豬去了這回！於是啊，就做了豬了。那麼究竟什麼時候回來再做人呢？這就是任何人也不知道的？

192、上人沒錢買棺材：

我告訴你們，我在香港啊，住過一個房子，也就是漏房子。啊，這一個床的位置啊，就有六個地方漏水、漏雨，你說苦不苦？那麼雖然是那樣子苦，啊，

我自己的房子漏，我不修理，如果我有了錢呢，我還願意去幫助人！啊，你說這個人是不是愚癡呢？

自己不管自己房子漏不漏，啊，有一個廟上他造佛像啊，我選用了一千五百多塊呢，香港錢，去幫著他造佛像。這一千五百多塊錢，本來呀，有二百塊錢就可以把這個我的漏房子可以修補好了。我自己呀，修房子的錢不捨得用，幫助人家造佛像啊，幫助一千五百多塊錢。這是這個人呢，大約是不識得算術，不識得不會算術，所以不知道人家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，自己的事情和人家的事情分不清。那麼這是啊，窮人住個漏房子，這也是苦了。

那麼窮人本來就窮了，又沒有衣服穿，又沒有飯吃，這也是苦中之苦。窮人本來就窮了，啊，就偏偏把自己的父親也死了、母親呢，也死了，連用錢買棺材的錢呢，都沒有。這是誰呢？我就曾經啊，經過這個，有這個經驗。

我對你們大家講啊，我母親死的時候啊，我在旁邊，這個袋裏呀，pocket，連一個cent(一分錢)都沒有，一個cents都沒有；這時候要買棺材，一個cent也沒有，你怎麼辦呢？同我家裏幾個弟兄一商量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沒有法子！我說，你們都沒有法子啊，我去找朋友去，於是乎就去找這個同參道友。

幸虧啊，我平時有一些個這個研究佛學的這些個朋友，聽說我母親死了，那麼這個朋友呢，偏偏是一個賣棺材，賣棺材的。啊，和他一商量，他說那沒關係！你要買什麼樣的棺材，隨便你挑，我暫時不要錢，你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給我；不單我不要錢，現在我再還借給你五千塊錢，你拿去用去！啊，你看，因為我平時啊，歡喜幫助人，所以到我有事情的時候，也就感應有人幫助我！

你看，這也是叫貧窮的困苦，苦中之苦。等把我母親呢，這個送到墳上去，

埋到土裏了，我那個時候真把什麼也都放下了！我借人的錢也不管了，就在墳上守孝了。這是啊，我的，啊，講起來很多很多的，不過現在不要講那麼多。這是苦中之苦。

193、釋迦牟尼佛為半句偈捨生命：

講到這個「滅」字啊，我又想起釋迦牟尼佛在以前行菩薩道的時候一件事情，什麼事呢？釋迦牟尼佛呀，在因地；因地呀，就是沒有成佛以前，修道的時候。修道的時候啊，見到一個羅剎鬼！這個羅剎鬼呀，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呀」，諸行無常，一切的行啊，都沒有常；是生滅法，都是生了滅，滅了又生，是生滅法，就說了這兩句。

就說了這兩句，就不說了！那麼釋迦牟尼佛一聽這兩句偈頌啊，這是佛法！於是乎就請問這個羅剎鬼，說，鬼大哥！你這個所說的是佛法呀，這個偈頌不能單單就這兩句，還有兩句啊，你可以一起告訴我囉！

啊，這個羅剎鬼看看他，說，你要聽啊，我現在肚皮餓了，我啊，沒吃東西呢！我想要給你說呀，沒有力氣，等我吃飽了，才能說法！釋迦牟尼佛啊，聽見這個羅剎鬼說他肚子餓了沒有東西吃，要吃飽了才能說法；那麼釋迦牟尼佛就問他，你想要吃什麼東西，我可以給你預備你吃囉！

他說我呀，我所吃的東西不是你可能預備的！他說怎麼樣呢？說，我所吃的要吃人，我以這個人呢，做飲食；現在也沒有其他的人，就有其他的人，你也沒有權利啊，講把其他的人送給我吃！

釋迦牟尼佛說，喔，這樣子啊，你把這個法說了之後，我把我自己貢獻給你，你把我自己吃了。羅剎鬼看看他，說，你捨得你自己嗎？釋迦牟尼佛說，我為法忘軀，我當然可以捨得，你可以說了，說完了，我就給你吃！

這個羅剎鬼呢，看一看他，說，你是不是騙我啊？你會不會我說了法之後，你又捨不得你自己給我充飢呢？釋迦牟尼佛說，不會的，你放心好了！你說了法之後，那麼我記清楚了這個法，我就可以給你吃的。

這個羅剎鬼呀，就把後邊這兩句啊，說了，說啊，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，說這個生滅，滅完了之後，寂滅為樂。這合起來就是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說完了，羅剎鬼說，好了，現在我這個法說了，你可以給我吃囉！

釋迦牟尼佛說，你先等一等，你先不要吃！羅剎鬼說，你是不是不算了？那你若不算可不行的，我和你不客氣的！釋迦牟尼佛說，我不會的，不是不算，你等我把這個幾句偈頌啊，我把它寫上，寫下來，然後啊，你再吃我；那麼我雖然你把我吃了，將來有人看見這四句偈呀，還可以呀，明白佛法修行，你要等一等！

羅剎鬼說，那好了，你寫了！於是啊，釋迦牟尼佛用這個刀子啊，把這個樹皮呀，割開；割開，在這個樹上啊，用這個刀子啊，刻上這首偈頌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；用這個刀子把刻到樹上了，這個羅剎鬼一看他寫完了，說，那現在我可以吃你了吧！

他說，你還等一等，你再等一等！啊，你現在已經寫到樹上了，那麼後人也可以看了，你還不給我吃？還等什麼？釋迦牟尼佛說啊，我想啊，刻到這個木頭上啊，不會永遠的；你再等一個時期呀，我把這幾句偈頌啊，雕刻到這個石頭上；雕刻到石頭上呢，這可以永遠都存在著，那時候你再吃我！

羅剎鬼說，好了，你這個是，你這個理由太多了，啊，盡拖延時間！好，我就給你，滿你的願了！於是乎釋迦牟尼佛又想法子，在這個石頭上啊，把這首偈頌刻到石頭上；然後請這個羅剎鬼說，我現在都做完了，我事情做完了，

你現在可以吃我了！

羅剎鬼說，真的嗎？你真捨得給我吃啊？那好了，我現在就要吃！張開嘴想要吃的時候呢，啊，就躡身虛空，到天上去了，這個羅剎鬼！原來是天人呢，來試驗釋迦牟尼佛，啊，來試驗他，看看他，倒是為法有沒有一種誠心，有沒有一種真心？果然釋迦牟尼佛啊，為法忘軀，啊，寧可保存這個佛法，把這個生命都犧牲了，把生命都犧牲了。

所以呢，這是啊，佛為法忘軀呀，在過去呀，為半句偈，而捨身命！這個全偈是四句啊，他就為半偈而捨生命，就為兩句偈頌，可以把生命啊，都犧牲出來！

194、南無度輪法師：

這個小徒弟呀，他很奇怪的，他常常想來見我；他在十三歲大約就皈依我了！在十三歲以前呢，他有很多啊，很奇怪的因緣。怎麼樣呢？他雖然年紀小，但是生病了。什麼病呢？生的心臟病，這心臟擴大。醫生吩咐他，要睡這個床，睡五年，不可以呀，從這個床這一頭啊，走到床的那一頭；從這個這就四、五尺，五、六尺遠的地方，都不可以走，就要睡床。

在這個期間呢，他就見著看見我一個相片！他在家裏很奇怪的，人家他的親戚朋友都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他不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他念呢，「南無度輪法師」，這麼盤起腿呀，結上雙跏趺坐，在床上啊，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。

這麼念，也難得啊，這一個小孩子，能有這樣的恒心！他一念，念了七十多天！在床上坐，一天到晚也沒有事啊，坐到床上就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。到七十多天，他看見那個相片呢，就變成一個人，出來，就幫他摩頂！幫他摩頂，由此之後，他心臟病、什麼病都沒有了。那時候他也沒見到過我，沒有見過我，講這話，這是聽起來非常的是神話，但是啊，這是他個人經驗。

那麼病好了，就到我的廟上啊，去見我，見我以後就皈依我。皈依之後，他就打坐，學meditation。我在香港，我不教人參禪打坐，如果誰願意參禪打坐呢，他由他自己去用功去。那麼他就自己用功，他去讀書呢，人家休息的時候，他也跑到那個山上，坐到石頭上去打坐，或者跑到廁所，廁所裏去打坐。

那麼經過啊，大約有一年的時間，他就他開了這佛眼，那麼對於一切一切的事情啊，都清楚的不得了！那麼現在我們這有William，我在香港這個徒弟，他的境界呢，比這個William高的很多，比他還高的！啊，所以呢，這個佛法裏邊呢，有一些個很不可思議的情形。

還有這個很奇怪的事情，也就是這個小徒弟，啊，他很矮的，大約現在有誰這麼矮，有果進那麼高。可是他英文講的很好，我在香港啊，他就給我作翻譯，我有外國人去見我，都是他給作翻譯。那麼英文講的非常流利，可是這個外國人呢，看見他這麼一個小孩子，就都不太重視！

我對他講了，我說，你快點長高了！你照樣子這麼矮，這個人人都看你是個小孩子，你說的再好，也都不生信心！那麼他就很聽話的，回家裏，等一個禮拜長了三寸高，一個禮拜的時間，長了三寸，所以現在這個比我還高，長的比我的高！所以這都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。

前幾天呢，他在紐約啊，給我打幾次電話，要請我到紐約去。我因為這陪著你們大家來講經啊，所以他怎麼樣想見我，我說，不可以的，我現在呀，我不能因為你一個人呢，要見我，我離開這麼多人。這現在很多人呢，我天天要陪著這一班人來研究佛法的，如果你願意見我呢，你就到三藩市來。

他本來想坐飛機到三藩市來，但是又沒有時間了，時間又不夠了。所以呢，在昨天呢，他又給我打電話，說他走了，要再等四個月之後再來；或者四個

月之後來呢，我去見一見他。那麼我現在呀，如果不是講這個《楞嚴經》的問題呀，不是為佛法，我也好想見一見我這個小徒弟。

他對我很有信心的，他也有佛眼，也對佛法明白的很多很多的。所以我不對你們講，我在香港啊，他給我傳話的，當translator，這個廣東話。他講的，我想要講什麼，不等我講，我只講一句，他就可以給我講出來了，講的很圓滿的道理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就反對了！怎麼反對呢？說，師父都，法師都沒有講這個，他講的這麼多！說我沒有講啊，他講這麼多！

其實他講這麼多，是我叫他講的，他知道，他因為有佛眼，他知道我叫他往多了講。為什麼我叫他講多點呢？因為他講的，和我講的是一樣的，所以呀，我就躲懶偷安呢，懶惰一點，所以叫他講多點。那麼這個是我在香港啊，最，我愛惜的一個徒弟，本來他答應我出家來著，但是現在也不知道他要出不出家？

195、佛的兒子羅睺羅：

這羅睺羅啊，是佛的一個兒子，釋迦牟尼佛的兒子。可是釋迦牟尼佛這個兒子啊，很奇怪的，並不是啊，由淫欲生出來的。那麼怎麼樣生出來的呢？因為釋迦牟尼佛啊，十七歲就結婚了，十九歲就出家了；雖然結婚但是可沒有男女夫婦這個問題，沒有這個問題。

那麼等佛出家之後，成佛了，這個羅睺羅啊，的母親，耶輸陀羅，還要和佛要兒子，要兒子。那麼這個佛呢，就用手指頭這麼一指，**指腹成孕**！那麼一指她這個肚子，啊，肚子裏就有個小孩子。說起來這是神話，實際上啊，在佛經上都是這樣說。究竟你要追究說是他一指怎麼就有了孕了？這就是一種啊，不可思議的境界！

那麼羅睺羅啊，他這個羅睺羅是梵語，翻過來叫「覆障」。怎麼叫覆障呢？

因為啊，這個羅睺羅在他母親肚子裏邊住了六年，住了六年呢，六年呢，才托生。為什麼羅睺羅在他母親的肚腹裏邊住了六年呢？這也宿世的因果。

因為啊，這個羅睺羅在前生啊，把那個老鼠的洞啊，給堵上了六天，那個老鼠洞他給堵上了，堵了六天；那麼這個老鼠啊，牠把這個洞又破開，又造出個另外一個洞啊，出去了。所以呢，他受這果報就在他母親呢，腹裏沒有出胎呢，在母親腹裏住了六年。這受他把這個老鼠的洞給堵上啊，這種的果報，所以叫覆障。(覆啊，就是這個天覆地載那個覆；這個障呢，就是業障的障)。因為啊，他有，這個覆呢，就是蓋著，他有這個業障來蓋著他，所以六年呢，才降生。這是佛的兒子叫羅睺羅。

「母」：那麼羅睺羅的母親，叫「耶輸陀羅」：這耶輸陀羅啊，翻譯成中文叫「名稱」，因為啊，說她這個名字啊，最好了，一般人呢，都很稱讚她，說是她是在女子裏邊呢，一個最好的一個女子。

196、小乘大乘：

所以在這個佛教裏頭啊，有小乘、有大乘。現在暹羅、緬甸、錫蘭和泰國，他們還仍然呢，遵守這個小乘法去修習。佛啊，最初是說的小乘法；說的小乘法啊，有的弟子學了小乘法，就到其它的地方去，或者到其它的國家去，去弘揚佛法。

等到佛最後說這個大乘法呢，他就沒聽過，也沒有見過，於是嘛，他就說佛沒有說大乘法，這個大乘啊，是假的，完全是一種啊，後人造出來的，他不承認。

在這《楞嚴經》上，這阿難呢，親口請示啊，佛，要佛呀，說出來這一個方法，令他們捐捨小乘，把這個小乘法呀，放下。就是迴小向大，迴這個小乘的心，這個小乘的心呢，本來他們修行要回來；回來啊，再向這個大乘的法

去修行去，這叫迴小向大。

但是以前跟著佛學法那些個人呢，就不承認呢，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大乘法。

這也有一個道理，好像在我啊，在我東北，我所教化的，所收的皈依弟子；那些皈依弟子啊，我根本沒有講話的，和他們很少很少講話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在那時候是在我的家鄉的地方，他們一般人都知道我，我的根底呀，他們都知道。人人都知道，喔，這是個白孝子！因為我在沒出家以前，我就守孝來著。在我那方面，給母親守孝啊，這一般人都認為這個人呢，是一個最好的人了，可以做的人的師表。那麼因為這樣子，一般人都知道我，他啊，見到我就相信。有的沒有見到我啊，他知道好像就有這麼一個小小的名似的，因為一班人都知道這是守孝的白孝子，一個守孝的人。

那麼這樣子呢，並且我在東北呢，我那個地方啊，也有一個很奇怪的样子。什麼奇怪样子呢？我在冬天也不穿棉衣服，冬天也是穿兩層布，夏天呢，也是穿著兩層布，冬、夏都是這一套衣服；多少年呢，也是盡穿這一套衣服，也沒有換過。那麼腳上啊，也不穿襪子，就穿那一個我現在所要做的那個羅漢鞋，就是穿的那個羅漢鞋。

那麼在這個雪地裏呀，就不穿鞋，這麼也不穿襪子那麼走路啊，也可以的，也凍不壞。因為這樣子，一般人呢，他見到我，他就要皈依的，爭著來皈依，搶著來皈依。無論走到任何的地方，啊，一皈依，就是幾十人。所以在我那個廟啊，附近一百里地以內，每一個鄉村呢，都有我的皈依弟子。

那麼這樣子呢，所以呢，我很少講話給他們聽，我就是這一個樣子，他們皈依我，拜師父，也就是拜這個樣子。我到任何的地方，就是打坐的，講話講的很少。這是在東北呀，所以若是我可以會講經，但是啊，很少講，很少說話就是。

到了香港，講經說法，那麼就很少教人呢，打坐的；在那個地方，也沒地方打坐，也沒教人呢，這**大悲千手千眼**這個法。因為千手千眼這種法我不願意向外傳，這是很非常重要的。那麼現在，好像現在我已經把我所知道這個法傳給每一個弟子，每一個門人。

有香港的來，你對他一講，說我們在法師這學的什麼法？沒有，我們都沒有學過！這也就和這個小乘、大乘的一樣的道理。小乘他就說，佛沒有說大乘的法，那都不是佛講的嘛！好像現在我傳給你們這個大悲法，你們若一講，啊，我香港的弟子說，不是，師父都不會大悲法嘛！他怎麼會傳呢？他以為我不會，以為我都不懂呢，怎麼會傳呢？實際上，因為我不願意傳給他們。

這是啊，這迴小向大，這個意思是這樣子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就相信小乘，說小乘對的；有的人呢，就相信大乘，說大乘是對的。其實在**佛法裏頭，沒有一個對，沒有一個不對**，你修哪一個法，只要你專心去修行啊，都可以成佛的。不過小乘啊，是多數是方便法；大乘法呢，是講這個實相的法門，圓融無礙的道理了，所以這不是小乘人呢，他們所可明白的。

197、驕梵鉢提：

這個驕梵鉢提呀，他在因地的時候；在因地呀，他做小沙彌，做小沙彌呀，和一個老和尚在一起。這個老和尚啊，證果，證羅漢果了。可是啊，雖然證羅漢果，但是他老的牙都掉了，吃東西呀，就吃的很慢，就要啊，慢慢的嚼。你說這小沙彌他怎麼說？他說，你呀，你真像個牛吃東西似的！說這個阿羅漢呢，說你呀，你吃東西和那個牛一樣的！

就因為說這麼一句話，所以呀，他就生生世世啊，得這果報就像牛那麼喘氣似的，那個喘氣呀，和牛那一個樣子。那麼但是他也證阿羅漢果了，這個驕梵鉢提。所以佛呢，叫他常住在天上住，不要在人間住。為什麼不叫他在人

間住呢？恐怕人看見他也生讖謗心，也恐怕人又說，嘿，你這個人像個牛喘氣似的！如果若有人這麼來說他呢，這個人將來生生世世都要做牛的。所以呢，佛怕呀，眾生見著他墮落，所以叫他到天上去住去，不在人間住，這叫牛伺。

198、百丈禪師狐狸聽經：

所以在佛教裏頭啊，你不是隨隨便便就亂講話的，不能亂講話的。你講錯一句話，落就有因果的。那個誰？那不有老比丘，人家問他，問說，這個大德，大修行人，落不落因果？(落，就是上啊，落，這個落)。說，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呢？就是有沒有因果呢？你，這個老修行啊，就答覆他，說什麼呢？說，大修行不落因果！

因為這一句話答錯了，要五百生啊，都做狐狸，做狐，墮落做狐狸，五百世墮落狐身。等百丈禪師啊，在這個江西那個地方講經的時候！講經啊，天天都有一個很長鬚子的老年人來聽經，誰也不認識這個老年人，但是可不是個嬉皮！這個老年人有長鬚子的，頭髮長長的，不是嬉皮。這個來聽經啊，人家走了，他也走了；人家來聽經，他也來聽經。

因為在法會講經啊，一開經的時候，很多人都可以來聽的，你不能啊，也不能問某某人姓誰名誰？不能問的。這個講經的法師啊，本來講經的規矩，我告訴你們，講完了經，這法師下座就回到房裏頭去，不和大家講話的，很少講話的；如果若講話呢，這就近於一種攀緣心。所以呀，這個百丈禪師天天呢，講完經就回到房裏去啊，也不和任何人講話。不說，啊，你明天來了，你後天來了，沒有這個攀緣心，攀緣心完全沒有的；一有攀緣心呢，這就不合佛法的。

所以呀，那麼有一天，百丈禪師講完經了，回到寮房去！這個長鬚子的老年人呢，就跟著到寮房裏去了。到寮房去，就請開示！請什麼開示呢？他說，

這個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？百丈禪師對他講，說，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」，大修行人不會不明白因果的。(昧呀，就是誨昧為空那個昧；就是三昧的那個昧；日字邊，搞一個未之有也那個未；就是三昧那個昧)。

說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，不會不明白因果的。這個昧呀，就是不明白因果；不昧因果呢，就不會不明白因果。啊，這個老年人一聽，當下開悟了！喔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！

啊，這麼樣子呢，就對這個百丈禪師講，說是啊，我呀，是後山上的一個狐狸，我天天來聽你講經啊，我總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就因為以前呢，答覆人家，我那時候是一個很有道德的一個高僧大德，也講經說法。有人呢，就問我，大修行人呢，落不落因果？我答覆啊，人不落因果，大修行人人不落因果。啊，就因為這一句話說錯了，所以呀，就墮了五百世做狐狸，做狐身。

那麼啊，我這個狐狸，我來聽你講經啊，現在我明白了，我明天呢，我就往生了！你可以呀，到後邊那個山洞裏呀，把我那個屍首啊，給我埋上，那麼結結緣！於是乎第二天，百丈禪師帶著所有的廟上很多和尚啊，就去到那看一看呢！果然有一個老狐狸，老狐狸在那已經死了！那麼這百丈禪師啊，用這個和尚的葬禮來把牠埋葬了；埋葬了，就超度牠。

那麼由這一點呢，看來，在佛教裏頭，一般不學佛法的人呢，他隨便亂講話可以；學佛法的人呢，就不能隨便亂講話，不能啊，亂說的。你，有人問你的問題，你知道，就啊，依照佛法答覆他；如果你不知道，切記呀，不要不知以為知！你若講錯話，這個因果很厲害的！不要學這個老和尚一句話一個問題，啊，一個question給答錯了，answer錯了，所以呀，就變成狐狸了，這個是很危險的！

199、陰神：

講起來這個夢啊，這個夢是第六意識在作怪！所以你在白天遇著什麼境界，遇著什麼事？晚間呢，就會做什麼夢。那麼有的修道的人，也把這個意識啊，修的他能出玄入牝。怎麼叫出玄呢？就是啊，從這個頭頂上出去一個人，可以呀，到旁的地方去。可是這個境界，並不是真的，這是一種陰神！（陰，就是陰陽的陰；神呢，就是這個鬼神的神）。因為它出去了，有一種知覺力，就啊，叫神了！

以前有這麼一個老道，這個老道啊，修行很用功的，但是啊，他的脾氣很大的！一遇到什麼事情啊，就發脾氣了。因為這個發脾氣啊，這就屬於一種瞋恨心。（瞋，貪嗔癡的那個瞋）。屬於瞋心。他自己呀，就覺得他自己有了功夫，很了不起了！他說他能一睡著了就出神！這就是啊，好像做夢似的，但是他自己知道，也記的很清楚。

這個老道啊，就見到一個和尚，兩個人呢，就論道，談論起來。這個老道啊，說我們道教可以修成仙，成了仙就可以長生不死，永遠都存在的。你佛教啊，有什麼本領呢？釋迦牟尼佛都一樣死的！我們道教的祖師爺李老君，青牛西去，過函谷關之後，就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就失蹤了！

可是一般人傳說他失蹤啊，其實他就上天了，說李老君上天了！所以呀，我們道教的功夫啊，可以出玄入牝！這個和尚說，你怎麼樣出玄呢？啊，他說，我躺著睡著了，就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去都可以的。說，那好，你現在就睡呀，你出一個神我看看！

那麼這個老道就躺著就睡，一睡，果然就出來一個神！什麼神呢？在頭上出來一條蛇！出來一條蛇，這條蛇啊，就從這個床上走到地下，地下走到外邊，外邊呢，到那個一個很髒的那個水池子裏頭，去喝了一些個水；喝了一些個水呀，又順著那個水池子走，走啊！這個和尚啊，就用一個草葉，擺到這個水池子邊上了，又啊，插上一個草在這個地方。這條蛇一看這個草葉，嚇的

就慌慌張張就跑了，就往回跑。跑回來，哦，嚇的通身出一身冷汗！

完了，這個和尚問他，說你都到什麼地方去來著，你出神呢？他說我呀，我到天上啊，到天河那個地方！他看那個一個不乾淨的那個水池子，他說是天河，說是天河，他上天去了。他說，我到那天河啊，我飲了一些個天河的甘露水。飲那甘露水呀，我又往那邊一走，我看見呢，哦，一個金甲神在那個地方站著，啊，拿著一把刀要殺我，我趕快回來！

跟這和尚說，哦，你原來如此，你到天上去來著？然後就告訴他，說我看見的情形，和你呀，所見的完全不同。他說，你見著什麼？他說，我看見你呀，是一條長蟲，一條蛇，從你頭頂上出來。為什麼出來一條蛇？你這個人大約平時啊，脾氣很大，啊，盡發火，所以你的火性不化，變成蛇了。這個蛇，心裏也毒，你這個瞋恨心呢，這就瞋毒啊，會變成蛇的。

你到啊，外邊那個廁所，那個地方啊，那個廁所那又是屎尿，又是那個不乾淨的水，你到那喝了很多，啊，你以為那就是天河水了，就是甘露水了，這個常常到那去喝水的。結果我放那一個草葉，又放那個地方一顆草，你認為這棵草啊，就是一個金甲神人！這個草葉呢，就是一把刀想要殺你。你就趕快跑回來，又鑽回你這個頭裏邊去了，我就看見這個情形！

啊，這個老道一想，哦，這個豈不是所修的完全都錯了嗎！於是乎，啊，就拜這個和尚做師父，跟著和尚去修佛法去了。那麼把以前呢，這種的功夫啊，都放下！

人有的在這個夢裏邊說是會出神呢，這是屬於一種陰神的。這陰神呢，你若慈悲心，就是啊，慈悲心，有慈悲心，和你這個人呢，樣子是一樣的。如果你若是瞋恨心重，或者貪心重，那就不同樣的。

所以我們人呢，**一心的瞋心起，八萬障門開**！只要你有一念的瞋心，一念的發脾氣的心起來，八萬個業障的門呢，都開開等著你去了。這個老道啊，因為他瞋心太重了，所以就變蛇；幸虧遇到一個和尚把他度了，皈依佛法了，大約將來不會墮落蛇身。

200、牛幫寺院耕田：

在這個以前呢，有這麼一個做官的，這個做官呢，大約做省長這麼大的官，做省長這麼大的官。他這個做官的很奇怪的，怎麼呢？他對這《法華經》啊，很有興趣，《法華經》啊，有七卷呢，前三卷半呢，他就熟的不得了，很熟很熟，一讀啊，就能記得！後三卷半呢，他就啊，讀了也不記得，讀一遍也不記得、讀一遍也不記得，啊，就生的不得了，特別陌生。

那麼他對這個道理呀，他是個信佛的，那麼對這個道理就不懂？說，我怎麼對前半部《法華經》我這麼熟，後半部就這樣生呢？啊，前半部我很容易就記得，後半部呢，就記不清楚！請問呢，就他當時有一個高僧，就是啊，明眼的善知識，開這個佛眼了，開慧眼了，開這個天眼呢，開這個肉眼呢，法眼呢，都開了，這個善知識啊，有五眼六通的，他就去請問呢，這個善知識！

說我，這個善知識啊，聽說這個省長來了，就也很歡迎啊，這個省長就請問這個老和尚啊，說，我對《法華經》，我是特別感覺興趣，我很歡喜法華經，在佛教裡呀，其他的經典呢，我都不歡喜，只有《法華經》我歡喜！可是啊，這《法華經》啊，在前半部啊，我就啊，記的清清楚楚的，很容易呀，我就不要這個經啊，我也可以背的出了，也可以誦了；後半部啊，我怎麼樣讀誦，也不能成誦，也不能啊，就記不住，這什麼道理？

這個老和尚啊，說，哦，你問這個道理嗎？我說了，你不要生氣啊，你不要又不相信啊！嗯，這個省長說，好，你說，我相信！他說，你呀，為什麼你做省長呢？因為你前世有一點功；有什麼功呢？你幫著一個寺院裏邊呢，耕

田，你原來是一個牛來著！你幫寺院耕田呢，這供養三寶啊，所以你就有功了，今生你做省長。

那麼你對《法華經》前半部非常熟，後半部你就非常生，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為呀，在這個寺院裏頭，在這個六月，六這天呢，要曬經的，這個經典呢，都拿出來到外邊用太陽曬；這曬一曬經啊，就不要生蟲了，這經上，這個佛經上就不會被蟲蛀了。

在這個期間呢，你就到那個《法華經》的前邊呢，你用你那個鼻子啊，把這個前半部的《法華經》啊，你就聞這個法華經；後半部呢，你就沒有聞到；所以你今生啊，對前半部《法華經》，你就非常的熟，在後半部啊，你就不熟，你就啊，非常陌生的，也就是這種因果。啊，那麼這個省長一聽，啊，向這個老和尚叩頭頂禮；於是乎啊，他又加功精進，研究這《法華經》，這是啊，一個公案的因緣。